

渴慕神

A Hunger **for**
God

論禁食禱告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
你呼求，祂必說：「我在這裏。」

以賽亞書五十八9



Growth

約翰·派博 (John Piper) 著

潘秋松、袁偉譯

A Hunger for God

Growth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
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
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

— 馬太福音九15

寫這本書的目的和禱告，是希望喚醒一種對神為了所有人的喜樂而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饑渴。禁食證實了這饑渴的存在，並火上加油地使人更加饑渴。它是我們靈命追求的強化劑，它也是一個忠心的僕役，幫助我們脫離那些無害事物的致命束縛。

如果你不是那麼強烈地渴求神的榮耀被彰顯，並不是因為你已經喝得很多並十分滿足了，反而是因為你在世界的筵席上滋滋品味太久了。你的靈魂被許多微小的事物充滿，以至於沒有空間容納那更偉大的。這不是神創造我們的目的，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對神的飢渴，而且都可以被喚醒。作者邀請你轉身遠離食物那使人麻木的作用，和拜偶像的危險，在禁食的時候獻上這句簡短的禱告：「神啊，我如此需要你！」

 總代理
道聲出版社
Tel: (852) 2388 7061
Fax: (852) 2781 0413

ISBN 1-932184-34-1



9 781932 184341



00300

 美國麥種傳道會

渴慕神

A Hunger for
God

論禁食禱告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
你呼求，祂必說：「我在這裏。」

以賽亞書五十八9

I
Growth

約翰·派博 (John Piper) 著

潘秋松、袁偉 譯

渴慕神

A Hunger for
God

論禁食禱告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
你呼求，祂必說：「我在這裏。」

以賽亞書五十八9

Growth

渴慕神：論禁食禱告

作者 約翰·派博 (John Piper)

譯者 潘秋松、袁偉

出版者 美國麥種傳道會

地址: 1423 Maple St.,

South Pasadena, CA 91030,

U.S.A.

電話: (626) 441-5543

傳真: (603) 307-0243

網址: www.akow.org

電郵: info@akow.org

初版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A Hunger for God

Copyright © 1997 by John Piper

Published by Crossway Books

A Division of Good News Publishers

Wheaton, Illinois 60187, US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A KERNEL OF WHEAT CHRISTIAN MINISTRIES

1423 Maple St., South Pasadena, CA 91030

1st Edition: November 2007

ISBN 1-932184-34-1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07 08 09 10 11 12 年次 ❖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美國麥種傳道會保有本書中文繁體字與簡體字版權



獻給

那些在伯利恆浸信會

與我同做長老的人

他們與我一同

渴慕神的豐滿

並且在恩典的盛宴上

熱情款待我

渴慕神

A Hunger for
God

論禁食禱告

Contents

【目錄】

序	5
引言	對神的思慕之情.....	9
第 1 章	禁食合乎基督教信仰嗎？.....	29
第 2 章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69
第 3 章	為天父的獎賞而禁食.....	89
第 4 章	為王者的歸來而禁食.....	111
第 5 章	禁食與歷史的進程.....	133
第 6 章	在痛苦的花園中找到神.....	167
第 7 章	為幼小者而禁食.....	211
結語	神為何獎賞禁食？.....	239
附錄	引言出處與經歷.....	249

序

謹防關於禁食的書。聖經非常小心地提醒我們要當心那些「禁戒食物」的人，因為食物本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提摩太前書四 1~3）。使徒保羅非常驚愕地問歌羅西人：「你們……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歌羅西書二 20~21）。他火熱地渴望信徒能充分享受在基督裏的自由。保羅的話好像一幅偉大的自由宣言的標語，橫掛在每一本禁食的書上：「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哥林多前書八 8）。曾經有兩個人，一個說：「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另一個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最後回去時，只有後者被神算為義（路加福音十八 12~14）。

捨己的操練充滿了危險，可能僅次於自我放縱的危險。我們也同樣被警告說：「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哥林多前書六 12）。轄制我們的，就成為我們的神。正如保羅提醒我們的：要提防一些人，「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立比書三 19）。他們的肚腹掌管了他們生命

的方向，肚腹變成了他們的主宰。這有宗教性和非宗教性兩種表現方式。有宗教信仰人「將我們神的恩變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猶大書 4），並鼓吹「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哥林多前書六 13）。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沒有赦罪的恩典為藉口，於是有「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馬可福音四 19）。

這種種的「私慾」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唯一能讓我們得勝的武器，就是對神更深的飢渴。我們對神的飢渴之所以不那麼強烈，不是因為神不夠甘美，而是因為我們總讓自己被「別樣的事物」所充滿。也許正因為這樣，克制我們肚腹對食物的慾望可能表達、甚至增加我們心靈對神的飢渴。

這個問題不但關係到我們靈魂的損益，也與神的榮耀有關。當我們從神那裡得到最大的滿足時，神也在我們的身上得到最大的榮耀。信心的爭戰是為了享受神在耶穌基督裏為我們所預備的盛筵而爭戰。我們對甚麼最飢渴，我們就敬拜甚麼。

祂的美善發出最耀眼的光芒，
在我們喜悅祂的道路時。
祂的榮耀充盈滿溢，
在我們滿足於祂時。
祂的光輝充滿全地，
在人們沉醉於祂的價值時。



祂燃燒的聖火

在飢渴心靈中發出最耀眼的光芒。

在捨己和自我放縱這兩條道路中間，有一條道路，充滿了喜樂的痛苦。那可不是一種病態的被虐狂的快感，而是一個戀愛中的人在探索中的熱情：「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立比書三 8）。而這條路也正是本書試圖要跟隨的道路。

我能嘗試踏上這一個旅程，這一點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我也每天活在這恩典之中。這恩典藉著耶穌臨到我，祂是愛我，為我捨己。這恩典藉著內子娜薇（Noël）臨到我，她在我講道、寫作和照顧群羊的事奉上支持我。我深愛你，娜薇，並謝謝你與我在許多美事上一起同工。神對我們實在是好。神的恩典也再次藉著史丹芭（Carol Steinbach）姊妹忠心的勞苦臨到我，她仔細校讀本書，並辛勞地製作索引。神的恩典更是藉著那些在伯利恆浸信會與我同做長老的人臨到我。他們為教會所編寫的使命宣言成為我一生的使命，他們交付我任務、並讓我有時間，來寫作這本書，並且以之為完成這個使命的一部分：「我們致力於傳揚這個熱情：神為了所有人的喜樂，而在萬事上



渴慕神：論禁食禱告

居首位。」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時的禱告。當神成為我們心中最大的飢渴時，祂也必在凡事上居首位。

約翰·派博
1997年五月一日



引言

對神的思慕之情



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詩篇七十三 25~26

在每一個地方，在每一個時代，禁食幾乎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它與宗教信仰的親密感有密切的關連。禁食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銷聲匿跡，原因或許正是在此。對神的意識若消退，禁食也就消失了。

——法瑞勒 (Edward Farrell)¹

¹ 引用於 Thomas Ryan, *Fasting Rediscovered*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1), p.44。



基督徒的禁食源自一種對神的思慕之情。1967 的夏天，我已經和娜薇相戀有一整年了。若有人當時告訴我說，應當再等一年半載才結婚的話，我一定會堅決抗議。當時，我們都覺得結婚是越快越好。那是我大學第四年前的夏天，我在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基督徒運動營做教員，教導如何安全用水。而娜薇卻在幾百哩之外的餐廳做服務員。

我從來沒有嘗過這一種痛苦的滋味，我以前也有過思鄉之苦，但都跟這次不同。我每天都會寫一封信給她，寫下我的思念。上午快結束時，快到午餐前，都會發一次郵件。每當我聽到發郵件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看到那淡紫色的信封時，我的食慾就會不翼而飛。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對食物的饑渴被我心中的另一種饑渴所取代。於是這時，我通常選擇不和其他的營員一同吃午餐，而是帶著信來到林中一個寂靜的地方，坐在落葉上享受一頓特別的午餐。它雖然不是一個實體，但是那色澤、氣味、筆跡、字句和簽名好像是一種美味的預嘗。靠著這些，隨著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我對未來的盼望也更加堅強，與盼望的那個實際好像活在我的心中。

禁食的浪漫和攔阻

基督徒禁食的根源來自一種渴慕神的思鄉之情。上面提到了我心中對想與娜薇在一起的渴慕，這可能會帶來一些誤導，因為它只講述了基督徒禁食故事的一半，那就是當我們對神的渴想極為強烈的時候，我們會失去了肉身的胃口。故事的另一半則是：強烈的屬肉體的食慾也會威脅到我們對神的渴慕。前一部分，我們失去了食慾；後一部分，我們要抵制食慾。前一半說的是我們屈服在一種更崇高的饑渴，後一半說的是，我們為了更崇高的饑渴而與另一種饑渴奮爭。基督徒禁食不只是一個由於對神的超然滿足而自然流露的結果，它更是一個特選的武器，可以用來對付所有能奪去我們從神得到滿足的力量。

神最大的對手是祂的恩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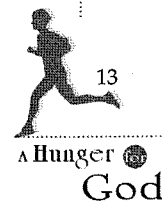
妨礙我們對神的渴慕，最大的敵人不是毒藥，而是蘋果派（蜜糖）。又好比說，使我們對天堂毫無胃口的，不是惡者的筵席，而是在世界的飯桌上的滋滋品味。讓我們每天晚上沉醉的，不是 X 級的電影，而是晚間的主要新聞時段。撒但盡其所能的要阻止我們進入神愛的筵席，在他的伎倆中，神特別指出這幾樣：一塊地，五對牛，和一個妻子（路加福音十四 18

~20）。對神的愛所遭遇的最大對手，不是祂的敵人，而是祂的恩賜。而其中最致命的饑渴不是對邪惡的饑渴，而是對世界上的快樂的饑渴。因為當這種饑渴取代了對神的饑渴的時候，我們很難察覺這是拜偶像的一種，更不要談到如何醫治了。

耶穌說到：當有人聽到神的道，他們心中那對神的渴想可能會被喚醒。但是，當他們「走開以後，就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路加福音八 14）。在另一處，祂又說到「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馬可福音四 19）。而這些「今生的宴樂」和種種的「慾望」本身並不是惡的。它們不是毒藥，而是神的恩賜，就好像我們吃的肉、馬鈴薯、喝的咖啡，又或是我們做園藝、閱讀、裝飾、旅遊、投資、看電視、瀏覽萬維網、買東西、運動、收藏和交談。問題是所有這些都可能成為神的替代品，對我們有致命的害處。

使人麻木的無害快樂

因此，當我說基督徒的禁食是源自那渴想神的思慕之情時，是指我們應當盡全部的力量，包括捨棄一切的拖累，才有可能保守自己的心，不被那些無害的快樂所麻痺，並且一直持守渴想神這個甜美的思念之情。我們願捨棄的不只是食物，而是任何事物。幾年



前，我呼籲教會裏的弟兄姊妹們開始禁食，每星期一次，每次連續二十四小時（比如說，如果可能的話，不吃每星期三的早餐和午餐）。那時是一月，我們正面臨了許多挑戰，比方說自我評估和今後的方向等問題，實在需要神豐盛的同在，以及祂的智慧和使人潔淨的能力。幾天後我就收到了這樣一封信：

我全力支持您的建議，我也認為神在這事中間動工。只是星期三對我不太合適，我每天都會與其他人一同吃午餐。但聖靈感動我，讓我覺得有另外幾件事，可能比不吃飯更有禁食的精神。比如說，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一個星期或一個月不看電視，或者是有一天我通常是看電視的，但我那天選擇不看，這可能比禁食更有禁食的果效。與其觀看所喜愛的電視節目，我可以花時間與神相交或者來聆聽祂。我不知是否其他人也可以有類似的禁食，把這一段時間用來專心禱告。

到了下一個主日，我對會眾說：「阿們！你們中間若有人說：「星期三禁食對我不太合適，」沒關係，只要你心中誠實，心裏向神敞開，並向祂呼求：「主啊！藉著禁食來吸引我進入你復興的靈。」那祂



就必會為你開路，告訴你合適的時間和方式。如果你的健康不許可，比如醫生告訴你「不可禁食」，這也沒關係。我們的大醫師知道這一切，總會帶領你找到恰當的方式。」

問題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一切可能被我們用來替代神的事物。倫敦威斯敏斯特禮拜堂（Westminster Chapel）的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牧師，在 1959 至 1960 年傳講登山寶訓，其間有一篇關於禁食的了不起的講章。在那篇講章中他這樣說到：

若我們仔細思考禁食的問題，就會發現禁食必不能……單單侷限於吃喝的問題；實質上，禁食的問題是，由於一些特別的屬靈目的，人選擇禁戒所有的、甚至包括那些合法的事物。身體上有許多的機能都是正當的、正常的、完全合理的，但是為了某些環境中特殊的原因，必須加以控制或節制；那就是禁食。²

² Martyn Lloyd-Jones,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Vol.2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0), p.38 = 鍾馬田著，陳翠屏譯，《活像基督——登山寶訓釋義》，卷下（香港：種籽，1988），36-37 頁。



直到目前，我的假設是：好的東西也可以帶來很大的傷害。就好像牛，地或者婚姻都可以讓你無法進入天國。這也是為甚麼耶穌說：「你們中間不論誰，如果不辭別一切自己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十四 33，作者的翻譯³）。任何事物或人，都有可能成為我們做真門徒的絆腳石——不僅是邪惡，不光是食物，而是所有一切都有可能。因此，我們也不該訝異，人對神的虔誠與熱愛，最大的競爭者往往是神所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恩賜。

當亞伯拉罕選擇神過於他兒子的生命時

禁食怎樣幫助我們不把神的恩賜當作神呢？讓我們來思考亞伯拉罕幾乎把以撒獻上為祭的故事。當亞伯拉罕伸手要殺他的那個兒子，也就是將承受神應許的那個後嗣的時候，「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裡。」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

³ 我翻譯為「辭別」的字，在新約聖經另外出現五次，《和合本》皆譯為「辭別」（馬可福音六46；路加福音九61；使徒行傳十八 18、21；哥林多後書二13）。意思是：只有當我們得著釋放脫離我們的財物時，才能因為必須用它們來獲得我們在神裡面的滿足，而正確地使用它們。



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創世記二十二 11~12）。這裡是一種終級的禁食：以兒子為祭物。神發出這個「禁食」的要求，不是因為以撒是邪惡的，恰恰相反，而是因為在亞伯拉罕的眼中，他實在是太美好了。事實上，以撒是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能否兌現的關鍵。這個時候，禁食所對人所要求的不是遠離惡，而是遠離善。

為甚麼神還是做了這樣一個要求呢？因為這是一個試驗。亞伯拉罕是真的「以敬畏耶和華為樂」（以賽亞書十一 3），過於以自己的獨生子為樂嗎？神藉天使的口說：「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這裡說「現在我知道」是甚麼意思？難道神先前不知道亞伯拉罕是一個敬畏神，重視神遠超過重視兒子的人嗎？而且，聖經也教導我們：神「知道萬人的心」（列王紀上八 39；使徒行傳一 24）；事實上，祂也「創造眾人的心」（詩篇三十三 15《新譯本》）。既然如此，為甚麼還需要試驗呢？讓我們來聽聽魯益師（C. S. Lewis）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我對這個問題一直十分的關心：〕「既然神是全知的，祂一定預先知道亞伯拉罕會怎樣行事，不需要任何試驗；可是，為甚麼要



他接受這樣一個無謂的折磨呢？」可是正如聖奧古斯丁（Augustine）指出的，不論神預先知道甚麼，亞伯拉罕在從未經歷過這件事之前，不可能知道他的順服需要忍耐這樣的一個命令；而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選擇必須如此順服，就不能說是他的選擇。亞伯拉罕對神的順服，真實表現在他的行動上，神所「預先知道」亞伯拉罕「會順服」，乃是知道亞伯拉罕那時在那山頂上順服的實際行動。如果說「因為神預先知道，所以神沒有必要試驗」，那就好像說「因為神知道，所以祂所知的就沒有必要存在」一樣荒唐。⁴

神願意並定意要知道的是，我們是否能確實活出一個把祂放在萬事之先的生命。祂也定意要我們以實際的行動，來見證我們確實把祂放在祂所給我們的恩賜之上。在這一點上，魯益師說的很對，那就是：如果神所預先知道的「將要發生的事」等同於已經發生的事實的話，那麼神只需要想像，根本不用創造世界。但是神定意祂要有一個經驗式的知道，一個實在

⁴ 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2), pp.101-102 = 魯繼曾譯，《痛苦的奧秘》（香港：基督教文藝，1956），101頁。

的眼見為憑的知道，一個可觀察的知道。確實活出把神放在祂的恩賜之先的行動，可以讓我们的生活實實在在地歸榮耀給神的超凡榮美，祂就是為此而創造萬有的。要選擇神自己，過於選擇祂給人的恩賜，以此來榮耀神，禁食不是唯一的途徑，也不是最主要的方式，但它實在是一條途徑，而且對其他途徑也有幫助。

悲哀的麻醉劑：吃

魯益師提到了聖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所提到的是：「大部分時候，若不藉著試探——不只言詞上的探詢，更是藉著某種實在經歷的驗證——來測試思想的能力，人類的思想無法達到自知。」⁵ 換句話說，除非我們經常考驗自己對神的愛慕，我們很容易自欺欺人，以為自己很愛神。我們需要不只是在言語上表達我們對神的看重，更包括了犧牲性的行為。不消說，一個兒子的犧牲遠超過一個三明治的犧牲。但是原則是一樣的。當我們做過許多次微小的決定，選擇與神

⁵ S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ook XVI, Section 32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0), p.554 = 奧古斯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中冊（香港：道風書社，2004），383頁／聖奧斯定著，吳宗文譯，《天主之城》，下冊（台北：台灣商務），607頁。



的團契而不是食物的時候，就可以培養出我們與神交通並得到滿足的習慣。唯有如此，才能預備我們做出那終極的犧牲。我們所有愛神的舉動，都可以這樣透過禁食而得著益處。它讓我們做選擇的本能更警覺，更敏銳。它不讓這件事耽擱，沉睡，它強迫我們常常捫心自問：我是否真的渴求神？我是否時常思念神？我渴慕祂嗎？或是我已經開始只滿足於祂的恩賜呢？

基督徒的禁食是一個試驗，來查看到底是甚麼慾望控制了我們。甚麼是我們熱情的底限？在傅士德（Richard Foster）的《屬靈操練禮讚》（*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一書中，有一章論及禁食，他這樣寫到：「在所有的操練中，禁食最能向我們揭示我們被甚麼東西轄制。對那些渴慕被更新變化成基督耶穌形像的真門徒來說，這是一種奇妙的益處。因為我們常常用食物或其他東西來掩飾我們的內心。」⁶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類的事情在今天經常被人談論，尤其是當一些人在生命中遭遇極大傷痛時。我們會說他們在用食物來「醫治」他們的傷痛，他們藉著吃來麻醉自己內心的苦楚。但是這其實並不是甚麼少見的、專門性的綜合病。因為實際上我們每一個

⁶ Richard Foster,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8), p.48 = 傅士德著，周天和譯，《屬靈操練禮讚》（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82），54頁。



人都在這樣做，無一例外。我們都用食物來舒緩自己的不自在，定睛在吃飯時間，以此來掩蓋自己的不愉快。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禁食暴露了我們的一切——我們的傷痛，我們的驕傲，甚至我們的憤怒。傅士德接著說到：

如果是驕傲支配了我們，幾乎立刻就可以顯明出來。大衛說到，「我……禁食，刻苦己心」（詩篇三十五 13）。怒氣、苦毒、嫉妒、紛爭、懼怕——這些東西如果在我們內心，就會在我們禁食的時候浮現出來。開始，我們會將我們的怒氣合理化，解釋成因為自己的飢餓而生氣。接著，我們會發現：怒氣的根源是因為我們裡面有憤怒的靈，而後我們才能為這樣的發現而喜樂，因為我們深知基督的能力可以醫治我們。⁷

禁食的原因之一，是它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的內心，就如亞伯拉罕顯出了他的內心一樣。禁食的時候，我們裡面的東西會出來，讓你我看到，若不趕快對付，就得趕快掩蓋。當上午過了一半的時候，你非

⁷ 同上。



常餓，只要一想到午餐，就好像夏日的假期一樣甜美誘人，你突然意識到：「哦，差點忘記了，我做了一個承諾，不能享受這個快樂，因為我中午要禁食。」那時，你要如何對付內心的不快呢？以前，你期望飽嚐一頓美味的午餐，藉此抵擋這時想要吃東西的慾望，藉著對食物的希望，來幫助你平衡心中不快樂的感覺。但是現在，心中的平衡失去了，你必須找到另一條途徑來對付它。

飢渴的信心侍女

說到這裡，我們確實開始發現我們有甚麼屬靈資源。我對自己心靈的發現，對我在信仰上的爭戰十分寶貴。我差一點要為本書取名為《禁食——飢渴的信心侍女》！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僕人啊！謙卑地，安靜地，幾乎沒有動作地，她帶出我心靈陰暗處對關係中的種種不滿足，對事工的焦慮，對失敗的懼怕和對浪費時間的虛空感。當我心中開始想到該和朋友到必勝客（Pizza Hut，披薩專賣店）吃美味晚餐的時候，她悄悄地提醒我：今天晚上不行。開始的時候，這個經歷可以讓人身心俱疲。但它提醒我思考，我與神的靈交是否夠甜美？我對神的應許是否有更深的信心，以致於不僅可以度過難關，而且從祂的裡面得享了豐滿的喜樂和飽足？抑或是我說服自己相信禁食是



不必要的，而後選擇用食物來「醫治」自己？使徒保羅說：「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哥林多前書六 12）。禁食揭示了食物轄制我們的程度——或者是電視節目，或是電腦，或是我們屢次順服以隱瞞我們對神不夠飢渴的任何事物。

為甚麼神要創造食物和飢餓感？

食物之所以有這樣奇特的力量，是因為它能滿足我們生存的最基本要求。為甚麼要有這樣的事呢？也就是說，為甚麼神要創造糧食，而後又設計了被造的人需要它來維繫生命呢？祂既是神，就可以隨祂的意念行作萬事，那麼祂為甚麼選擇創造糧食，又造了飢餓和饑渴的感覺呢？我的回答很簡單：祂創造食物，是讓我們能了解神的兒子所說「我就是生命的糧」（約翰福音六 35）的涵義；祂制定了飢餓和滿足的節奏，是幫助我們知道，當耶穌說：「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音六 35）時，祂所指的是哪種的相信基督。若不是這樣，神沒有必要創造需要食物和水、並有能力享受和品嘗的生物。

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神才是。並且正如保羅所說：「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羅馬書十一 36）。「歸於祂」是說所有事物的存有都指向祂，並歸讚美給祂。在歌羅西書一章 16 節，保羅特別

指出：「萬有……都是藉著祂〔基督〕，又是為祂〔基督〕造的。」所以，食物是為了基督的榮耀而造，饑渴感也是為了基督的榮耀而造，禁食也是為了基督的榮耀而造。

這也就是說，糧食可以有兩種途徑來彰顯基督：一是當我們存著對神的美善感恩的心而吃下、領受的時候；二是當我們因為對神的饑渴而捨棄食物的時候。當我們吃的時候，我們就是品嚐了屬天糧食——那「生命的糧」——的象徵。當我們禁食時，我們就是在說：「我愛那超越這象徵的實體。」在聖徒的心中，吃和不吃都是敬拜，都可以讓基督在我們身上被尊為大，它們都可以讓我們把感恩或思慕的心獻給那偉大的施予者。每一樣都有它們的地位，它們的危險。吃的危險是可能讓我們愛上神所賜的禮物，禁食的危險是可能使我們輕看神的恩賜、而歸榮耀給自己的意志力。

本書是如何佈局的

回去天家的路既不安全也不輕鬆。在這條艱難的窄路上，充滿了各樣的攔阻，也有許多條充滿無害快樂、卻致命的分叉路。我們身內和身外都有一場爭戰要打；能夠幫助我們走這條路的武器，其中一個就是禁食。因此，這本書有內在和外在的要旨。它關乎我



們與自己的慾望的爭戰，這些慾望是與渴慕神為敵的；本書也關乎表現在外面的各樣爭戰，比如靈命的復興和更新，普世的福音工作，社會公義以及文化交鋒等。雖然這些問題彼此之間深深的交織混雜，但前三章主要是關於內在的，最後三章主要是偏重於外在的，中間的一章是過渡的一章，因為渴慕基督的再來、並為此禁食是非常個人性的，但又要求普世的參與，直到祂的再來。

我為甚麼寫這本書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和禱告，是希望它能喚醒一種對神為了所有人的喜樂而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饑渴。禁食證實了這饑渴的存在，並火上加油地使人更加饑渴。它是我們靈命追求的強化劑，它也是一個忠心的僕役，幫助我們脫離那些無害事物的致命束縛。它更是這句話未了的驚嘆號：「哦，我的神，我如此渴慕你和你的榮耀在這世界的彰顯！」

有人可能認為那些經常與神交通、從中支取力量的人是對神最不飢渴的，他們常常捨棄世界的無害快樂，轉向神，並藉著神的話語的啟示，更多經歷祂的同在。在那裡，他們藉著默想和信心吃了天上的糧食，在生命的活水中暢飲。但弔詭的是，這並不叫他們成為最不飢渴的聖徒；恰恰相反，我所遇到的最剛



強、最成熟的基督徒往往是對神最飢渴的。可能有人覺得那些吃得最多的人往往是最不餓的。但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永不乾涸的生命泉，也是一個無比豐富的盛筵，更是一個榮耀的神時，情形就不一樣了。

當你站立在神在基督裡所成就的工作上，開始飲用那生命的活水，吃了屬天的糧食，並知道你已經找到生命中那終極的渴慕時，你只會對神更加飢渴。當我們從神那裡經歷了更多的滿足時，那麼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就更加渴望下一個滿足。正如魯益師所說的：「我們最大的財產就是我們的缺乏。」⁸

當你更深與基督同行的時候，你會對祂更加飢渴……。對天家的思鄉之情會更加強烈……。對「神一切的豐盛」會更加渴望……。渴望更加遠離罪惡……。對新郎的再來也會更加期待……。你也會更加盼望教會被耶穌的榮美所更新，所潔淨……。更願意看到城市中對神的真實有大的覺醒……。更願看到耶穌基督榮耀福音的真光能穿破黑暗，照亮世上那些未曾聽到福音的人……。更願看到那些錯誤的世界觀降服在真理的力量下……。更願看到傷痛被撫平，眼淚被擦乾，死亡被消滅……。也更願看到所有的錯謬能撥亂反正，神的恩典和公義充滿全地，像水充滿海洋一樣。

⁸ C. S. Lewis, *Letters of C. S. Lewis*, ed. W. H. Lewi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66), p.289。



如果你不是那麼強烈地渴求神的榮耀被彰顯，並不是因為你已經喝得很多並十分滿足了，反而是因為你在世界的筵席上滋滋品味太久了。你的靈魂被許多微小的事物充滿，以至於沒有空間容納那更偉大的。⁹這不是神創造我們的目的，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對神的飢渴，並都可以被喚醒。我邀請你轉身遠離食物那使人麻木的作用，和拜偶像的危險，在禁食的時候獻上這句簡短的禱告：「神啊，我如此需要你！」

⁹ 布魯克斯 (Phillips Brooks) 同樣說過：「我們越觀察人的生活，越發明白人為何不浸淫在偉大的思想與興趣中，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的生活充斥著太多微小的事物。」Phillips Brooks, "Fasting" (a sermon for Lent) in: *The Candle of the Lord and Other Sermons*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881), p.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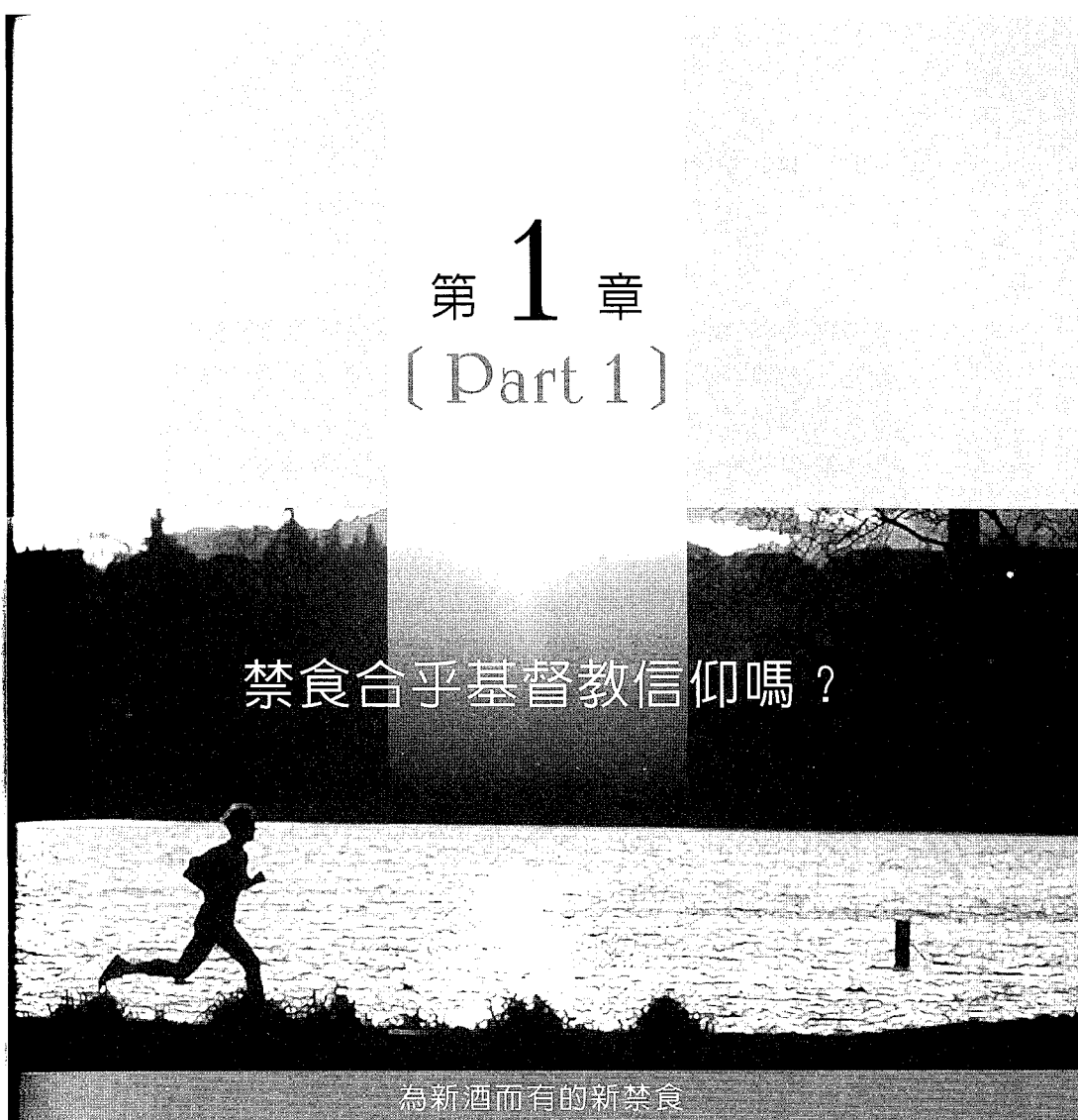


第 1 章

[Part 1]

禁食合乎基督教信仰嗎？

為新酒而有的新禁食



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
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
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

——馬太福音九 15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
脫離了世上的小學，
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
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
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
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
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
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
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歌羅西書二 20~23

在近第一世紀末的時候，有一小篇名為《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的文獻，裡面有一段講到禁食。其中有這樣的一句話：「你們不要與那些假冒為善的人一同禁食，既然他們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禁食，那你們就在星期三和星期五禁食。」¹這聽起來很奇怪，為甚麼改變禁食的日期會這麼重要呢？我認為初期教會在這裡要表達的是：猶太人的傳統是在星期六慶祝安息日，這也是舊約時期神對他們的要求；現在，到了新約時代，為了表明基督教與猶太教的淵源和分別，我們也同樣慶祝安息日，但是在不同的一天。我們選擇在星期天來慶祝安息日，因為這是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日子，並且因著祂在這一天的復活，我們成為一群新造的人。同樣的，既然猶太人選擇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禁食，我們就選擇在不同的日子來禁食。為甚麼呢？相同的理由：為了表明信仰的淵源和分別（連續性和不連續性）。是的，我們接受禁食；但不同的是，我們接受的已經不是原來的禁食。基督教的禁食有了一種新的內涵。我們接納禁食，又改變禁食。更進一步來說，我們說這是基督教的禁食，並不是因為禁食的日子不同，因為時間只是一個指標。但無庸置疑的是，基督教的禁食是全新的。那是一定的。本章的主旨就是：基督教的禁食新在哪裡呢？

¹ 《十二使徒遺訓》VIII，引自 *The Apostolic Father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translated by Kirsopp Lak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70), p. 321。



在這一方面，全本聖經中關於禁食，最重要的經文記載在馬太福音九章 14~17 節。² 我知道這種說法可能聽起來太絕對了，但我這樣說，是因為在這段話中，耶穌最直接、也最深刻地談到了禁食的核心問題——那就是：禁食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嗎？如果是的話，特別在甚麼地方呢？

禁食好像並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至少可以有四個原因。首先，作為一種出於宗教、文化、政治或健康原因而蓄意禁戒食物的行為，禁食在「所有的社會形態、文化思想、史時代中都留下了足跡。」³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宗教都有實踐禁食，即使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會出於政治或

² 傅士德幾乎也是這麼說的，雖然沒有那麼肯定。他在論及馬太福音九章 14~17 節時說：「新約聖經中論及今天的基督徒是否應該禁食的陳述，這幾乎是最重要的。」Richard Foster,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8), p. 46 = 傅士德著，周天和譯，《屬靈操練禮讚》（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82），52 頁。這一節的平行經文是馬可福音二章 18~22 節與路加福音五章 33~39 節。

³ “Fasting,” by Richard T. Foster, in *New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Ethics and Pastoral Theology*, eds. David J. Atkinson, David F. Field, Arthur Holmes, Oliver O’Donova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p. 376。



健康的原因而禁食。既然如此，為甚麼基督徒也要加入這樣一個非基督徒禁欲主義的行列呢？其次，即使神的選民在舊約時代廣泛地實行禁食，但是因為耶穌在地上的工作，天國已被帶入人間，這難道不是宣告禁食已經過時了嗎？你可以把天國的「新酒」倒入那靠著外在的禮節和宗教儀式為主的「舊皮袋」裡嗎？第三，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得勝，而且聖靈與教會時時的同在，難道不是在告訴我們說，得勝的基督在我們中間有著如此浩大的能力，以至於生命的主要精神應該是慶賀，而不是苦行嗎？除了這三個反對的原因外，還有就是，禁食是一種對肉體慾望的誇勝，這不是很容易讓人陷入自以為傲和信靠自己的危機嗎？這結果不比貪婪更糟糕嗎？

所以，從表面上看來，禁食好像完全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行為。可是如果它是的話，那我們就需要知道它和那「中心點」的關係是甚麼。而這個「中心點」就是，耶穌基督為了祂的子民的救恩和父神的榮耀死了，並且從死裡復活，以大能在歷史中掌權。

禁食是一種普世性的宗教行為

沒有人知道禁食是怎樣開始的，又是從哪裡開始的。⁴ 但是你不論走到哪裡，都可以找到禁食的風俗和傳

⁴ 「關於禁食習俗的起源，可能無法提出一個鞏因。」“Fasting,” by A. J. Maclean, i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 James



統。多數人都知道猶太人的禁食包括 Yom Kippur，也就是贖罪日（利未記十六 29~31），⁵ 或者穆斯林的信徒們，在伊斯蘭曆中第九月的禁食月，你可能也聽說過印度教中婆羅門階層的嚴厲禁食。⁶ 而實際上，全世界都有人在實行禁食。例如，

安達曼群島* 部落的人……在某些季節中，為了普魯噶（Puluga）神的緣故，禁止食用某些水果或可食的植物根部……，因為若是有人打破這個禁忌，普魯噶神會讓水淹沒整個島……。在新幾內亞的柯伊塔（Koita of New Guinea）地區，婦女在懷孕的時候要禁忌以下的食物：袋狸，針鼯，某種魚，鬣蜥，而丈夫

Hasting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p. 759。

⁵ 利未記的希伯來文慣用語「刻苦己心」，猶太人把它當作禁食的呼召，所以這一天成了猶太歷史中最重要禁食日。詩篇三十五章 13 節指出「刻苦己心」與「禁食」之間的這個關連：「我……禁食刻苦己心。」這可能是路加在使徒行傳二十七章 9 節所指的「禁食」。

⁶ 羅傑斯（Eric N. Rogers）的書上各有一章論及這幾個宗教是如何禁食的：*Fasting, The Phenomenon of Self-denial*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Inc. Publishers, 1976)，第二部分，四、六、七章。

編按：Andaman Islands，印度的一個群島，位於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與安達曼海（Andaman Sea）之間。



也必須遵守同樣的食物禁忌……。在約魯巴人[†]中，〔丈夫剛剛過世時〕，他的寡婦和女兒們必須至少連續 24 小時保持安靜，並且在這期間不可吃任何食物……。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地區的斯特拉勒姆人（Stlatlunh [Lillooet]），在葬禮宴席後的連續四天內，進行禁食、哀慟和儀式性的漱洗……柴洛基人（Cherokee）的專業獵鷹手在捕殺鷹（一種聖鳥）之前，會先有一段長時間的禱告和禁食……。〔其他的〕北美印地安人中的年輕人〔經常藉著長時間的刻苦己身而〕期望能夠獲得異象，並藉著這異象看到那在他們餘生中〔屬於他們〕的保護天使……。在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部落中，在波拉儀式[‡]中的男孩們有兩天不可以進食，只可以喝一點點的水。⁷

[†] 編按：Yoruba，西非尼日利亞民族之一。

[‡] 編按：bora ceremonies，一連串的傳統啟蒙儀式，藉此教導男孩子傳統的法律。這是男孩子進入成年期的必經之路。

⁷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pp. 760-761。



禁食是一個政治的武器

除了全世界的宗教性的禁食外，還有政治性的，或者是抗議性的禁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當他在世時的 1869 至 1948 年，花了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和平地推動印度的獨立。他的家庭和他的印度教文化提供了他以禁食為政治武器的熱情。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印度教徒，她每年所實行的禁食經常遠遠超過一般的義務所要求的，比如說，她會在雨季的時候再加上多次更嚴格的禁食。甘地回憶到：

她可以毫不猶豫地選擇並謹守最嚴格的誓言，在查土摩（Chaturmas，四月間）期間每天一餐已經成了她的習慣。甚至，她還覺得不夠，於是她就每隔一天禁食一次。還有一次，在查土摩的雨季期間，她發誓若是不看到太陽，就不進食。那些天，作為兒女的我們，會整日地站在那裡盯著天空，盼望著太陽出來的那一刻好向媽媽報告。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在雨季的高峰時，太陽是多麼不容易屈身俯就而露臉的。我還記得那些日子，有時太陽會突然出現一下，我們會馬上跑進去告訴媽媽，可是等到她趕快出來要親眼目睹的時候，那捉摸不定的太陽又已失去了蹤影，她的下一餐又泡了湯。可是她總會高興地說：「沒



關係，是神今天不讓我吃東西。」然後她就會回去繼續忙她的家務事。⁸

看到這裡，我們就不會奇怪為甚麼在甘地的政治生涯中，禁食佔著極為重要的地位。根據古老的瑪努（Manu）法律，只有當債主羞辱他的債務人後，他才可以討回所欠他的債務。比方說，他可以靜坐在債務人房子的外面，一天又一天地禁食，直到債務人被羞愧得不得不償還債務。艾力克·羅德斯（Eric Rogers）注意到：甘地有效地使用了這一個非常印度化的方式……，他的禁食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他所做的其他任何事。事實上，不僅是在印度，幾乎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這樣一幅圖畫總是縈繞人們的心頭：那就是，一個身材弱小的人，因為對一個信念的執著而心甘情願地忍飢挨餓。」⁹

禁食是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

接著，除了宗教性和政治性的禁食之外，還有出於健康原因的禁食，而且不論有沒有宗教信仰。如果你在網際網路上以禁食（Fasting）為主題做一個簡單的搜尋，就會得到上百個專門為禁食而辦的團體或出版物的

⁸ 引用於 *The Phenomenon of Self-denial*, pp.77-78。

⁹ 同上，pp.79-80。

搜索結果。舉個例子，一個非常有名的組織叫做國際禁食中心（Fasting Center International）。他們網站的主頁上面有這樣一段簡介式的廣告：

你是否感到體態失常，自我形象不好，精力不夠，或者是明顯的不健康？你是否想在提高身體的健康的同时，也能同時提高自我感覺和精神面貌？經過科學證明的果汁禁食法可以幫助你在最快的時間內，達到所有以上的這些果效。不僅如此，這種療法不會打擾你的工作、生活、健身和學習。事實上，無論你是正在禁食中，或是在禁食後，你都會有比你現在更加充沛的精力。

像這樣驚鴻一瞥的關於禁食的例子，遍及全球，並且有宗教性的、政治性的和健康性的，這不難讓我們看到，禁食行為本身並不是基督教特有的行為。它甚至可能是顯然違反基督徒信仰的，就好比新約聖經中所記載的那四十個人，起誓說要「不吃不喝」，一直到殺了使徒保羅為止（使徒行傳二十三 21）。即使是基督徒，也有可能曲解禁食，不但把對禁食的要求理解為律法主義的要求（我在後面會詳談），而且可能藉著它，讓人被深具破壞性的厭食症所奴役。¹⁰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反

¹⁰ 這種可悲的情形可以從一個年輕婦女的見證見到：「我所要的就

思：當人們出於其他非基督教的，宗教、政治、或是健康的目的，廣泛地採用禁食時，為甚麼基督徒還要借重這樣一個儀式呢？

禁食屬於神的國嗎？

不僅如此，舊約聖經是如此廣泛地提到禁食，以至於人們不禁提出這樣的問題：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彌賽亞已經來到後的時代的人們，禁食是否還有持續遵守的必要？而且神的國已經在人間顯現，因為耶穌也說：「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路加福音十一 20）。當法利賽人問祂有關天國來臨的事時，祂說：「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路加福音十七 21）。也就是說，藉著耶穌在地上的生活和事工，人們深深感覺到，人類期待已久的神的國，已經確實臨在人間了。

耶穌對門徒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馬可福音四 11）；裡面所說的「神國的奧秘」也就是指著這一點。這是一個震撼人心的嶄新事實，「藉著耶穌的身位和使命，有一個

是越來越瘦，卻不想要一直注意它，也不想要錯過任何事。想瘦，又不想放棄吃東西，之間永遠存在這張力；叫人筋疲力竭的正是這個張力。在其他的事上，我都很理性，但我知道自己在這一點上很瘋狂。」（同上，p. 135）。



新的真理被啟示給世人，那就是但以理所預先看見的，最後要以具有天啟色彩之大能來臨的國度，事實上已經以一種隱藏的方式、預先地進入這個世界，悄悄地在人們的心中和人群之間動工。」¹¹

於是，這個問題也就更加緊迫：禁食在教會中有一席之地嗎？這裡所說的教會，包括了神從世上萬國所召聚的新的國度的子民。有些人可能說不。例如，奇斯·梅恩（Keith Main）在他的《禱告與禁食：初期教會靈修生活研究》一書中認為：因為耶穌的事工把天國帶入人間，禁食的重要性就有了極大的改變。他說：「迄今為止，我們一直認為，在新約聖經中，禱告生活的標誌是喜樂和感恩，那是神的國闖入這個世界的一個記號，因此，禁食與標誌出這種團契的喜樂和感恩的心境已經不再相配了。」¹²

¹¹ George Ladd, *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4), p. 225 (黑體字為原書標註)。

¹² Keith Main, *Prayer and Fasting: A Study in the Devotional Life of the Early Church* (New York: Carlton Press, Inc., 1971), p. 84 (黑體字為筆者標註)。



保羅是否認為禁食無效呢？

若是我們繼續翻閱福音書以外的新約經卷，禁食幾乎很少出現，¹³ 奇斯·梅恩的觀點好像更加有說服力。梅恩繼續解釋說：

〔禁食〕對教會不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保羅，跟隨耶穌的樣式，刻意將門徒們的注意力從禁食、或任何形式的禁慾主義上轉移開，取而代之的是禱告、服事和在天國裡的辛勞。宣教事工所糾正並平衡不僅糾正並平衡那具有天啟色彩的末世夢想，也糾正並平衡外在形式上的、過分強調的禁食習俗……。一種永生的感覺不斷地攪動著我們的內心，信徒隨著從天外傳來的樂聲而前行！而且，調和復活的基督與禁食之間的關係是極其困難的。¹⁴

¹³ 在福音書之外，提及禁食的有使徒行傳十三 2~3，十四 23；哥林多後書六 5，十一 27。《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在哥林多前書七 5 與使徒行傳十 30 也提及禁食，但最古老、最好的希臘文抄本可能沒有這個詞。

¹⁴ *Prayer and Fasting: A Study in the Devotional Life of the Early Church*, pp. 54, 60-61。

我們是否就因為新約書信中對禁食不多的記載，天國臨在人間的喜樂，以及聖靈充滿榮光的動工，就否定了禁食與教會的關係呢？正因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所以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九章 14~17 節的回答才顯得十分的重要，我認為可以說是全本聖經中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思考保羅書信時，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的緊迫。在他的書信中，保羅提到食物本是好的，可喜悅的，苦修主義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軟弱無力，而且，吃甚麼、喝甚麼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能不能表達在基督裡面的愛和滿足。

食物的好處

在提摩太前書四章 1~5 節，保羅警告我們在末世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又禁戒食物。」而保羅對這種看待食物的態度的回應是，「食物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保羅在這裡所迫切警告的，是一種苦修主義，該主義因為對禁食的推崇，而輕視、甚至曲解了神藉著食物而賜給人的益處。即使是在領受主餐的神聖時刻，保羅也沒有禁止吃喝，而是告訴哥林多人，「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裡先吃，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哥林多前書十一 34）。



苦修主義的無用

當保羅思考那些苦待己身的規條的價值時，他提醒歌羅西人說，這些規條本身沒有甚麼價值，因為它們在壓制肉體的情慾的同時，卻又引發同樣多的肉身的驕傲。他擔心歌羅西人已經離開了那在基督裡的、深邃卻又單純的信仰，轉去並且依靠那外在的儀式來尋求聖潔：「你們……為甚麼……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歌羅西書二 20~22）。

這些「人所教導的」，比如「不可嘗」，它的問題在那裡呢？保羅回答道：「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歌羅西書二 23）。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告，那就是我們不能單純地認為，禁食可以自然而然地對人的靈性有好處。這個問題並非這麼簡單，「苦待己身」可能使人的肉體更加依靠自我。魯益師就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並且提出警告：

禁食是藉著意志對付食慾，從而達到對自身的控制，但是這同時也帶來了危險的自傲：偶然的飢餓感迫使人的食慾和意志屈服在那至高者的旨意之下，在給我們順服的時機的同時，也讓我們

接觸到反叛的危險。但是，苦難的救贖功能主要表現在它有消除意志上叛逆的作用。苦修行為的實行，在實質上是加強了意志力；它的用處只是幫助意志將心靈的房間整理妥當，從而預備自己，將全人奉獻給神。它是達到目標的必經之路，但是如果它自己變成了目的，這就是一件十分可憎惡的事。因為當人用意志來代替食慾，並且到此為至，這種做法只會使人用魔性的自我代替獸性的自我。因此，「只有神能克制」，這是真的。¹⁵

若要真正脫離那屬肉體的本性，我們不能靠著簡單的捨己或自律。這是一個內在的、屬靈的事，為要讓我們能在基督裡得到那遠勝過從食物而來的滿足。

吃與不吃都不重要

保羅認為吃與不吃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表達那在神裡面的愛和超然的滿足。所以他叮囑羅馬教會：「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

¹⁵ 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2), p.112 = 魯益師著，魯繼曾譯，《痛苦的奧秘》（香港：基督教文藝，1956），101 頁。

吃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只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神；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神」（羅馬書十四 3~6）。

羅馬書十四章的這段話不是針對禁食說的，而是因為當時的教會中，有些人認為應當在教會中禁止享用食物，因為在當時，吃東西可能有一些牽扯。但是這不能改變一個原則，那就是吃或不吃，禁食或不禁食，都可以讓人「感謝神」，且「為主」而行。所以，「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正如保羅在歌羅西書二章 16 節所寫的，「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因為「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哥林多前書八 8）。況且，「『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哥林多前書六 12）。

聖經中關於禁食最重要的經節

於是，有一個問題就越發地需要我們的關切：禁食是符合基督教信仰的嗎？如果是的話，那它是怎樣符合的呢？這也是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九章 14 至 17 節最終所要回答的問題。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這是整本聖經中

關於禁食最重要的一段話。該是我們好好來看這段話的時候了。

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全了。」

這裡說到，施洗約翰的門徒來問耶穌，為甚麼祂的門徒不禁食。這就表示，當耶穌與祂的門徒同在的時候，祂的門徒顯然沒有禁食。事實上，主耶穌自己以身作則，帶領祂的門徒，周圍的人都知道，祂絕對不是禁慾主義者。正如當祂向人群稱讚施洗約翰的工作時，祂說到：「施洗的約翰來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的！』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你們說『祂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路加



福音七 33~35)。這也就是說，約翰常常禁食，而主耶穌即使有禁食，也顯然很少（除了在開始傳道前的四十天的禁食以外）。

為甚麼耶穌的門徒們不禁食？

現在，施洗約翰的門徒來找耶穌，想弄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甚麼呢？」耶穌用一幅圖畫來回答他們。祂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在這句話中，耶穌教導我們兩件事情。首先，大部分時候，禁食是與人在某個時刻的哀慟相關聯的。它表達了心靈的破碎和絕望，通常是因為罪惡、危難或渴慕已久的祝福。常常是，因為事情發展得不如己意，我們選擇禁食。

但這不是耶穌的門徒所面臨的處境，這也是耶穌所要教導我們的第二個功課，那就是，彌賽亞已經來到了，而且祂的到來就好像新郎來到結婚的喜宴上一樣。這是一件大喜事，所以耶穌說，禁食與它是不相稱的。耶穌在這裡為自己做了一個極其不同凡響的宣稱。在舊約聖經中，神形容祂與以色列的關係好比丈夫和妻子。「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子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以賽亞書六十二 5《和合本》小字）。「我從你旁邊經過，看見你的



時候正動愛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蓋你的赤體；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以西結書十六 8）。「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何西阿書二 19~20）。

現在，神的兒子，彌賽亞，以色列長久期盼的君王和審判者已經來了。祂宣稱祂就是那一個新郎，也是祂的子民——真以色列——的丈夫。施洗約翰已經認識到這一點。當他的門徒們來問他耶穌是誰的時候，他回答說，「我曾說：『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祂前面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約翰福音三 28~29）。

施洗約翰這個薄紗半掩的宣稱，與耶穌回答祂與神之間的關係同出一轍。你若有耳朵能聽到，就應當聽得到。那藉著永約的愛把以色列聘給自己的神，已經來到世間了。

這是多麼令人震驚、多麼滿有榮耀、又是多麼難以想像的一件事！以至於耶穌清楚地說：在這種情景之下，禁食是根本不合時宜的。這是一個令人喜樂滿溢、興奮莫名的時刻。禁食是為人在盼望、傷痛或渴慕的時候所預備的。但是以色列的新郎就在這裡，經過那漫長的千年的朝思暮想、渴望、期盼和等候，祂終於來到我



們中間，且在這裡與我們同在！耶穌的門徒們不禁食，向我們見證了神確實與他們同行！

門徒們甚麼時候會再禁食呢？

可是耶穌接著說到，「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這裡關鍵的句子是：「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祂說的那時候，指的是甚麼時候呢？

有人建議，耶穌在這裡指的是從祂受死到復活中間的這幾天。換句話說，從星期五的受難節到星期日復活節的早晨，這段時間內新郎會被接走。在這三天內，門徒們將要禁食。但緊接著，祂又會與門徒們同在，從那以後，門徒們就不必再禁食了。支持這一個觀點的經文是約翰福音十六章 22~23 節。在那裡，耶穌是這樣地預言祂的死和祂的復活：「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換句話說，在耶穌復活以後的教會時代中，基督的門徒們將會擁有那不可奪去的喜樂！這是不是表明可以排除禁食，不用禁食了呢？耶穌是否只是預言說，祂的門徒們只需要在受難節和復活節之間禁食呢？



有幾個原因讓這個看法很難成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初期教會在滿有喜樂的同時，也在幾次特定的場合下的禁食（使徒行傳十三 1~3，十四 23；哥林多後書六 5，十一 27）。所以，最早期的基督徒並不認為耶穌的話是指祂復活後，禁食需要被排除不用。

這樣說來，當耶穌說：日子將到，新郎有一天會從他們中間被接走，那時他們就要禁食了。祂指的到底是甚麼呢？祂是指在祂的受死和復活後，祂要回到天上與父神同在，從那時開始，門徒們將要禁食。羅伯·甘德立（Robert Gundry）也這樣指出，「完整的、全部的教會時代構成了『新郎要離開他們』的『那日子』」。¹⁶我認為，支持這種觀點的最重要原因是：在整本的馬太福音中，耶穌只有另一次使用「新郎」這個詞，是當祂提到祂在教會時代末了的再來。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13 節中，耶穌是這樣描述祂作為新郎再來的光景：「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6）。很明顯地，耶穌認為自己就是那新郎，祂離開我們，不只是在受難節和復活節之間的三天，更包括了祂升天以後，直到祂再來的日子。這段時間才是耶穌所說的「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中的「那時候」。

¹⁶ Robert H. Gundry, *Matthew: A Commentary on His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Art*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2), p. 169。



亞瑟·華理斯（Arthur Wallis）在他的《神所揀選的禁食》一書中，將第六章命名為〈現在就是那時候了〉，¹⁷是完全合理的。當耶穌說祂的門徒們該禁食的時候，那時候就是指現在。祂要說的是：當我以新郎的身份在你們中間的時候，你們不可禁食。但我不會一直與你們同在，時候將到，我將會回到天上的父神那裡去。從那時開始，你們就要禁食了。那時候就是現在。

的確，當耶穌不在這世界上的時候，祂賜下了聖靈。而且聖靈也是「耶穌的靈」（使徒行傳十六 7；哥林多前書三 17）。因此，耶穌其實仍然以一種深奧而奇妙的方式與我們同在。當祂談到聖靈，那「保惠師」的時候，祂說：「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約翰福音十四 18）。更何況，當這個世代過去後，我們在天家將會享受與基督更深的、更親密的關係。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基督的確不在我們身邊，而是遠離我們。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保羅才會在哥林多後書五章 8 節說：「我們……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又在腓立比書一章 23 節說：「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換句話說，在這個世代中，每一個基督徒的心中都有一個傷痛，那就是主

¹⁷ Arthur Wallis, *God's Chosen Fast*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68), pp. 28-32 = 亞瑟·華理斯著，《神所揀選的禁食》（台北：以琳）。



耶穌並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完全、親密、滿有能力、並且滿有榮光地在這個世界上與我們同在。我們心中切慕那更多、更深的同在，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禁食。

禁食是不是那需要被捨棄的舊皮袋？

接下來，耶穌在馬太福音九章 16~17 節談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祂用了兩幅圖畫來描述，一幅是關於補舊衣服的，一幅是關於裝酒的舊皮袋的。「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全了。」

未縮水的新布補丁和新酒，都代表了一個因耶穌到來而有的嶄新的事實：神的國已經來臨了。那「新郎」已經到來了，彌賽亞正在我們中間。而且這不是暫時的，因為祂不是來了又走了。神的國不是藉著耶穌來到人間，然後就突然從這個世上消失了。耶穌為我們所有人的罪一次死了，就永遠有效；祂既從死裡復活，就永遠活著。聖靈被差入世界，就如同耶穌真實地活在我們的中間。神的國度也是基督在現今世界上掌權的大能。

在這其中，人的心被引領歸向那大君王，一群新造的人出現了，他們以信心和聖潔來信靠並服事基督。新郎的

靈正在召集並潔淨基督的新婦。這就是基督耶穌的福音，也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天國的奧秘」。¹⁸ 這更是那新酒。

耶穌又說到舊皮袋不能夠裝新酒，也就是說，一定有甚麼東西需要改變。甚麼是舊皮袋呢？從上下文來看，我們無法否認這與禁食的關係。耶穌的思路不是斷斷續續的，這是緊接著上文的 15~16 節：「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之間是沒有間斷的。提及這個比喻的三本福音書都是這樣記載的！縮水的舊衣服和脆弱的舊羊皮袋，就好比在舊的猶太習俗中的禁食。

禁食是從舊約時代繼承而來的，在猶太的信仰系統中，是一種幫助人與神建立關係的途徑。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11 至 12 節中，我們可以藉著那位法利賽人的禱告，對這種舊的實踐有一些了解，「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這種傳統的禁食就是那舊的羊皮袋，而耶穌卻指出：這舊的羊皮袋不可以裝入祂所帶來的天國的新酒。

於是，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馬太福音九章 15 節，耶穌說到當新郎走了的時候，我們應該禁食。兩節

¹⁸ 見註腳 11。



經文後，祂又說舊的禁食不能夠裝入天國的新酒。換句話說，耶穌的門徒將會禁食，但他們所知道的那種舊的禁食已經不再適合那新的現實，那就是耶穌的同在和天國在人間的顯現。

新酒要求新的禁食

既然這樣，我們該說些甚麼呢？我們是否可以基督徒的身份來禁食呢？禁食合乎基督教的信仰嗎？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耶穌同在的新酒所要求的不是不能禁食，而是一個新的禁食。多年前，我在自己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的馬太福音九章 17 節的邊上寫著：「新的禁食是建立在那新郎已經來到過世界這個奧秘上，而不只是將要再來。祂與我們同在的新酒要求一個嶄新的禁食」。

換句話說，舊的禁食中所嚮往、切慕和渴望的，並不是建立在一個榮耀的事實上：那就是彌賽亞已經來到這個世界上。同時，舊的禁食源於對罪的憂傷和急難中對神及祂的拯救的仰望和渴求。它不是扎根在那位救贖者已經成就的偉大工作上，更不是建立在歷史中那充滿有恩典、有真理的啟示上。這些事情過去一直是將來要發生的事，但是到了如今，新郎已經來到世界上，並且對罪、撒旦和死權作出了那致命的一擊。

基督教之所以不同於猶太教，就是因為：對基督徒來說，以色列人朝思暮想的神的國度，已經在現今的世



界上顯現，並且在將來還要顯現。那大君王已經來過了，「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路加福音十一 20）。「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加福音十七 21 《和合本》小字）。的確，神的國還沒有達到圓滿，它那充滿榮耀和能力的完全彰顯是在將來。在最後的晚餐時，耶穌曾說：「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路加福音二十二 18）。很明顯地，儘管耶穌說過：「神的國臨到你們了」，而且「就在你們中間」，但是神的國的成全仍然是一件將來要發生的事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喬治·賴德 [George Ladd] 才給他的書命名為《未來的臨在》¹⁹）。

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中心，也是真基督徒的禁食所應該圍繞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神的獨生子，彌賽亞，進入時空中，死了，然後藉著從死裡復活而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並且為了祂子民的救恩和父神的榮耀而在歷史中掌權。基督徒是一群心中充滿了偉大盼望的人，這盼望就是將來有一天，他們可以親眼看見、並且親身沉浸在神在基督裡面那豐盛而完全的榮耀中。這裡面很明顯的基督教特色是：我們的盼望建立在一個歷史事實上，那就是神藉著耶穌的死和從死裡復活，戰勝了罪，死權和地獄。²⁰ 基督教信仰是一個活潑的盼望，那就是歷史

¹⁹ 見註腳 11。

²⁰ 我在拙著 *The Purifying Power of Living by Faith in Future Gr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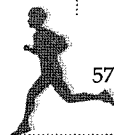
的終極是神的榮耀在基督裡完全的、宇宙性的彰顯。這盼望是扎根在歷史上的一個事實，那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並且為眾人的罪將自己一次獻上，作永遠有效的贖罪祭，然後在神的右邊坐下了（希伯來書十 12）。這就是那新酒。

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救恩中那偉大的、核心的，並且具決定性的作為發生在過去，而不是將來。正因為新郎在過去所成就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是一樣的了。羔羊已經被殺，寶血已經流下，因我們犯罪而應受的刑罰已經被執行了，死已經被打敗了，聖靈已經被賜下了，酒已是新的了。顯而易見，舊的禁食心態已經不再適用了。

新禁食的新意

那麼，這種新的、所謂的基督徒的禁食新在哪裡呢？基督徒的禁食新意就是：它的基礎是上述這些新郎已經成就的所有作為。基督徒的禁食以此為前提，以此為信念，並且因此而喜樂。這種讓我們因為對基督和祂的能力的嚮往、切慕和渴求而有的禁食，並不是一種空

(Sisters, OR: Multnomah Press, 1995)，第七至九章，已經詳細闡述基督徒的這個獨特的真理：神在未來的恩典是取決於神在過去的恩典。



虛的表現，而是表達了我們的需要，我們的痛苦以及我們對神的饑渴。但這絕不是因為空虛。我們所渴慕的那初熟的果子已經來了，我們所期盼的那事的訂金已經支付了。我們所盼望的，並且禁食禱告所求的完全和豐盛已經出現在歷史中，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這已不只是將來的事，我們不是出於空虛而禁食禱告。基督已經在我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歌羅西書一 27）。我們（現在！）也已經「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以弗所書一 13~14；哥林多後書一 22，五 5）。

我們已經嚐到了那將要來的世代的能力，我們的禁食不是因為我們嚮往我們未曾經歷過的，而是因為基督同在的新酒是那麼真實而令人飽足。我們要擁有那所有可能擁有的。我們禁食的新意是：這渴望的強烈不是因為我們從未品嚐過基督同在的新酒，反而是因為我們藉著祂的聖靈已經品嚐了祂的奇妙，以至於我們再也不滿足於任何現今的事物，直到那終極的喜樂來臨。新的禁食，基督徒的禁食，是一種對神一切豐盛的饑渴（以弗所書三 19）。這饑渴源於耶穌大愛的馨香之氣，這饑渴更是因為我們在基督的福音裡品嚐了神的美善（彼得前書二 2~3）。



禁食的盛宴

換一個方式來說，新的禁食是一個信心的禁食。這信心建立在基督已經成就的作為上，因為這個根基，信就成為「所望之事的實底」（希伯來書十一 1）。信心是一場在基督裡享受的屬靈盛宴，在這個盛宴中，因為在祂裡面所得到的滿足，其他一切的事物都不能再吸引我們。²¹ 這筵席的開始，是接受基督在過去受死並且復活的恩典，然後是擁抱神在基督裡向我們所應許的一切。只要我們仍然是有限和墮落的，基督教信仰就意味著兩件事：以基督的道成肉身為樂（過去）、和渴望歷史的終極到來（將來）。它包括了滿足與不滿足，而這不滿足直接與我們在基督裡的滿足程度相關，並且成正比。

禁食確實屬於神的國

這樣理解基督徒的禁食，回應了前面奇斯·梅恩出的所有擔憂。他提到，「在新約聖經中，禱告生活是神的國闖入這個世界的一個記號，因此，禁食與標誌出這種團契的喜樂和感恩的心境已經不再相配了。」²² 現

²¹ 這樣理解信心，在 *Future Grace* 的十四~十六章詳細闡述並辯護。

²² *Prayer and Fasting: A Study in the Devotional Life of the Early*



在，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說法有些過火。是的，神的國已經闖入今天的世界；是的，如今我們就可以藉著聖靈，深深地汲取並且經歷基督在末世所要彰顯的榮耀。但是，這種經歷還遠不夠完全或暢通無阻。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內心仍然充滿了對神的嚮往、切慕和渴求。

即使是梅恩自己也在這一點上做了讓步，他承認：

的確，危機和悲劇仍然沉重，並且真實地存在著，神的國還沒有完全顯現。雖然因為新郎的同在，現在不是憂傷的時候。但是這並沒有完全地反映現狀，因為我們仍然在肉身活著，仍舊會有信心的軟弱……。對信徒來說，這種靈修生活中「痛苦的掙扎」，可能會促使他找時間來禁食禱告。對一個活在基督裡的人來說，這只是構成他生命的一個部分而已。²³

的確如此，雖然新郎藉著祂的靈、祂赦罪的得勝和團契，與我們同在；但這並不能讓禁食變得無足輕重，而是更新了禁食的意義。

Church, p. 83。

²³ 同上，p. 84。



禁食表達了一種不滿意的滿足

作為一個出於信心的行為，基督徒的禁食表達了一種對基督所有豐盛的不滿意的滿足感，它也是表達對基督裡一切的滿足與豐盛的欣然渴望。基督徒的禁食不是為了要從基督那裡掙得甚麼，它把焦點從自己身上轉移到各各他那終極的代贖，那裡是我們一切福分的源泉。基督徒的禁食不是一個靠著自己操練、刻苦己身，進而從神那裡掙取功德的清規戒律，它是一種被神福音挑起的對神的饑渴，因為人可以從中經歷神自己。

基督徒的禁食肯定了食物的益處

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前文中保羅書信所提出的警告，不是真的反對基督徒禁食，所反對的乃是對禁食的扭曲。「食物……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提摩太前書四 3~5）。保羅稱讚食物的益處，也認同基督徒擁有享受食物的自由，但這並非與基督徒的禁食相矛盾。每一個基督徒都願意接受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因為它們都是從上頭來的，是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雅各書一 17）。

禁食並不是否定食物的益處，更不是拒絕那賞賜食物給人之神的慷慨厚賜。恰恰相反，禁食是為了要常常地表示，渴望更多擁有賜恩者，超過擁有祂所賜的恩本身。如果一對夫妻決定暫時沒有性生活，為的是認真地解決他們之間的一些矛盾，這不是對性的譴責，而是愛的昇華。食物本是好的，神卻是更好的。通常，我們與神的會遇是藉著祂美好的恩賜，並且，我們也將所有的歡樂轉化為敬拜和感恩。但是，我們需要常常考驗自己，看看自己是否開始喜悅神的恩賜更勝過喜悅神自己。

基督徒的禁食不是一個「意志力宗教」

雖然保羅從那些自我奮鬥、自我抬高的禁食中看見了極大的危機，但是這並不能否定那全新的、基督徒的禁食。保羅提醒我們說：有一種禁食是「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歌羅西書二 23）。換句話說，這種禁食是一個「意志力宗教」，²⁴ 在控制身體食慾的同時，挑起了屬血氣的、靈性上的驕傲。

²⁴ 這個詞語的背後是個罕見的希臘文 (*ethelothrēskia*)，它似乎表示這種「敬拜」或「宗教」的來源和維繫都在於人的意志，而不是在於神的恩典。它的出現是因為人不「持定元首」，就是基督，不以祂作為一切的源頭。

但這恰恰是與基督徒的禁食完全背道而馳的。基督徒的禁食將一顆破碎、痛悔、靈裡貧窮的心，帶入基督那白白的、使人有甜美滿足的恩典之中；並更進一步讓人對神無窮的恩典有更多的飢渴和更深的享受。基督徒的禁食不助長人的驕傲，因為它不光渴慕神在今生一切的豐盛，而且它安定在一個堅實的、嬰兒般的滿足上，那就是神在基督裏已經完成了稱義的工作。基督徒的禁食是基督已為我們、並在我們裏面成就之工作的果效。它不是我們的功績，而是聖靈的果子。要想想：最後一個被提到的聖靈的果子是「節制」²⁵（加拉太書五23）。

凡進食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

所有這些對保羅來說，意味著他有禁食和不禁食的自由。「『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哥林多前書六12）。原因在於：禁食行為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或不做都應該是為了神的榮耀：「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神。」

²⁵ 這個字主要是暗示「節制」性行為。但是，它在哥林多前書九章25節的用法顯示出：它有更廣泛的紀律含意，涵蓋生命的所有領域。「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

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神」（羅馬書十四6）。當我們將禁食的經歷當作從神而來的禮物，而且目標是為了更多認識和享受神自己的時候，我們就更能夠把榮耀歸給神。當我們行事為人是為了在神裡面得到最大滿足的時候，神也在我們身上得到了榮耀。我們存感恩的心進食或禁食，都可以將榮耀歸給神。祂的恩賜讓我們有超過恩賜本身、對神自己的饑渴。而我們禁止、遠離祂的恩賜的時候，也是考驗我們對祂的饑渴的時候。

基督徒應該攻克己身嗎？

下面的這句話（梅恩所說的），若不仔細審思，很容易誤導人：「保羅……刻意將門徒們的注意力從禁食、或任何形式的禁慾主義上轉移開，取而代之的是禱告、服事和在天國裡的辛勞。」²⁶我同意這段話積極的後半句，但是我不同意那消極的前半句。我寧願說：保羅確實引導我們把注意力放在禁食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捨己操練上——不是把它們當作標榜功勞的宗教儀式，更不是以其本身為目的，而是把它們當作信心爭戰中的武器。有兩次，保羅在列舉他所經歷的磨練時，提到了

²⁶ *Prayer and Fasting: A Study in the Devotional Life of the Early Church*, p. 60.

禁食：「我多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饑又渴，多次禁食，²⁷ 受寒冷，赤身露體」（哥林多後書十一 27〔黑體字為根據英文原著直譯〕，亦見：六 5）。

與之相稱的，是保羅提到他是如何對付身體的食慾。「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哥林多前書九 26~27）。我認為保羅在這裡的意思是，有一些禁慾的操練是信心爭戰中的有效武器。不被「棄絕」的關鍵就是藉著信心，緊緊抓住基督。比如說，我們從歌羅西書一章 23 節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基督要將你們引到神的面前〕。」堅忍的信心是讓我們能在末日時在神面前蒙悅納的關鍵。

保羅指出，在這場持久的信心爭戰中，「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一個武器。他並非不知道肉體的情慾在給人片刻歡愉的同時也極具欺騙性。他又說到那「老我」是「順著誘惑人之私慾而漸漸敗壞的」（以弗

²⁷ 中英文聖經大多如《和合本》，將之譯作「多次不得食」，彷彿是指非自願性的飢餓。但是，就在這個詞語之前，保羅才剛剛提過「又饑又渴」，這個事實表明：這裡所指的不是一般的飢餓。而且，這裡所用的字（*nēsteiais*）在新約聖經中總是用來指宗教性的禁食，這也是它在希臘文舊約聖經中一般的意思（約三十次）。



所書四 22《呂振中譯本》）。這欺騙的本質是不知不覺地引誘我們為了那些肉體和心靈的「片刻歡愉」而活，而不是為了那從認識和服事神而來的心靈喜樂而活。這些歡愉起始於那些從食物、閱讀、休憩或玩耍而來的無害快樂，但漸漸的，這些事物本身變成了我們活著的目的，進而扼殺了我們靈性上對神的饑渴。保羅藉著刻苦己身來考驗自己：我是否饑渴慕「神」？我的信心是真實的嗎？或者是我已經開始變成安逸和肉體歡愉的奴隸？在哥林多前書六章 12 節，我們可以聽到他火熱的心聲，「我不要受任何事的轄制！」這不是禁慾主義者驕傲的自誇，而是一個充滿熱忱的決志，為的是要抵擋所有將我們的心引離對神全然掌權的滿足的人、事或物。

幾年前，當我以禁食禱告為講台的信息時，一次聚會結束後，有一個年輕人來找我，告訴了我一個故事，描述人如何可以藉著禱告刻苦己身，讓自己更加符合一個天國子民的身份。因為在信息中，我曾提到了南韓的教會已經在這方面成了其他教會的榜樣，從而也感動了那年輕人會後與我的分享。

我成長在南韓的宣教工場，有一件事始終刻骨銘心地印在我的腦海裡。它表現出韓國基督徒在禁食禱告上，肯付代價的委身和投入。我的父親在一個癲瘋病人的隔離區裡面



工作，他們每天凌晨四時有一個禱告會。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但父親每次都會帶我去參加。為了按時到達，他總在早上三點半就把我叫醒。到了那裡，他讓我坐在後面、可以看得到門外的地方。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一幅圖畫：有一個弟兄，已經失去了雙腿，在沒有任何拐杖的情況下，凌晨四時的時候，他總是以手代腳地來到禱告會地點，那個情形讓我終生難忘。

早起是一種禁食的方式，而克服各樣的攔阻來到禱告會、也是一種的禁食。因為當我們做了這些選擇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向自己情慾的虛謊宣戰，並藉此宣告禱告的可貴以及神無比超越的價值！

禁食合乎基督教的信仰嗎？

禁食符合基督教的信仰嗎？答案是肯定的。禁食如果是出於對基督的信任，依靠基督的能力，而且為了基督的榮耀而行的話，是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每一次基督徒的禁食，都可以用這句話來形容，「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立比書三 7~8）。在禁食中，或是其他的貧困中，每一個失去都是為了「得著基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尋求一個我們沒有得著的基督，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們的進步是靠著自己，四節經文後，保羅清楚地指出了整個基督徒的生命——包括禁食禱告在內——的活力所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這就是基督徒禁食的精意：我們心中對神的渴慕和渴求，都是為了更多知道神在基督耶穌裡為我們所預備的一切。但這一切都是因為祂已經抓住了我們的心，並吸引我們更快、更高地進入「神一切的豐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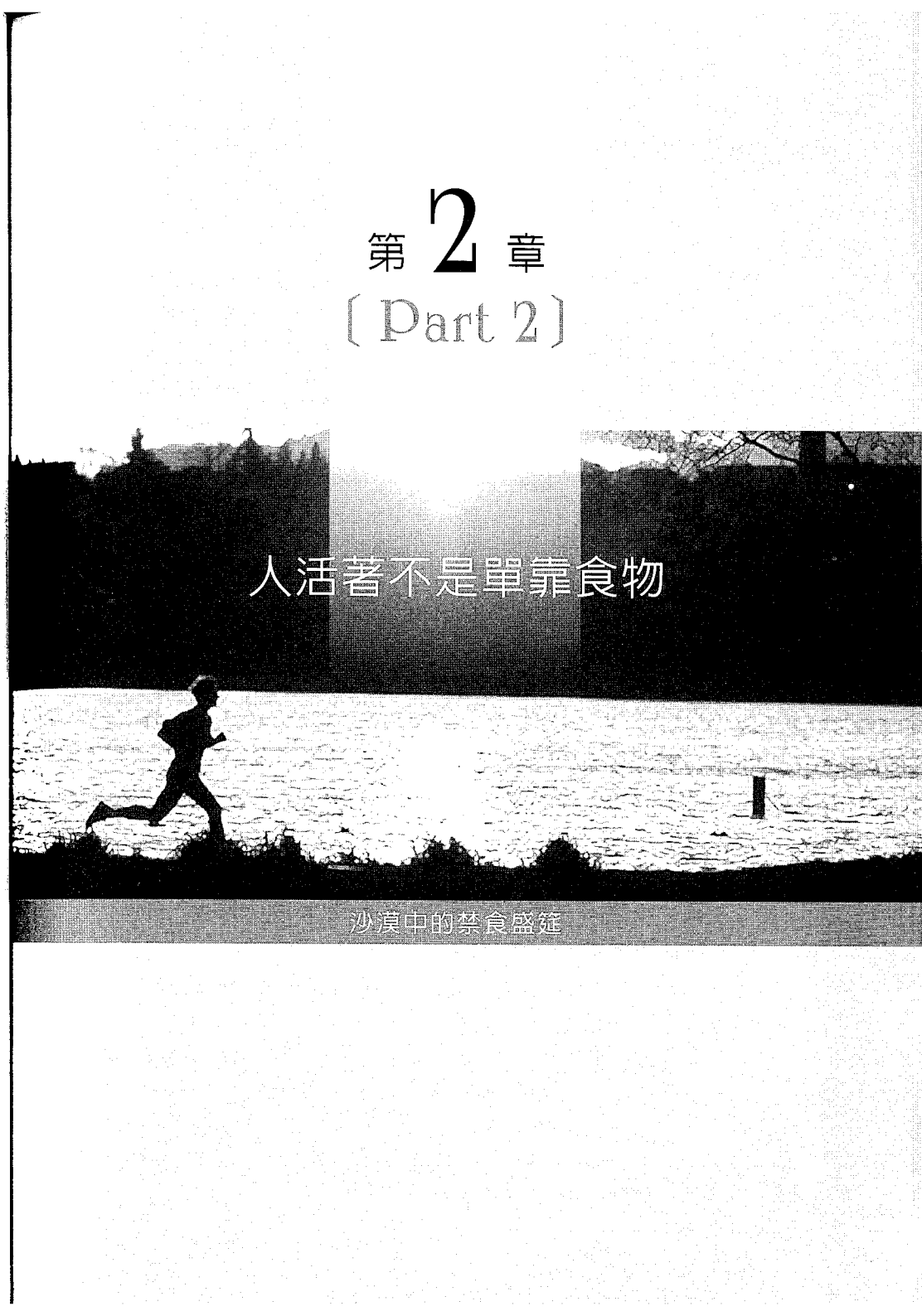
我為基督的教會所禱告是，求神來喚醒我們心中對祂一種新的饑渴——一個新的禁食，不是因為我們還未品嚐基督同在的新酒，而是因為我們已經親身嚐過了祂的美善，並且以一顆喜樂的心，深深地渴慕祂在我們中間更多的同在和祂大能的彰顯。



第 2 章 [Part 2]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沙漠中的禁食盛筵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
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
是要苦煉你，試驗你，
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祂的誠命不肯。
祂苦煉你，任你飢餓，
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命記八 2~3

飢餓的軟弱會置人於死地，卻可以讓我們經歷那憑己意賜生命氣息的神的美善和大能。這裡沒有逼取，或魔術般地強求神旨意的嘗試。我們只是滿懷信心地定睛在天父的身上，藉著禁食禱告在心中輕輕地說：「父啊，沒有祢，我只有死亡。求祢來幫助我，快來幫助我！」

——約瑟·溫摩 (Joseph F. Wimmer)¹

¹ Joseph F. Wimmer, *Fast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A Biblical Theolog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2), p. 119.



神的兒子藉著四十晝夜的禁食禱告，開始了祂在地上的事工。這不禁讓我們的思緒在此駐足竊思，尤其是當我們——我們不是神——已經進入事奉的工場，卻未曾考量過我們將來不得不面對的爭戰時，為甚麼耶穌要這樣作？為甚麼神要帶領祂這樣作？那我們呢？我們是否能夠不與耶穌一同經過曠野的禁食禱告，就可以面對生命和服事中那遠超過人力所能及的危險呢？

我認為，先不論我們是否能像祂那樣得勝，至少，我們需要走到祂那裡，跟祂學習。祂是神的獨生子，而我們不是。但祂的確曾說，「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翰福音二十 21）。雖然世人的得救並非取決於我們的成功，因為與祂相比，我們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是，這應更加提高、而不是降低在我們生命中對禁食的需要。我在爭戰中的成敗對世界無足輕重，但是我的軟弱卻更重要。祂為甚麼先禁食禱告，然後再開始祂偉大的工作呢？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哪些對自己有幫助的功課呢？

渴慕神一切的豐盛

我的心渴慕「神一切的豐盛」。我渴望神在祂的子民中動更深的工。我切慕一股滿有宣教熱忱的激流，來傳揚一種對基督為了所有人的喜樂而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饑渴。我渴望見到，藉著那些生命被神改變的人的有力見證，只要在神的名被提起的地方，那無可質疑的、超



然的重生就在每時每刻發生。耶穌所作的工作是無與倫比的，過去是，將來也一定是如此。從某一個程度來說，這也是我們的榜樣。它也充分地見證了耶穌的完全聖潔和獨一無二。可是我們怎能不懷疑：在祂事工開始時的這個不尋常的禁食，難道只是為了祂自己的工作？

一個世紀以前，倫敦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牧師這樣說到，「我們在會幕*裡禁食禱告的季節的確是令人激昂的日子；天堂的門從來沒有像這個時候那麼寬闊，我們的心也從來不曾比此時更接近那核心的榮耀。」²靠近神的榮耀絕對是能夠繼續燃燒那不可熄滅的火並發光的關鍵。瞎眼的得看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並且歸榮耀給我們在天上的父（使徒行傳二十六 18；馬太福音五 16）；這樣的時刻——每一個時刻——所需要的豈不就是這一點嗎？若作為世界之光的祂，尚且為了燃燒而禁食禱告，我們這些閃爍的燈芯是否該從中學到些甚麼功課呢？

* 編按：這是指司布真牧養的教會「首都會幕堂」（Metropolitan Tabernacle）。

² 引用於 Richard Foster,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8), p. 48 = 傅士德著，周天和譯，《屬靈操練禮讚》（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82），52 頁。



聖靈好像鴿子一樣，降在耶穌身上

我認為可以學到很多，讓我們一起從頭來看，並向祂學習。根據馬太福音第三章 16 節，耶穌受了洗，從水裡上來的時候，天打開了，聖靈像鴿子一樣降下，落在祂的身上。這到底是指甚麼？聖靈一直與耶穌同在，開始，祂就是那仍為童貞女的母親被聖靈感動而受孕（路加福音一 35）。而且，在那以先的永恆中，神的獨子和神的靈本為一，正如保羅直截了當地說：「主就是那靈」（哥林多後書三 17）。所以，當馬太說到：「天忽然為祂〔耶穌〕開了，祂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他指的是甚麼呢？

他指的是，父神是如此喜愛祂的獨生子，所以祂藉著這種公開、有力並特別的方式來預備耶穌，開始祂前面的事工。祂藉此肯定了祂對子的喜愛、對子的引導和對子持續地幫助。當聖靈落在耶穌的身上時，父神說（17 節）：「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換句話說，聖靈在這裡的特殊顯現，是為了印證父對子的無限量的愛（「這是我的愛子」），以及父對子和子的事工毫無保留的支持（「是……我所喜悅的」）。

從沒有人如此作過，也沒有人能夠作

耶穌將要作的是整個世界歷史中獨一無二的壯舉，再也沒有另一個人可以像祂那樣活過，並且死了，因為



祂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一 29）。耶穌深知，祂作為人子的使命是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十 45），並且祂「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書一 15）。祂從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知道，神定意將祂壓傷，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並藉著祂的死，使許多罪人得稱為義（6、10～11）。祂也知道，神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而神的公義的彰顯，則取決於祂的生命和事工（羅馬書三 25、26）。祂知道神在祂所有應許中的信實，將建立在耶穌忠心並順服地完成舊約聖經中所說的一切話（羅馬書十五 8）。祂更知道所有的這一切將需要祂付上生命的代價，並且經歷那難以形容的、充滿羞辱和痛苦的折磨。

父神知道這些將會來臨，子也知道這些將會來臨。於是父讓聖靈像鴿子一樣落在子的身上，為的是要向子肯定父對祂的喜愛，並毫無保留地表達了父對子認同。父所說的這句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有一個奇妙的作用，那就是向耶穌——也向我們——肯定，耶穌所要經歷的烈火般的磨難，並不是因為父神不喜悅祂。父神在這裡已經預備耶穌——也預備我們——要了解那痛苦的呼求，「你為甚麼離棄我？」並不是最終的結語。



聖靈帶領耶穌進入試煉和禁食

這裡特別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注意，當聖靈降到耶穌身上後，在緊接著的下一節經文中，（馬太福音四 1），聖靈首先作的是甚麼？這裡說到：「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聖靈在耶穌的事工中的第一個引導是領祂進入曠野，並且讓祂受撒旦諸般的試探。

在聖靈的引導下，耶穌藉著禁食預備自己進入這個試煉。「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祂禁食四十晝夜，後來……。」神的靈定意讓神的兒子在進入祂的事工之前先經受試煉，並且定意讓耶穌藉著禁食禱告，在試煉中得勝。我們所不能忽視的是，藉著禁食禱告，耶穌戰勝了撒旦——那是祂的靈魂和我們救恩的大敵。

在我看來，這是一件應當讓我們震驚的事。耶穌站在這裡，面對的是整個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工作的開始。祂的順服和公義決定了整個世界的救恩。若沒有祂在苦難、死亡和復活下順服的作為，沒有一人可以逃脫咒詛。而神定意，這項事工從一開始就面臨著被毀滅的危險——那就是，撒旦引誘耶穌放棄那條卑微、痛苦和順服的道路。這是對救恩最大的威脅；耶穌有許許多多的方法可以抵擋這個威脅；但祂卻被聖靈引導，選擇了禁食禱告。

如果撒旦成功地攔阻耶穌踏上那一條謙卑、充滿犧牲順服的道路的話，就不會有救恩。我們就仍在罪中活著，沒有指望。因此，從某些程度上來說（不要過份強調），我們之所以能得到救恩，靠的是耶穌的禁食禱告。對禁食來說，這是極大的殊榮。請不要輕易略過這一點，好好回味一下，耶穌藉著禁食開始了祂在地上的工作，也藉著禁食戰勝了祂的仇敵，我們救恩的成就是因為祂對禁食禱告的堅持。

再一次經歷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的試煉

若要了解這中間更豐富的意義，我們必須來看看申命記。當耶穌在曠野裡，回應魔鬼的三次誘惑時，祂每次都引用申命記。「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申命記八 3）。「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申命記六 16）。「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單單事奉祂」（申命記六 13）。

這是極不尋常的。耶穌現在被聖靈引導進入曠野——請記住，是曠野——並且要面對撒旦的誘惑，耶穌引用了申命記中的經文，而且都是摩西對當時正在曠野中經受考驗的以色列人所說的。

馬太福音四章 3~4 節寫道：「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祂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現在與申命



記八章 2~3 節節相比較，注意到耶穌在曠野的情景與當時在曠野那種情況的類似。摩西對以色列人說：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註：正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這四十年（註：正如耶穌在其中四十天），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註：正如耶穌被「試驗」），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祂的誡命不肯。祂苦煉你，任你飢餓（註：正如耶穌也因為禁食而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註：這正是耶穌向撒旦說的）

在以色列人身上所發生的，與耶穌在曠野所經歷的有太多的相似，讓我們很難相信這只是一個巧合。神在這裡要讓我們學習一些功課。神的靈引領耶穌到曠野，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這意味著舊約中的影子正被新約中的實體所取代，這意味著有一件比摩西、曠野、律法、約書亞、甚至應許之地還要重要的事情正處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這意味著那成全的時候已經來到，向摩西應許的將要成真，「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祂」（申命記十八 15）。這意味著神藉著祂兒子的道成肉身，正在預備要釋放祂的子民——新

以色列人——脫離埃及那為奴之地的罪惡網綁，帶領他們進入那滿有赦免、公義和永生的應許之地。為此，祂派遣了一個新的摩西，或者應該說，一個新的約書亞（耶穌再次扮演了兩個角色，在新約希臘文中，「耶穌」與「約書亞」是同一個字）。這個新的約書亞就像整個新百姓的頭與代表，這群百姓是耶穌將要從猶太人和外邦人中召聚的。耶穌為了他們的緣故，正被聖靈引導進入曠野，祂將在那裡待滿的四十天，正象徵了曠野中的四十年；祂將受到試煉，正如以色列曾經受到的試煉；祂將會挨餓，如同以色列也曾經挨餓。祂若得勝，祂和祂的子民都將進入有赦罪與永生的應許之地。

祂禁食既是戰爭、也是武器，既是試煉、也是得勝

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耶穌禁食的意義。這不是當祂面對撒旦的誘惑時任意作的選擇，這是一個心甘情願的行動，來與神的百姓認同，特別是當他們在曠野和試煉之中。耶穌這樣作好像是在說：「我被差，為的是要帶領神的百姓脫離罪惡的網綁，進入救恩的應許之地。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須先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所以我要被女子所生，我也要受洗，如此我才可以承擔他們將會經歷的試煉。我將代表他們在曠野裡，讓我的心被禁食所試驗，看看我在何事上忠心，並且誰是我的神。而藉著聖靈的幫助，我將在禁食中得勝，我也將征



服魔鬼，並帶領所有信靠我的人凱旋進入那有永遠榮耀的應許之地。」

換句話說，耶穌的禁食不只是為了被試驗而作的準備，這更是試驗的一部分，正如在曠野中，飢餓也是對以色列人信心的試驗。摩西說：「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祂的誡命不肯。祂苦煉你、任你饑餓」（申命記八 2），對耶穌也是一樣。聖靈帶祂到曠野，任祂饑餓，為的要試驗祂，看看祂的內心如何。祂是愛神，還是愛食物？但這並不表示祂的禁食不也是——甚至同時是——一個在爭戰中抵擋撒旦的武器。禁食試驗我們的心在哪裡。當它顯露出人的心是站在神這邊，而不是站在世界那一邊的時候，撒旦會受到無比的打擊。因為若我們的心不貪愛世界之物，如食物撒旦也就無法在我們的心中有立足之地。

禁食反映內心的捨棄

神的子民常常被呼召過一個缺乏日常需用之物的生活。「義人多有苦難」（詩篇三十四 19）。「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使徒行傳十四 22）。「就是我們……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我們的身體得贖」（羅馬書八 23）。禁食是一種短暫、自願地經歷這種缺乏。當我們自發地經歷這樣的捨棄時，主就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內心所隱藏的，我們的心到底被甚麼轄



制？我們所看重和所信賴的是甚麼？我們已經在引言中看到，傅士德在《屬靈操練禮讚》中寫道，「在所有的操練中，禁食最能向我們揭示我們被甚麼東西轄制。」³

我們到底是誰的奴僕？我們最饑渴的是甚麼——食物還是神？禁食是神的試驗場——也是祂的療傷室。我們是否會像以色列人那樣，在沒有麵包吃的时候，口發怨言呢？對耶穌來說，祂的問題是：祂是否應轉離那充滿犧牲的順服之路，將石頭變為食物？還是祂要「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而活？禁食能向我們自己揭示，並向神承認我們內心所有的一切。我們到底從哪裡得到那最深刻的滿足——神自己還是祂的賞賜？

並且，禁食的目的是讓我們能夠更加依靠神而少靠食物，這也是馬太福音四章 4 節的意義，「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每當我們禁食時，我們就與耶穌一起在說：「我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你，我的主。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你，我的主。」

³ Richard Foster,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8), p.48 = 傅士德著，周天和譯，《屬靈操練禮讚》（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82），54 頁。

為神而禁食，而不是為祂藉神蹟所賜的食物

讓我試著告訴你，我認為當耶穌用下面這句話來抵擋撒旦的時候，它的真正意義是甚麼。「人活著，……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為甚麼我認為耶穌是在說，「要信靠神，而不是食物」？

這裡的關鍵可以在申命記八章 3 節的上下文找到，這也是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四章 4 節引用的：

祂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請仔細注意，這裡祂說到，賜嗎哪就是試驗。不是沒有賜下食物，而是賜下食物——來教導他們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神賜給他們嗎哪，一種聞所未聞、來自天上的食物。為甚麼呢？摩西說，為的是讓他們學習一個功課，那就是如何靠神口中所說的一切話而活。可是這是怎樣做到的呢？為甚麼賜下那神蹟式的嗎哪可以教導這樣一個功課呢？因為當所有其他的希望都破滅的時候，神仍然可以有諸般超然的作為；嗎哪只是其中的一個方法，並且只藉著祂口中的一句話。摩西所說的關鍵是我們必須學會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我們必須信任祂以及從祂口中所命定給我們的每一個那出人意外的祝福。

我們現在來看看撒旦是如何利用這個真理來對付耶穌的。撒旦對耶穌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馬太福音四 3）。換句話說，「為你自己變出嗎哪，正如你父在曠野所作的一樣。」撒但實在是狡詐到了極處，他是一個陰險的釋經家，他知道聖經的字句，他知道嗎哪的賜下是因為神要教導祂的子民，如何在困境中依靠神那神蹟式的供應。因此他對耶穌狡辯說，「你父在曠野賜下嗎哪，為的是告訴人在困境中期待神蹟；所以你也可以自己享受一些神蹟所變的食物，而且也遵守了聖經的教導。」

對此，耶穌回答道，「撒旦，你好像知道一切，實際上卻一無所知。正如你從來都是陰險並詭詐地扭曲神的話。聽起來好像你同意，但實際上你卻用那些話來抵擋神。撒旦，嗎哪的功課是：不可依靠食物——抑或是其他甚麼從神蹟而來的麵包——應當依靠神自己！你不應從食物——即使是神施行之神蹟而賜下的麵包——中得到生命的最大滿足，而要從神自己那裡。每一句從神口中所出的話都啟示了神自己，神自己的啟示也讓我們最深的饑渴得到飽足。這更是永不止息的，這就是永生。離開我吧，撒旦，神是我杯中的分，我絕不轉離祂的道路，祂的團契，即使是為了那神奇的嗎哪。」

這就是耶穌在曠野中禁食所帶給我們的最深的功課。這是一個在與撒旦的虛謊爭戰中的武器，因為它有力地證明了耶穌對神和神旨意的饑渴遠超過祂對神蹟奇事的渴慕。祂可以合理化地解釋說，把石頭變成食物正



是神的兒子所應作的，因為祂所經歷的好比神的子民在曠野中歷史的重演。他們有嗎哪賜下，祂也同樣可以有嗎哪。在這種情況下，禁食就成了神藉著神蹟供應的宗教性前奏。

但這不是耶穌的推理，也不是禁食的真正含義。相反的，耶穌是這樣分析的，「我被差的目的是為了我的子民受苦並且受死。唯一能夠完成這個盼望的方法是，深深地愛神、我的父、以至於祂對我的寶貴遠超過祂的神蹟大能在困境中對我的拯救。從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第 10 節，我深知為了祂子民的緣故，祂定意要壓傷我，使我受痛苦。我不會以禁食為藉口來逃避這個使命，那是撒旦最希望我作的——一個神蹟般供應食物的前奏曲，就如申命記中所記載的。但不同的是，他們所遭遇的試驗是小的，而我將面對的更加攸關生死利害。」

渴慕神的得勝

那麼，對耶穌來說，禁食意味著甚麼呢？對祂來說，這既是試驗，也是得勝。這是一場對祂內心最深之饑渴的試驗，更是一個祂對神的渴慕遠超過其他一切的得勝。因此，這也是一場與撒旦爭戰的得勝。通往加略山的道路，也是一條通向祂自己的死亡、也通向打敗並征服魔鬼的道路。在十字架上，耶穌「勝過了一切執政掌權的，廢除了他們的權勢，就在凱旋的行列中，把他們公開示眾」（歌羅西書二 15《新譯本》）。通向這條

征服得勝之路的起點，是那四十天的禁食禱告。在那次的禁食禱告中，耶穌證明了祂那將在各各他傷害蛇的頭的大能。這能力的來源是信心，也就是那種對神超然的滿足，這滿足遠勝過對所有其他事物——即使是來自神的奇蹟般的賞賜——的滿足。這種對神深深的信心和滿足幫助基督堅持到底。「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希伯來書十二 2）。

禁食是一個週期性的——有時是果斷的——宣告，那就是我們寧願在天國中、神的筵席中坐席，更勝過享用這個世界的極品美味。耶穌知道祂離開的天國是怎樣的，祂也知道祂升天回去的地方如何，這是祂極大的盼望和喜樂。祂曾經對祂的門徒說：「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裡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約翰福音十四 28）。能夠帶著祂「靈魂勞苦的果子」（以賽亞書五十三 11 RSV）——教會——回到父神那裡去，是耶穌最大的渴望。這是祂靈魂的食物，也是支持祂禁食並受死的力量。

我們不需要饑渴的信心侍女嗎？

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只是我們可否禁食，而且還是我們需不需要如此饑渴地愛慕神？對於神在耶穌裡向我們所應許的一切感到滿足，是不是我們信仰的本性呢？我們是否滿足到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踏上各



各他的道路？是否對祂自己如此饑渴、以至於即使是祂供應的神蹟奇事，也不足以滿足我們的靈魂？如果問題是這樣的話，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是否可以不需要那饑渴的信心侍女——禁食——呢？

這裡的問題不是掙功勞、邀榮譽，或是從神那裡強求甚麼獎賞。真正的問題是：既然已經在福音中品嚐了神的甘美，我應如何最大限度地以神自己為樂，而不是讓我生命的每一分鐘，嘗試去把祂那美好的賞賜當作神？我應當用甚麼樣的武器來在信心的爭戰中保守自己的心，不受那些外在情感和欺騙人之食慾的誘惑？當然，我一定要拿起聖靈的寶劍，神的道，並且禱告。但我也要以那心裡貧窮、饑渴的信心侍女為我的幫助。在她的軟弱上，她顯出剛強。她的空虛顯出我的需要，並且讓神的完全顯得彌足珍貴。

飢餓的軟弱會置人於死地，卻可以讓我們經歷那憑己意賜生命氣息的神的美善和大能。這裡沒有逼取，或魔術般地強求神旨意的嘗試。我們只是滿懷信心地定睛在天父的身上，藉著禁食禱告在心中輕輕地說：「父啊，沒有祢，我只有死亡。求祢來幫助我，快快來幫助我！」⁴

⁴ Joseph F. Wimmer, *Fast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A Biblical Theolog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2), p. 119.



我們應如何維持一個讓心靈滿足的、神的異象？

我們真正需要的——超過了所有身體上的治癒，所有經濟上的穩定，所有工作上的成功，所有事業上的引領，甚至所有關係上的和諧——是那從神而來的幫助，讓我們不僅親眼看見，而且能親自品嚐到神在基督耶穌裡的榮耀。當我們注目在神福音中的榮耀時，我們就必得救（哥林多後書四 4、6）。當我們注目在神應許中的榮耀，我們就成為聖潔（哥林多後書三 18）。只有一條路能讓我們完成我們的賽程，並且堅持到底，那就是：「轉臉注視著……耶穌」（希伯來書十二 2《呂振中譯本》，亦見：三 1），並讓我們的心「不再顧念所見的，而是顧念所不見的」（哥林多後書四 18），更要讓我們的心思念「上面的事」（歌羅西書三 2）。這也是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也是神在我們身上所作的工（希伯來書十三 20~21）。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是墮落的人，以至於「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甚至那看起來無害的食物）進來，把道擠住了，」而這道向我們啟示了神的榮耀（馬可福音四 19）。所以，我們若要打那信心的爭戰和每一天定睛在神榮耀上的戰鬥，就不能只憑真理來餵養靈魂，我們也要藉著禁食，試驗自己的食慾，如有必要，以至於死。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作門徒的代價」上有很多誠摯的掙扎。對於通往髑髏地的道路，他曾長時間地、深切地思考過。在他的理解中，對他來說，髑



髑地最終意味著反抗希特勒（Adolf Hitler），他也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佛羅森堡（Flossenburg）被納粹絞死，死時年僅三十九歲。他清楚地看到我們的肉體的自我欺騙性，除非我們每天歡欣而謙卑地在信仰的每個前沿爭戰。

肉體抵擋這種每天的自律，先是從正面攻擊，後來又把自己隱藏在聖靈的話語之下（假借「福音的自由」之名）。我們宣稱自由脫離所有法制的約束，獨立於自我犧牲或克制之外，並且藉此逃避那應當為福音而有的節制和禁慾，我們也藉此為自己的放縱、不規律的禱告、反省、或肢體生活而開脫。但是，我們的所作所為與耶穌的教導之間的對比是那麼明顯，那麼令人心痛。我們忘記了門徒意味著不與世界同流合污，我們也忘記了真實的喜樂和自由只能來自一個敬虔的生活。⁵

在神裡面的喜樂是耶穌力量的源泉，使祂從曠野走上十字架，並進入永生。但要保持這喜樂不被任何輕微、無害的競爭者所干擾，卻是一生的奮鬥。在奮鬥

⁵ Dietrich Bonhoeffer,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New York: Collier Book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49), pp. 189-190 = 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1982），163 / 安希孟譯，《作門徒的代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59。

渴慕神：論禁食禱告

中，禁食——那謙卑，饑渴的信心侍女——是恩典的使者。每一次禁食，她都進前來，用同樣的話鼓勵我們：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
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羊，
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的神喜樂。

——哈巴谷書三 17~18

第 3 章 [Part 3]

為天父的獎賞而禁食

耶穌徹底的以神為主的禁食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福音十六 16~18

如果他愛祢所愛的，
但他的愛不是因祢而有的，
那他對祢的愛實在太少。

——聖奧古斯丁《懺悔錄》¹

讓我們一起從主對禁食的教導中，學習我們信仰中喜樂的重要性。「你們要梳頭洗臉」，這句話滿了深意……。我們是否不滿意基督的工價，或祂的服事呢？絕不是！那麼我們就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好像是這樣想的。

——萊爾 (J. C. Ryle)²

¹ 引自 St. Augustine, *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in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 Henry Betten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54.

² J. C. Ryle, *Ryle's Expository Thoughts on the Gospels, Matthew-Mar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n.d.), p. 57.



卡爾·朗奎斯特 (Carl Lunquist) 在伯特利學院及神學院 (Bethel College and Seminary) 當校長近三十年之久，他於一九九一年因皮膚癌過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他花了很多的精力來研習並促進個人靈修以及基督徒的生命操練。他甚至創立了「火熱心靈的福音團體」 (Evangelical Order of Burning Heart)，並且開始定期寄出鼓舞和激勵人心的信件。在 1989 年九月的信中，他講了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如何開始嚴肅對待禁食的：

我開始嚴肅認真地把禁食禱告當作一個屬靈的操練，是在一次拜訪韓國漢城的金均功 (Joon Gon Kim) 博士之後。我問他說，「我聽說你在 1980 年的佈道會之前，曾經禁食四十天，這是真的嗎？」他回答說：「是的，那是真的。」金博士是那場友都廣場 (Yoido Plaza) 大佈道會的主席，他本來計畫會有一百萬人參加，但是集會前的六個月，警察署告訴他佈道會的許可令被取消了。那時，南韓的政局極不穩定，而漢城正在實行軍法戒嚴。軍隊高層認為他們不能冒險讓這麼多人在一個地方聚會。所以金博士就和他的幾位副手一起去禱告山上，花了四



十天的時間在神面前為佈道會禁食禱告。他們回來後，再去了警察局，當警長見到金博士時，告訴他說，「我們改變主意了，你們可以照計畫聚會了！」

當我回到旅館後，我反思自己是否曾經有過那樣的禁食禱告。可能我從來未曾如此強烈地期待神的動工……。作為長時間在亞洲為神作工的屬靈領袖，金博士的身上有著他多次四十天禁食禱告的記號。而我，卻從未看到過金博士所看見的神蹟。

朗奎斯特博士還提到，有一次在一個他主領的「燃燒之心」的退修會上，他看到一個神學院的高年級學生沒有吃飯，他就問他是不是有甚麼不舒服。而這位神學生告訴他說，他正在完成一個二十一天的禁食禱告，為的是尋求神在他生命的下一個階段的帶領。

朗奎斯特博士談到在他事奉多年後，發現一種對他的生活和工作都非常有幫助的，略作變動的禁食。他說：

與其花一個小時吃午飯，我用這個時間找一間禱告室，通常是靠近伯特利神學院的「火



焰之室」。在那裡，我度過午餐時光，藉著禱告，與神相交。從那裡，我個人親身經歷到耶穌所說的，「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

我認為這表示放棄食物而選擇禁食讓朗奎斯特博士受益良多。當他捨棄了他的午餐，而藉著另一種途徑與神相遇時，他發現與耶穌的相交讓他有「食物」可吃，「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的。」這樣看來，在「火焰之室」，朗奎斯特親自經歷了好像在啟示錄三章 20 節中所說的，「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當朗奎斯特博士放棄了肉身的食物時，他卻在與耶穌的相交和團契中享受到另一個筵席。他遠離作為校長的光環而進入暗室，父神就因此而獎賞他。

不是要不要禁食，而是應在何時禁食

感動並影響了朗奎斯特博士下半生的經文，有一段正記載在這一章，馬太福音的六章 16 至 18 節。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



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在這段話中，其中讓他揪心的是第 16 節，「你們禁食的時候……。」正如許多人一樣，朗奎斯特博士注意到、這裡沒有說，「如果你們禁食」，而是說，「你們禁食的時候」。所以，與我一樣，他得出這樣的結論，「耶穌認為，祂的門徒理所當然會遵守敬虔的禱告傳統。」³ 耶穌也認同禁食是有益的，祂的門徒也應當如此行。這也是我們在第一章看到的。在馬太福音九章 15 節，耶穌也是這樣強調這一點的，「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所以馬太福音的六章 16 至 18 節，耶穌不是在教導關於是否需要禁食的問題，祂假設我們會禁食，祂不但教導我們應該怎樣作，更告訴我們不應該怎樣作。

³ Dietrich Bonhoeffer,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New York: Collier Book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49), pp. 188 = 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1982），162 / 安希孟譯，《作門徒的代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58。



禁食時不該有的情形

如果基督徒的禁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並且是一條尋求「神一切的豐盛」的途徑，那麼我們當知道我們禁食時不應該怎樣作。這並不是說我們只要知道一些可以避免頭痛的訣竅，而是要我們小心那些在追求聖潔的行動之中，所可能產生的靈性危機。禁食可能導致對身體的危害；但聖經對此幾乎隻字不提。因為那是次等重要的，我們自己就可以檢驗並判斷，而聖經特別在意的，是這件成聖的行為可能導致的靈性危機。

在馬太福音六章 16 節，耶穌警告我們不要像那些假冒為善的人：「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臉上帶著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這樣看來，假冒為善的人是那些為了要「叫人看出來」而實行屬靈操練的人。這也是假冒的人所要得的獎賞。有哪一個人不會因為別人仰慕自己的操守、熱忱和敬虔而有成就感呢？這是在人中間所能得到的大獎。很少有甚麼能比這更能讓墮落的人心感到滿足：那就是當人誇獎我們的成就，尤其是在道德和宗教上的成就時。

這種飢渴也深深地影響了耶穌時代的宗教領袖。談到文士和法利賽人時，耶穌提醒人們說：「他們好穿長衣遊行，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的安，又喜愛會



堂裏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馬可福音十二 38~40）。我們是多麼強烈地喜愛別人的稱讚啊！我們會為此改變穿著（長衣），在街市上遊行，並在筵席上擺架子，或者是在教會中堅持己意，甚至延長禱告的時間，用宗教的偽裝來掩蓋自己對錢財的無情喜愛。我們喜愛作這些，是因為我們無法滿足對別人稱讚的慾望。我們希望人的重視，我們希望別人喜歡自己，仰慕我們或說我們的好話，但這卻是一股致命的動力。耶穌警告我們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馬太福音二十三 12）。

在馬太福音六章 16 節，耶穌說、如果我們喜愛人的稱讚，我們就只能得到人的稱讚。「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換句話說，你若是為了得到別人的欣賞而禁食，這也就成為你將要得到的獎賞，並且是全部的獎賞。也就是說，假冒為善的危險是：它可以很成功。它以得到別人的稱讚為目的，它可以達到目的，但僅此而已。

為甚麼告訴別人自己在做甚麼是假冒為善呢？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為甚麼這樣做是假冒為善呢？我們看到的是一群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們定意要禁食禱告。與其掩飾他們在禁食，他們只是讓別人清



楚看出他們是在禁食。為甚麼這會是假冒為善呢？這好像恰恰是與假冒為善相反。為甚麼若你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反倒不是假冒為善呢？難道假冒為善的定義不就是「讓別人看到的外表與內心實際的不相符」嗎？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只是在向眾人顯露出他們的實際狀況，難道不是嗎？為甚麼他們不是恰恰與假冒為善相反呢？他們禁食，他們外表看起來也是在禁食。這不是假裝，而是作真實的自己：你若禁食，那你看上去也應當與此相符。

可是耶穌卻稱他們是假冒為善，到底為甚麼呢？因為那促使人禁食的真正動力應當是一顆為神的心。從耶穌的角度來看，禁食是一種對神的饑渴；若不是，那還不如不禁食。但促使那些人禁食的動力，是對人的稱讚的饑渴。因此他們才如此公然地表明他們正在作的，是的，他們是誠實的，但這種坦誠是虛假的，因為這掩蓋了他們內心的真正想法。他們若真的坦然無欺，就應該在脖子上掛上一塊木板，上面寫著「我禁食最大的獎賞莫過於人的稱讚。」這樣他們就不是假冒為善了，他們也成為公開、透明、沒有假冒的空虛。但是就他們所作的而言，他們用禁食、禱告掩飾住他們的空虛。這就是他們的假冒為善。

這些禁食禱告的人已經掉進了兩個陷阱。一個是他們在禁食中追求著一個錯誤的獎賞，那就是，別人



對他們的敬重，他們喜悅人的稱讚。另一個危險是他們用虛假的愛神來隱藏他們的這個動機。但是禁食意味著對神的摯愛——如饑似渴地愛慕神。所以表面上，他們用行動來表明他們有一顆向神的心，但在內心的深處，他們渴求的是人對他們的讚嘆和認同。

我們到底應當如何禁食呢？

在馬太福音六章 17、18 節中，耶穌提供了另一個禁食的方式——祂描述了祂所希望的禁食該是怎樣的。祂說：「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團體的禁食是不是違背耶穌的教導呢？

在聖經中，包括新約聖經，記載了許多種的公開禁食。舉例說，在使徒行傳十三章 1~3 節和十四章 23 節，保羅和巴拿巴禁食的方法是無法保密的。那他們是否違背了耶穌在這裡的教訓呢？耶穌是否在說只有私下或者個人的禁食才是唯一被許可的禁食呢？若是這樣的話，禁食就將被完全消滅殆盡了，因為人若結了婚或者常與其他人一起吃飯的話，即使是個人性的禁食也都無法保密。

但從上下文來看，有幾個原因可以解釋：耶穌這樣說並不是排斥團體的禁食。一個原因是在初期的教會中，包括使徒們在內，都有公開的禁食禱告（使徒行傳十三 3）。另外一個原因是在馬太福音這段的第六章 1 至 18 節，是以一個警告開始的，「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這整段話的關鍵不是說「行在人的面前」的善事不好，而是指「故意叫別人看見」的行善事是錯誤的。這裡的另一個印證是，雖然耶穌說，「你禱告的時候，要進入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暗中的父，」耶穌自己仍然有公開的禱告（路加福音三 21，十一 1；約翰福音十一 41）。禱告與禁食的動機是至關重要的，至於是公開還是私下的方式並不重要。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可以讓我們肯定，不是所有的公開禁食禱告都不對，而關鍵是其中的動機。那就是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 16 節所說的：「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無庸置疑的是，祂指出有一些公義的行為是公開的，不能掩飾的（就好比那個好撒瑪利亞人所行的），像這樣的公義的作為，門徒應當讓世界看見，並歸榮耀給神。「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因此這裡至關緊要的，不是你是否要讓別人知道你的作為，而是你



為甚麼要讓他們知道——是為了神得到榮耀，還是為了自己被人讚嘆？

所以，我的總結是，如果有人發現你在禁食禱告，不表示你在犯罪。你禁食的價值並不因為有人注意到你沒有吃午餐而消失。相反的，當與其他人一起禁食禱告——比方說，當我們教會的教牧同工計劃一個同心尋求主旨意的退修會——時，可以有團體的禁食禱告，但不是為了「讓別人看見」而作。被別人看見在禁食，與為了讓別人看見而禁食，是不一樣的。被看見在禁食是一個外在的事件。而耶穌在這裡所指的、那種為了讓人看見而有的禁食，反映了內心抬高自己的動機。

就如往常一樣，耶穌不只是在調整我們的行為，而且還在試驗我們的心。祂說：當我們禁食的時候，不應該故意希望別人注意到我們的操練，並因此稱讚我們。事實上，祂對我們有更高的要求，祂讓我們作一些相反的努力，也就是不要讓別人看見自己的禁食。盡量梳好頭、洗好臉，是不要讓別人知道你在禁食禱告。

要讓父神看見的禁食

接著，耶穌指出那積極的一面：那就是作這些「只叫你暗中的父看到」。換句話說，禁食要讓神看



到。以一個清楚的、讓神看到的目的而禁食，正如耶穌所教導的，禁食是一個強烈的屬神的行動。為神而作，因為祂能看到人所不能看到的。

耶穌正在試驗神在我們生命中真實的程度。我們是否真的渴慕神自己，抑或是渴慕人的稱讚？若有人注意的話，我們是多麼容易做出敬虔的事啊！講道、禱告、去教會、讀聖經、有親切和慈善的行為——這些都會讓我們的自我感覺良好，因為我們知道別人若注意到這些，就會對我們有好感。我們對名譽的迷戀通常是致命的。

將聖潔事物橫向化的可怕

但那種期望別人看見自己禁食的動機不是唯一的缺陷。有一件事更加直接攻擊神，那就是在我們心中漸漸滋生的，常常是下意識的，我們屬靈行為的實際功效是在眾人當中的，與眾人在同一個水平面上的，而不是在神的眼前。換句話說，如果我的孩子們看到我在進食前禱告，這對他們有益。如果同工們看到我禁食，他們可能受激勵也會禁食。如果我的室友看到我讀聖經，他可能也會受到鞭策讀聖經，諸如此類，等等。

這些都不是不好的。耶穌的公開禱告對門徒們有很大的鼓舞（路加福音十一 1）。但危險就是、我們



的全部生命——包括靈性的生命——因為別人所見到的，開始從水平層面上的果效來衡量對錯或理解。而神卻不知不覺地、慢慢地變成我們生命中那次要的「一位」。我們可能認為祂對我們仍然很重要，因為我們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祂希望我們去作的。但實際上，原是整個畫面焦點的祂，卻從中消失。而這與我們內心的動機不謀而合，那就是，凡我們所作的，若有別人看到，我們就有滿足感；若沒有人，而只有神看到的時候，我們反倒沒有興趣！

在馬太福音六章中，耶穌說這些話是為了試驗我們的心，看看我們是不是以神自己為至寶。祂極力將禁食從外在的行為徹底轉向內在的動機，並讓這成為我們真實屬神的記號。「對猶太教來說，禁食是一個內心光景表露在外的記號；而對耶穌說，禁食是一個內心光景的內在記號。」⁴ 祂要試驗我們，看看別人對我們的稱讚，或者因我們的敬虔而給他們的靈性帶來的幫助，是否已變成那引誘我們靈魂、並取代神自己的靈性食物。若無人知道我們所行的，我們會有甚麼樣的感覺？若無人問起，「禁食進行得如何？」又怎樣呢？若除了神以外，沒有人知道我們所行的、或者

⁴ Keith Main, *Prayer and Fasting: A Study in the Devotional Life of the Early Church* (New York: Carlton Press, Inc., 1971), p. 37.



我們應該做的，我們是否仍然在神裡面有滿足的喜樂呢？

耶穌呼召我們全然徹底地轉向神自己。祂敦促我們與神有一個真實的、完全確實的、個人的關係。如果神對我們來說並不真實——不是一種個人性的、與生命有關的實際——那麼我們在忍受那些只有神才知道的難處時，就會感到十分的淒慘；所有這些都顯得毫無意義，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們正在經歷的，並且所有橫向關係的所有可能性都消失了。最重要的是神，祂是誰，祂的想法如何，祂如何行事。

我們應該從禁食中尋求甚麼獎賞呢？

我們現在看第 18 節的最後一段。在這裡，耶穌告訴我們，對那些不需要人的稱讚就好好的靈修，並且把焦點集中在與神之間的垂直關係的人，神會為他們所作的。祂說：「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若想要在禁食禱告中從神那裡得到獎賞，是好的，也是對的。因為若這樣做有缺陷，耶穌就絕不會叫我們這樣去作。幾十年來，我一直強調，尋求父的獎賞不是次等基督徒的品格，也並非沒有愛或與真正的美德背道而馳。⁵ 正如魯益師所說：

⁵ John Piper, *Desiring God: Meditations of a Christian Hedonist*



有一些的獎賞是不會抹殺動機的，男人對女人的愛不會因為他想娶她而純屬利益關係；同樣，他對詩詞的喜好也不會因為他喜歡誦讀而純屬利益關係；類似的，他對運動的喜愛並不能因為他想跑步、跳躍或行走而變得有些無趣。愛，根據定義，也要享受那愛的對象。⁶

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因為是對的」，所以才做對的事。做對的事，是為了增進我們在神裡面的喜樂。這裡又出現一個問題：我們是應該聽耶穌的話並去學呢，還是用自己在聖經以外的哲學，叫祂再次沉默呢？

耶穌說：「你禁食的時候，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

(Sisters, OR: Multnomah Press, 1996, revised edition) = 周天麒譯，《十點十分的盛宴》(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2006)，*The Pleasures of God: Meditations on God's Delight in Being God* (Sisters, OR: Multnomah Press, 1991), *The Purifying Power of Living by Faith in Future Grace* (Sisters, OR: Multnomah Press, 1995)。

⁶ 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2), p.145 = 魯益師著，魯繼曾譯，《痛苦的奧秘》(香港：基督教文藝，1956)，140頁。



答你。」《和合本》翻譯為「報答」，可能很容易引起誤解，因為這個詞的言外之意好像說這是有功利性的。表面上看，它好像暗示著禁食是我們為神而作的一個成績，讓祂不得不付給我們佣金和報酬。但是希臘文的這個字 (*apodōsei*) 並沒有這樣的言外之意。它可以指償還欠款 (如：馬太福音五 26)，但不都是這樣用。當彼拉多把耶穌的身體交給亞利馬太的約瑟時 (馬太福音二十七 58)，當耶穌讀完以賽亞書，把它交還給會堂執事的時候 (路加福音四 20)，當耶穌將被治癒的男孩交給他父親的時候 (路加福音九 42)，當使徒見證耶穌的復活的時候 (使徒行傳四 33)，還有當神賜給保羅那公義冠冕的時候 (提摩太后書四 8)，用的都是這個字。這個字本來並不含有工作和工價之間的商業性意義。

既然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禁食不是為了得到人的稱讚、而是為了讓神看到，那麼我們應如何看待神為此而獎賞他們這件事呢？神看到我們的禁食，祂看到我們因為一種更深的饑渴，而吸引我們不再如往常一樣享受這個世界的好處，而選擇禁食；祂看到我們的心不再追求人的讚嘆和掌聲所帶來的庸俗的滿足感；祂看到我們不再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操練來打動別人，或是出於想要影響別人效法自己對神的委身的願望；而我們是因為軟弱來到神的面前，向祂傾訴我



們的需要，傾訴我們對祂的渴慕，渴慕祂因為我們靈魂的喜樂和祂榮耀的聖名，在我們生命中更加豐盛地彰顯祂自己。

怎樣藉著禁食讓神戴綠帽子？

當神看到這些，祂有回應，有行動，有獎賞。那麼，在這些經文中，耶穌所應許的、父要給的「報答」或「獎賞」指的是甚麼呢？一個很乖張的想法是，神的獎賞會不會就是「人的稱讚」——好像神在說，因為你沒有公開禁食卻仰望我，我就給你人的讚美來滿足你的渴望。如果我們是這樣期待的，那麼我們的禁食會給神戴上綠帽子。

雅各書四章 3 至 4 節對這講得很清楚。雅各形容禱告就好比是對我們在天上的丈夫懇求。他然後考慮一個可能性，即我們其實是否正在召妓，卻要我們天上的丈夫來付錢。「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你們這些淫婦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和合本》小字）。「淫婦」這個詞是這裡的關鍵。為甚麼當我們為了自己的滿足而禱告祈求一些東西時，我們被稱為「淫婦」呢？因為神是我們的丈夫，而「世界」則是一個妓女，引誘我們把那本該只屬於神的情感付給她。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與世俗為友的罪可能很狡



猾。它不是以與禱告敵對的方式出現，而是出現在禱告當中——甚至是禁食。我們開始禱告和禁食（甚至是十分強烈的），為的不是神——那位滿足我們一切的丈夫——而是為了祂在這世界的賞賜，讓我們可以與之亂交。

絕不，藉著禁食，我們從父那裡尋求的獎賞主要的不是神的賞賜，而是神自己。我們可以從哪裡找到父所鼓勵我們應當尋求的獎賞呢？我認為耶穌在馬太福音六章 9~13 節教導我們的禱告，是一個可靠的指針。它以我們對神最深的三個渴慕為開始。首先，神的名被尊為聖，被敬重；然後，神的國降臨；第三，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耶穌告訴我們在禱告和禁食中所要尋求的第一重要和最主要的獎賞。我們禁食，因為我們渴求神的名被傳開、被看為寶貴和被榮耀；我們禁食，因為我們渴望祂掌權的國度擴展開來、並且在歷史中臻於極致；我們禁食，更因為我們渴望祂的旨意被人以同樣的火熱和能力成就在萬方，就如那不知疲倦的天使、在天庭中不分晝夜、永不止息地遵行著神的旨意，直到永遠。

為了神而想要那不是神的

可以肯定的是，藉著禱告和禁食，神賜給我們日用的飲食——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而在我們生活的每一

個層面來祈求祂的幫助，也不是不對。但這三樣的呼求——神的名被尊為聖，神的國降臨，且神的旨意被遵行——可以試驗並且證明，我們所渴求的所有其他食物是否表達了我們對神的饑渴，還是祂的賞賜奪去了祂在我們生命中掌權的至高或寶貴的地位。我們禁食禱告所期待的最大獎賞是神在萬事上居首位，祂在我們的情感上，在我們一生的所有選擇中居首位，祂在教會的純潔上居首位，祂在失喪靈魂的救恩上居首位，祂在建立公義和公正上居首位，以及那為了所有人的喜樂、而將福音傳遍世界時居首位。

從神那裡尋求讓神居首位這個滿足一切的獎賞，也同時試驗了我們其它所有的願望，它們是不是因為神而有的？這也是耶穌讓我們禁食而不要被別人看到的終極原因，不是因為我們要從神、而不是從人那裡滿足我們屬世的需要（這樣等於我們邀請神加入我們靈性的不貞），而是因為我們要把神自己當作我們的渴望，而其他一切只不過是神那迷人、奪目榮耀的副產品。

這樣我們會問，當我們禁食和禱告時，我們是否要克服壞習慣和舊的束縛，除去一切妨礙我們完全享受神的攔阻，從而讓人看見並歸榮耀給神呢？我們是否要我們的浪子和任性的女兒們回轉到家中，因為這可以榮耀神的名呢？我們是否要我們的教會增長，因

為這關乎基督的名是否在不信的人中間被尊為聖呢？我們是否希望中國、北韓、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和利比亞可以為了耶穌王權的擴張，而對福音打開它們的門呢？我們是否期望政府中有正直的領袖，因為這世界本是為了彰顯神的美善和公正？

這才是耶穌呼召我們做的——一個完全的、以神為中心的生活、禱告和禁食。所以為了我們靈魂的緣故，並且作為對耶穌的回應，為了促進神那因為所有人的喜樂而在凡事上居首位的目標，梳頭和洗臉，讓父暗中察看你在禁食中是對祂如何饑渴。那麼暗中察看的父，為了你的喜樂和祂榮耀的名，必賜你那福杯滿溢的獎賞。

第 4 章

{ Part 4 }

為王者的歸來而禁食

我們對祂的思念有多深？



亞拿……禁食祈求，晝夜事奉神。
……正當那時，她進前來稱謝神，
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
——路加福音二 36~3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阿們。主耶穌阿！我願祢來。
——提摩太後書四 8；啟示錄二十二 20

你是否喜愛主的顯現？那麼你一定會竭盡全力將福音傳遍世界。讓我焦慮的是，儘管有著神話語的清楚教導，以及主在大使命中對我們任務的明確定義，我們還是把這件事看得太輕……。國度是祂的；祂在天上掌權，在地上藉著教會、並透過教會彰顯祂的權柄。當我們完成了我們的使命時，祂就會回來，並在榮耀中建立祂的國度。交託給我們的，不僅是為此等候，更是要加速祂再來的日子（彼得後書三 12）。

——賴德（George Ladd）¹

¹ George Ladd, "A Motive for Mission," in *Pray for Tibet*, Vol. 2, No.

禁食是一個表達心中對耶穌再來饑渴的實際行動。我們已經在馬太福音九章 15 節（本書第一章）看到，耶穌將祂自己描述為教會的新郎。祂解釋說：祂的門徒那時不禁食，是因為新郎還與他們同在。但之後祂說：「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所以，耶穌將基督徒的禁食與我們對新郎再來的渴望聯繫在一起。因此，基督徒禁食的最重要的一個意義，是為了表達我們心中對我們大君王歸來的饑渴。

禁食與主餐

主餐著重在慶賀過去，而與之相反的，禁食卻注目在未來。耶穌說：「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加福音二十二 19）。我們藉著吃喝、紀念過去、並說耶穌已經來過了。祂已經為我們的罪死了，祂也已經從死裏復活了，我們天良的虧欠也已被除去，我們的罪被赦免，應當加給我們的咒詛和刑罰已經轉移到基督身上了，並且我們的得釋放已經被印

2, Summer 1991, pp. 4-6。引文出自賴德的書籍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Popular Exposition on the Kingdom of God*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9) = 林千俐譯，《認識上帝的國》（台北：校園，1989）。

證，我們與神的和好已經被成就，我們與罪的綑綁已被割斷，我們的敵人已變為無用，死亡的毒鉤已被除掉，走向地獄的命運已被扭轉，而且永生已被賜下，主已經來了！讓我們因這些偉大的事實而慶賀，並把我們的靈魂建造在一個偉大的基石上——神藉著基督的受死與復活所賜的恩典。

這就是當我們吃喝主餐時所要表達的，但若我們藉著不吃——禁食——而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饑渴的心正在說：是的，祂曾來過。是的，祂為我們所做的是榮耀的。但正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的、已經品嚐的，我們以同樣的敏銳、感受到祂的缺席與祂的同在。新郎已經離開，不在這裡了。但祂曾經在這裡，而且愛我們到底。我們仍然可以在筵席上吃喝、甚至慶祝，因為祂已經來到。但有一點我們都知道：祂在這裡的方式已經與從前不一樣了。正如保羅所說：「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哥林多後書五 6）。而主不在身旁是一件痛苦的事，因為世界的罪惡和悲苦是令人慘痛的，屬基督的人是軟弱的和被藐視的——正如羊在群狼中間（馬太福音十 16）。我們渴望祂的再來，期望祂坐在寶座上、在我們中間掌權，並為祂的子民、祂的真理和祂的榮耀而辯護。

我不是要宣稱，主設立禁食就如同祂設立主餐那樣的正式且具有決定性。祂從未這樣談論禁食：「你



們應當如此行，直到我來。」但是，祂的確說過：「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這不是一個誠命、或正式設立的聖禮，但這是一個預言，它敘述了那些深愛著新郎、並思念祂的人自然要做的事。

晝夜向祂呼求

禁食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想念祂嗎？我們對祂的再來有多饑渴？我們應該為了主的再來而有定期的禁食禱告；但這一點幾乎是普世性都缺乏的，這見證了我們喜悅現今的世界，滿足於主的缺席。這是不應當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7~8 節，耶穌說：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祂，祂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這幾節經文的關鍵是人子要再來，當祂再來的時候，將會為他的選民伸冤，他們不再是「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書四 13），而是「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馬太福音十三 43）。雖然因為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漸



漸冷淡（馬太福音二十四 12），但是當人子再來的時候，祂會發現祂的選民藉著信心和愛心忍耐到底（馬可福音十三 13）。

當祂再來時，將要為選民昭雪沉冤；但我們要注意這些選民的條件。耶穌說他們「晝夜向祂呼求」。這正是當今世代那些舒適的基督教會中所缺乏的。在西方，哪裡有基督徒向主晝夜呼籲，懇求祂再來、並且為祂的選民伸張公義？哪裡有為了天國的完滿實現而有的那種渴慕和期許？難怪很少有人提起為新郎再來而有的禁食！如果根本沒有呼求，哪裡還會有人藉著禁食來表達這呼求呢？

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我們呼求的是甚麼呢？初期教會的呼求是甚麼呢？初期教會的呼求是，「主耶穌啊，我願祢來！」有一件事不是偶然的，那就是聖經的最後幾句話先是主的話，「是了，我必快來。」（啟示錄二十二 20），然後是教會的回應：「主耶穌啊，我願祢來！」這也是整本聖經要在每一個選民的內心深處留下的呼求。

耶穌和祂最早期的追隨者用的是亞蘭文，在被第一世紀希臘語的教會保存下來的幾個珍貴的詞語中，有一個詞是「瑪蘭阿他」（*Maranatha*）。在哥林多



前書十六章 22 節，保羅用下面的話來結束他的信，「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詛可咒。瑪蘭阿他」（參《呂振中譯本》附註）。《和合本》將這個詞譯作「主必要來」，但原來的意思是「我們的主啊，來吧！」（參《現代中文譯本》、《新譯本》）。毫無疑問，這個原來的亞蘭文保留下來的原因就跟希伯來文的「阿們」未經改變地保留在世界上幾乎每一種語言中一樣：這是一個被經常使用的詞。「瑪蘭阿他」就是那時時刻刻在早期教會信徒心中的呼求：「主阿！我願祢來！」

耶穌教導祂的門徒禱告說：「願祢的國降臨」（馬太福音六 10）。祂也教導他們說：當祂「在祂父的榮耀裏、同著眾使者降臨」時，天國將要在地上完全顯現（馬太福音十六 27）。因此，「願祢的國降臨」這個禱告，幾乎與「瑪蘭阿他」的禱告有同樣的意義，那就是「主耶穌啊，我願祢來！」我們可以看到這發自內心的呼求對於初期教會何等重要。這些絕不在我們所關心之事物的邊緣。這些乃是基督身體的整個特質的核心。新郎若剛好在婚禮前離開而登上一個旅程，新娘不可能仍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樣子。她若真心愛他，就會朝思暮想，企盼他回來。



我們是否愛慕主的顯現？

實際上，保羅提到了愛慕主的顯現，並且以之作爲真實信心的試驗。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他說：「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 8）。以公義的冠冕爲獎賞，不是只爲了一些人預備的，將選民分別爲公義的與不公義的。那是神的所有子民都要得到的。這也是那「生命的冠冕、是主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雅各書一 12），以及「至死忠心」的人的（啟示錄二 10）。所以，愛慕主的顯現不是一個可選擇的、多掙一些獎賞的基督徒的行為，而是真實的基督信仰的表現：深愛著基督，並且渴慕新郎的回來。讓我們得救的信仰就是：「願祢的國降臨！回來吧！寶貴的新郎。回來吧！作王掌權。回來吧！爲祢的子民昭雪沉冤。回來吧！迎娶祢的新娘。」

亞拿教導我們渴慕

當耶穌預見到新娘將會爲了新郎的再來禁食（馬太福音十五 9），祂不是在憑空想像聞所未聞的事。在祂那時代中的許多聖徒，都知道爲神的國禁食的先



例。路加在路加福音二章 36~38 節讓我們略微瞥見這一點：

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力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現在已經八十四歲，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事奉神。正當那時，她進前來稱謝神，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

馬利亞與約瑟剛剛把嬰兒耶穌帶入聖殿。路加告訴我們：有兩個年紀很老的人——西面和亞拿——認識到祂是誰。這兩個老人家共同的特點，是他們都晝夜渴慕，盼望彌賽亞的到來。在 25 節，路加說到西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在 37 節，路加提到，亞拿幾乎從不離開聖殿，並且「禁食祈求」地事奉神。換句話說，她也同西面一樣——盼望彌賽亞的到來；她晝夜禁食祈求，爲的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

在第 38 節，她恰好在那時看到了還是孩童的彌賽亞，於是她稱謝神，並且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



贖」的人講說。換句話說，對那些嚮往、渴望並尋求「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神特別讓他們可以稍許瞥見那王者的榮耀。對亞拿來說，那種嚮往意味著過一個禁食、禱告的生活，一個十年，又一個十年——很可能從丈夫去世後，有六十年之久——她始終在聖殿事奉神。

我認為：路加告訴我們關於西面和亞拿的故事，是為了勾畫出聖潔與敬虔的人對基督再來的應許之感受，以及神如何回應他們的饑渴。他們比其他人看到的更多，他們可能無法完全了解所有關於彌賽亞到來的細節——西面和亞拿是肯定不知道的——但是神滿有憐憫地讓他們在死前瞥見他們朝思暮想所要看到的東西。

我們是否應該不要那麼渴慕祂呢？

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是王者歸來的另一端，祂曾經來過，又走了。祂也向我們顯示了祂的榮耀。祂也為我們的罪流血。祂已經從死裏復活，祂已經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手邊，直到父將祂所有的仇敵放在祂的腳下。祂已經差派祂的聖靈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成為聖潔，並且住在我們裡面。祂也賜下使命給祂的教會，讓他們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而且祂在約翰福音十四章 3 節中應許：「我……必再來。」



我們的情景與亞拿相比如何？她的盼望同我們一樣，是建立在神的應許之上。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比她看到的多得多。我們對彌賽亞的認識和盼望，也更深更多！她從未像我們一樣看到耶穌在那些年顯出的憐憫與能力，她從未像我們一樣聽到那滿有權柄、智慧與慈愛的話語，她從未見到耶穌使那瞎眼的看見，癱腿的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耳聾的聽見，死人復活以及把福音傳給貧苦之人。她從未見到祂在客西馬尼園中將自己分別為聖，在各各他為我們的緣故被釘十字架，她從未聽到那滿有慈愛的話語，「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或那得勝的話語「成了」。她從未見到祂戰勝了罪、死亡和地獄，從死裏復活。但是從她藉著舊約聖經對祂的了解，她渴慕祂的到來，並藉著禁食禱告，晝夜等候「以色列的救贖者」。

但是我們卻已經見到了這一切。我們對救主的了解比亞拿所知道的幾乎多過百倍。但是這位被我們所了解、被我們所認識的已經走了。我們如今行事為人，憑的是信心、而不是眼見。我們所愛的新郎已經被接去了，婚禮團已經解散了，這好像正當我們（新娘）開始在紅地毯上，往祂（新郎）那裡走去的時候，在最後的時刻，祂突然消失了。

我們是否沒必要像亞拿那麼渴慕祂呢？我們既然曾見到祂在地上滿有慈愛地活在我們中間有三年之



久，而且祂的聖靈仍然住在我們裡面——這一切讓我們與亞拿的饑渴相比是更多了還是更少了呢？如果答案是：更少了，那是對我們的瞎眼和遲鈍作了何等大的控訴呀！

禁食釋放靈魂脫離感官

禁食一個極為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它自己所要表達的。我的意思是，禁食主要是表達靈魂對神的饑渴。它不是一個矯揉做作的方法來強迫我們去愛神。我們先要愛慕祂並渴慕祂，然後禁食就自然成為一種用我們的全身來表達心中感受的方式：神啊！我渴慕你。禁食是表達了、而不是產生了對神的饑渴。

儘管如此，禁食本質上也的確可以助長對神的饑渴。原因是：對神的饑渴是靈性上的，而不是肉體上的。而且當我們被肉體的慾望網綁的時候，我們對靈性上的需求就沒有那麼敏感。這意味著，禁食是一個方法，可以喚醒我們潛在的屬靈胃口，因為它將肉體對我們的掌控權從我們生活的中心推開。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對這一點的描述，是我所讀過的最好的。他所謂之靈魂「沉迷在感官中」，是對我們渴慕耶穌再來的最大攔阻。因此，禁食不但表達了我們對神的饑渴，也幫助我們經歷對神的饑渴。



食物的豐富使人不但滋生懈怠和靈性的輕浮，而且產生愚蠢和不聖潔的慾望。是的，那骯髒和污穢的迷情……。即使是那些優雅的、正常的感官享受，也能使人的靈魂沉迷，並且使它下沉，而進入那必遭毀滅的獸性中。那些種類繁多且美味的食物，對人的精神和肉體的影響，是我們很難表達的；因它可能讓人在機會來臨的時刻，對感官快感的追求佔了上風。所以，也是基於這個理由，每一個智慧的人都會克制、並壓低自己的靈魂，並且漸漸脫離那一切次等慾望的低級放縱，因為這些能把人的靈魂網綁在地上，更能污染並貶低人的靈魂。還有另外一個永遠需要禁食的原因，那就是為了除去慾望和感官的食物，收回那些愚蠢並能傷害人的慾望的誘因，和那惡毒和空虛的情感。²

我不是要貶低神所賜的美好禮物，也不是說飲食是邪惡的，甚至是靈性敏感的攔阻。與衛斯理一樣，我只想指出我們大多數人都有「過於沉迷感官」的危

² John Wesley, "Sermon XXVII, On Our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 in: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 5 (Albany, OR: Sage Software, 1995), pp. 440-441.



險，盡量滿足我們所有的慾望，並且很少會在某一個時刻捨己，沉靜下來，看看自己是否有靈性上的饑渴，可以帶來更深的滿足，是遠超過食物所能帶來的。而這就是對那將要再來的大君王——耶穌——的饑渴。

主來，是為了服事人！

我們一起來思想新約聖經是如何描寫信徒的心境的。這是一群活在「主要再來」的盼望中的信徒，他們回想起主耶穌在一次讓人震驚的比喻中所說的話，「你們腰裏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他來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門」（路加福音十二 35~36）。我稱這個比喻令人震驚，是因為它將再來的基督描述成為一個「主人」，而這主人「必叫他們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伺候他們」（路加福音十二 37）。這是一句讓我們屏住呼吸的話語。我們在等候的，將要駕著雲彩和眾天使一起降臨的，滿有父神的榮耀、震驚萬邦的那位——這是怎樣的一位啊！祂藉著祂豐盛的憐憫，並為了讓我們擁有永遠的喜樂而服事人，更因此而彰顯出祂的偉大。即使在祂再來的時候，祂「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使徒行傳十七 25）。



所以，當早期的基督徒們回想起耶穌的話語說，我們應該「好像僕人等候主人」——這是怎樣的一個僕人式的主人啊！這是一幅與新郎比喻不同的畫面，但是這畫面同樣滿了喜樂。他們相信，無論他們將要經過怎樣的苦難，耶穌的再來將會是一個可以回報一切的，使人歡喜快樂的經歷。「你們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彼得前書四 13）。

一個離鄉背井之人的熱情

對早期的基督徒來說，這個盼望是那麼的有力，以至於他們所過的生活是離鄉背井的生活。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鄰舍的福祉漠不關心。恰恰相反，他們對物品不再有的喜愛、使他們有更豐富的自由來愛他們的鄰舍，並且能為此捨己。信徒們對鄰舍有犧牲精神的愛，見證了他們的盼望是來自這世界之外的（歌羅西書一 4~5；希伯來書十 32~34）。他們共同的告白是：「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希伯來書十三 14）。我們「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書二 11）。這就意味著那偉大的、喜樂滿溢的、並靠愛持守的盼望是他們大君王的再來：「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腓立比書三 20）。



這「熱切的期望」遍佈在新約聖經中，也定義了甚麼才是屬於基督的。「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希伯來書九 28）。「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哥林多前書一 7）。「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提多書二 13 《和合本》小字）。「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大書 21）。

正因為初期教會這樣「迫切等候」新郎的再來，她才會如此迫切的禱告。若你的渴望強烈得好像她那樣渴慕基督的話，你不可能不向神呼求。因此她呼求並禱告說，「主，願祢的國降臨！」「主啊！我願祢來。」「我願祢來，主耶穌！」在今天富裕的西方，我們需要在舒適的教會中重新恢復這種對基督的饑渴。禁食的缺乏指出了我們對現狀的滿足。沒有人禁食是為了表達他的滿足。人只會因為不滿意而禁食。「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馬太福音九 15）。禁食的缺乏衡量出我們對基督的缺席滿意的程度。



為王者而禁食，並非平靜的操練

可是，如果我們認為對新郎渴慕的復甦可以帶來一波修道的浪潮，使人歸隱，並藉著禁食和禱告而被動等候的話，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那絕不是對基督渴慕的復甦所帶來的，所要產生的應該是一個迥異、全新、不計代價地、為了全世界的福音化使命而有的委身。禁食不應變成一種為了個人盼望而有的平靜的操練，而應成為一個可畏的、在信心爭戰中的宣教武器。

我這樣說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真切渴慕基督的歸來和神國度的到來，那麼我們就會將自己的生命澆奠在完成滿足祂再來的的前提任務上，那就是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節中的大使命——「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只有當確實可信的基督福音的見證傳到每一個族群³的時候，末期才會來到。「我們必須謙卑地承認，只有神才確切知道這印證被滿足的時候。」⁴而這一切必會被成

³ 見 John Piper,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The Supremacy of God in Missi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3), Chapter Five, "The Supremacy of God among 'All Nations'"。

⁴ Anthony Hoekema, *The Bible and the Futur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 139。

全，是因為擔負這件事的那一位曾經說過：「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馬太福音二十四 35）。

祂不會在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再來

喬治·賴德是我在神學院時的一位教授，讓我吃驚的是，很少有一件事，比教會看不到福音普世化與主再來的關係更令他焦慮。

神曾告訴我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到地極，向萬民做見證；只有祂才知道甚麼時候會達到這個目標，而我卻沒有必要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基督還未歸來，所以，任務還沒有完成。任務完成之時，也是基督再來的時刻。我們的責任不是要決定我們任務的條件，而是要完成任務。只要基督還沒有回來，我們的工作就還沒有完成。讓我們快馬加鞭地完成我們的使命……。你是否喜愛主的顯現？那麼你一定會竭盡全力將福音傳遍世界。讓我焦慮的是，儘管有著神話語的清楚教導，以及主在大使命中對我們任務的明確定義，我們還是把這件事看得太輕……。國度是祂的；祂在天上掌權，在地上藉著教會、並透過教會彰顯祂的權柄。當我們完成



了我們的使命時，祂就會回來，並在榮耀中建立祂的國度。交託給我們的，不僅是為此等候，更是要加速祂再來的日子（彼得後書三 12）。⁵

換句話說，愛慕主的顯現與為福音傳遍地極而努力工作有直接的關聯。這也加深了禁食與基督再來的關係。我們將會在第五章看見，在使徒行傳十三章 1 至 4 節，禁食如何藉著第一次偉大的宣教運動而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進程。這也符合耶穌所說的話，那就是祂的門徒將會因為對新郎的渴慕而禁食。因為只有當福音傳遍地極，並且藉著禁食、禱告帶來靈性的突破而將福音傳給萬民的時候，新郎才會再來。

藉禁食來加強禱告與傳道

因此，教會——那新婦——至少有這兩種辦法可以用來表達她對新郎的渴慕。首先是藉著禱告（「願祢的國降臨……瑪蘭阿他……主耶穌啊，我願祢來！」），然後是藉著將福音傳遍世界（「這福音要傳給萬民……然後末日〔主！〕才會來到」）。既然耶穌說過，「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我們〕就要

⁵ George Ladd, "A Motive for Mission," pp. 4-6.



禁食」，難怪禁食恰好與新約聖經中的這兩件事相關：禱告（路加福音二 37；馬太福音六 6~18）和將福音傳遍世界（使徒行傳十三 1~4）。「瑪蘭阿他！主耶穌啊，我願祢來！」禁食是這句話結束的驚嘆號。這是鄭重而自願地擁抱那為了完成大使命而付出的代價：痛苦。靠著它，我們去——或加入所有那些去的人的行列——並說，「願祢藉著我來征服萬邦、並預備祢的再來！」

讓我們比亞拿和西面更強烈地渴慕祂，尋求祂。我們的獻身應該少於那些在基督降世以前的聖徒嗎？我們已經見過祂的榮耀，正是父獨生子的榮耀。我們可以對祂的顯現有更少的饑渴嗎？還是我們已經舒適地定居在世界上，甚至以為那為了歷史的終結而禁食、禱告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夢話而已？

讓我們一起為王者禁食！

老年人，你們又怎樣呢？君王臨在的榮耀更近了，你是否更多品嚐它們呢？你是否將那種品嚐轉化成為了王者的歸來而禁食呢？年輕人，你們呢？你是否如此深愛耶穌，以致認為祂的再來是你所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事情呢？或者祂只是在週末才討論的宗教主題，雖然有時可以幫你對付一下良心的內疚感，但你卻不願意祂來攪亂你的生活呢？我們中間的中年人



呢？如果有人告訴你說，你為了王者歸來的禁食反映出你有多麼希望新郎的再來，你會怎麼想呢？你為那遙不可及的退休所作的計畫，是不是更強過基督再來對你的吸引呢？亞拿對彌賽亞的熱忱是否真的吸引我們呢？我們對耶穌顯現的期待，是不是超過想要完成的事業規劃，家庭計畫，又或是我們的下一餐呢？

我們是否不用為君王的歸來而禁食呢？這不是甚麼新奇的靈修操練，這只是用我們的飢餓來訴說：主啊，我們是如此渴望願祢的作為成就，願祢的國度降臨！主啊，我們如此渴慕祢的歸來！

第 5 章 [Part 5]

禁食與歷史的進程

洞察力與渴慕的呼召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
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於是禁食禱告，接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使徒行傳十三 1~3

這個世代迫切需要滿有聖靈內住的傳道人，
除非已經達到這種境界，我們絕不罷休。如
果要這樣做，我認為傳道人應該比所有人花
更多時間在私下禁食、禱告，並且一同禁
食、禱告。在我看來，我們現在的時代更加
需要這樣的傳道人，花許多的時間在一起，
熱切地禁食禱告，認真地尋求神從天上將我
們今日所需的恩典豐富賞賜下來。

——約拿單·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¹

¹ Jonathan Edwards,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Revival*,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07.



以一個人，一項事工或一個教會作為禁食的典範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一旦我們這樣做了，那泥做的雙腳就顯露出來。天真的崇拜常常帶來不切實際的幻想。沒有人可以不犯罪，何況我們所有的得勝都摻雜有不完全的地方。我們應當用一個事實來調和我們對其他聖徒的景仰，那就是，每一位聖徒都有他隱而未現的過失，今天的勝利並不能夠保證明天的聖潔。我們甚至無法看清今天勝利背後的人心，不論是別人的心還是我們的心（哥林多前書四 4）。還有，我們所聽到的那些感人的、關於禁食的故事，已經被太多同我們一樣會犯錯的人吸收並傳講過。

讓你的欣喜是在神的話語中

我之所以指出這些，為的是要提醒我們，不要將我們欣喜的根源，從歷史中被記載的神的道，轉移到神在現今世代中的作為。神自己是永不改變的，但是祂源源流出的祝福，其漲落是我們這些微小的心思所無法測度的。正當我們以為公義正大行其道的時候，一些罪惡的瘟疫也在其中蔓延；正當我們以為黑暗讓一切都黯然無光的時候，卻有人抓住一根繩索，搖響的鐘聲引出一支手握火炬的軍隊。只有當我們定睛在那永不更改的神的身上，並且將波濤中的起伏當作是神為了成就祂聖潔的旨意、而在祂無窮智慧之中的作為時，我們才能保持平穩的心境和不可動搖的信念。



儘管如此，神在祂的話語中吩咐我們：要留意那些認識神恩典的先賢。「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希伯來書六 12，十三 7）。如果我們拒絕被那些領受了不平凡祝福的平凡聖徒激勵或引導，這益發顯出我們的驕傲，而不是他們的罪。在禁食上也是相仿。聖經和教會的歷史中充滿了這樣的故事，那就是神是如何滿有恩典地回應祂百姓的禁食禱告，並施展了祂奇妙的作為。這些故事是不可忽視的，它們也不是信仰生活中不冷不熱時節的靈丹妙藥。當看到神在一位禁食的聖徒生命中賜下的憐憫時，我們是多麼容易快速地下斷語，以為這種特定的敬虔操練模式正是活潑的屬靈生命的關鍵。

芬尼的禁食與缺陷

舉例來說，許多人都讀過查理·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的得救的故事，以及他後來禁食的經歷，並且以為這是維持復興狀態的標準途徑。

單單為了神的榮耀，我要稍微提一下我自己在這件事上的經歷。我是在十月十日的清晨感受到強烈的得救經歷的。同一天的傍晚以及第二天的早晨，我領受到聖靈那抗拒不了



的洗禮，而且好像穿過我的全人，不僅在肉體上，也在靈魂上。我馬上發現我滿有那來自上頭的能力，在這裡或那裡，寥寥幾句話，就可以叫人馬上悔改得救。我的話語好像那鐵籬笆上的刺緊扣人的靈魂。它們如利劍般切入，又好像鐵鎚一樣破碎人心。許多人都可以為此做見證。常常當我講了一句話，甚至我都不記得的話，但卻往往帶來立時的悔改得救。有時，我又會發現自己極其缺乏這樣的能力。我會出去探訪，卻發覺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可以幫助人得救。我可以勸勉或禱告，但結果還是一樣。於是，我就分別一天出來禁食和禱告，生怕這能力離開了我，並且急迫尋求這種明顯空虛的原因。當我謙卑下來，呼喊求助的時候，這能力就會再次滿有活力地回到我的身上。這正是我一生的經歷。²

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樣的一個見證呢？我們是否可以推斷說，持久復興的關鍵是重複多日的禁食禱告？我們可否因為這只是一個人的獨特經歷，而認為這與我們

² Charles Finney, *Power from on High* (Albany, OR: Sage Software, 1995), pp. 9-10. 強調字體是他標明的。



無關緊要呢？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兩種極端的中間，有一個理智和謙卑的回應。在關於神的事情上，我們還未有足夠的智慧和經歷，以致無法從其他人的信心爭戰中學習。當我們讀到這裡的時候，神的確可能感動我們分別出一天的時間來禁食，並且在其中與我們相會，帶來偉大的復興能力。但祂也可能不這樣做。也有其他的人沒有禁食，但同樣尋求並得到復興。也有人持續禁食禱告了二、三、四或更多個星期才經歷到突破。如果我們以為神與祂一個兒女的關係適用於祂所有的兒女，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

當我們羨慕神在那些禁食的聖徒身上的作為時，我們可能犯的另一個錯誤，是以為神的賜福意味著祂稱許並贊同他們的行為與教義。但這不一定正確。如果一個人的教義有缺陷、且心中仍會被根深蒂固的罪所侵蝕，我們可能很難想像神會賜福他的事奉；但是神好像仍然使用了（例如）亞波羅，他雖然「最能講解聖經」，但是百基拉和亞居拉仍需「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使徒行傳十八 24~26）。耶穌也曾警告說，在審判的日子，有人會說：「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但祂會對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馬太福音七 22~23）。換句話說，真理和公義的試金石不是看一個人的事奉是否有能力。

舉例來說，芬尼的神學思想，與他同時代的加爾文派阿薩黑·奈特頓（Asahel Nettleton, 1812-1844）有很



大的不同。但他們都被神用來傳福音。³ 與此相仿的是，約翰·衛斯理（亞米紐斯派〔Arminian〕）與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加爾文派）也同樣被神所用，帶領千萬的人進入基督的國度。我們不應當從這些例子中推斷說教義是無關緊要的。對於神與救恩抱持錯誤的觀點所帶來的長期傷害，並不能因為人雖不配卻仍暫時蒙受神的賜福而被塗抹。事實上，在芬尼的事上，有很好的證據表示，即使他不曾後悔過他對神至高無上主權抱持的錯誤看法，他也後悔過所曾使用的一些屬靈策略。⁴ 值得注意的是，神在祂的智慧和至高無上的主權

³ 關於奈特頓的事奉以及他與芬尼之間的比較，參閱 J. F. Thornbury, *God Sent Revival: The Story of Asahel Nettleton and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Grand Rapids: Evangelical Press, 1977), 以及 Bennet Tyler and Andrew Bonar, *The Life and Labors of Asahel Nettleton*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5, orig. 1854)。

⁴ 參閱 John MacArthur, Jr., *Ashamed of the Gospel*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1993), pp. 227-235，對於芬尼的服事及其神學作了敏銳的評估。「我常常在幫助基督徒獲得強大的信心，或者進入暫時性悔改與信心的狀態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可是〕卻不能督促他們到達一個地步，使他們可以與基督建立親密的關係，住在祂的裡面，他們當然常常會很快回復到以前的狀態」（235 頁）。關於神至高無上的主權與人的意志之間的關係，芬尼的看法見於他對愛德華滋的批評：*Finney's Systematic Theology* (Minneapolis: Bethany Fellowship, Inc., 1976, orig. 1846), pp. 256-299。關於芬尼觀點的長遠影響，我比較贊同的看法是，



中，使用了有缺陷的人或神學觀來拯救罪人。這不是賜福予人的錯誤，而是儘管人有錯誤，神仍然有足夠的恩典。神所賜給有缺陷的人或教義的每一個福分，上面都飄揚著羅馬書二章 4 節的旗幟——你難道不曉得神的恩慈、寬容和忍耐是要領你悔改嗎？

因此，沒有任何禁食的經驗是我們可以不加思索地效法的。我們要用聖經來測度一切。我們絕不因那些伴隨著某種特定屬靈操練的「成功」或「祝福」而搖擺不定。我們認識到神在賜下祂各樣的憐憫上有至高無上的主權：「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出埃及記三十三 19）。我們也要謙卑自己，來從別人的經歷中學習，哪怕是那些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因為神有憐憫，可以讓我們在出人意外的時候學習到功課。

禁食與韓國的歷史進程

有了這樣的提醒，我們現在就無需擔心走偏，可以看一看禁食與禱告是如何重複地改變歷史的進程。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的例子。在二十世紀末葉的時候，禁食與

在帶領許多人歸向基督的同時，「芬尼真正留給後人的，是他對美國福音派神學和傳福音的方法帶來的災難性影響。我們這一代的教會仍然滲透了芬尼所加入的酵，而現代的福音實用主義就是最好的證明」（MacArthur, p. 235）。



禱告幾乎成為韓國教會的同義詞。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韓國的第一間更正教會創建於 1884 年，一百年之後，增長到了三萬間教會。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幾乎每年都有三百間左右的教會成立。在二十世紀結束的時候，近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是福音派的信徒。神用了各種途徑來成就這件偉大的作為。其中的一種途徑就是恢復，不僅僅是恢復強而有力的禱告，而且是恢復禁食禱告。舉例來說，僅在海外宣教協會（Overseas Missionary Society）的教會中，就有超過兩萬人完成過四十天的禁食禱告——通常是在他們在山上的「禱告洞」裡。⁵

任何一個人若充滿了對讓神居首位的渴慕之情，聽到這樣的故事就不能不喚醒他心中的一些強烈的渴望。現在，在二十世紀的末了，北美的大部分宗派已經停滯不前，對周遭不信的文化發揮的影響力微乎其微，遠不如我們所期望的。在歐洲，那些曾有過轟轟烈烈改教運動的國家已經被認為是處於「後基督教」的時代，並且對那些改變生命的佈道極其冷淡地抗拒。我們怎能不站起來捫心自問：在我們現今的世代中，主是否會指定一個新的禁食禱告的季節，讓我們前行呢？

⁵ Wesley Duewel, *Mighty Prevailing Pray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Francis Asbury Press, 1990), p. 192.



禁食與在安提阿那劃時代的話語

聖經中最能激勵人心的、以禁食為塑造歷史的作為，最清楚的記載之一是在使徒行傳十三章 1~4 節：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接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

這裡的情況是，掃羅（即保羅）與巴拿巴和安提阿教會另一些領袖正在敬拜——「事奉主」——和禱告（第 2 節）。根據所發生的事，我們可以假設，身為教會領導團隊的一份子，他們有這樣的一個負擔，「作為一個教會，我們的下一步當怎樣行？」他們禁食，是為了尋求聖靈來引領他們使命中的下一個方向，所帶來的結果遠超過教會有史以來任何偉大的計劃。

他們非常渴慕神的引領，讓他們情願用肉體的饑渴來表達，而不只是心靈的饑渴。「神啊，我們切慕祢和祢的引領！聖靈啊，祢對這一個教會的使命有何旨意？我們渴慕祢，跟隨祢，更勝過我們對飲食的需要。」



聖經沒有回答的問題

我在目前的教會服事已經超過十七年；在這個地方教會的計畫上，有一件事常常充斥在我的腦海裡，那就是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答案，但聖經所沒有回答這些問題，至少是沒有直接的答案。我想，安提阿教會的領袖所面臨的，正是這樣的問題：「主啊，我們是否應開始一個普世宣教的運動？是否應現在就開始呢？我們是否需要差遣我們中間的一些教師，作為宣教的先鋒呢？是掃羅、稱呼尼結的西面、路求、還是巴拿巴呢？我們應當差派兩個，三個，還是四個呢？我們應當差派他們走陸路，還是海路呢？我們是否應當給他們提供完全的資助呢，還是期望他們靠自己作工養生，還是希望在他們所前往的城鄉之中有『和平之子』會供應他們的需求呢？其他教會是否應當與我們一同參與呢？」等等。

教會的計畫團隊必須回答的問題大部分都是諸如此類的。我們可以從哪裡找到答案呢？我不是要減少聖經中合理的與基本的教導，那就是我們應當「心意更新而變化，叫『我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但是，這裡的「察驗」神對於非道德性事物的旨意（比如說，是差遣掃羅與巴拿巴，還是路求與西面呢？）並不是一件機械的事。保羅真切地禱告信徒能夠「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歌羅西書一 9~10）。從一萬件可能作的善事裡，能夠分辨出哪些事包含在我與我的教

會可行的「一切善事」中，這是一件關乎靈性的事情。我們中間有哪一個人，可以說自己在選擇分辨最佳事工的決策上達到了完全的地步呢？因此，我更加熱切地追問，當我們看到：這麼許多靈性深厚的先知和教師，都選擇以敬拜和禁食來尋求神的引導時，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甚麼功課呢？

讓我們從對記載在使徒行傳十三章 1~4 節的故事的四個觀察來思考。

首先，這裡的禁食是在基督降生之後。我指出這一點，免得有人說禁食是屬於舊約聖經的，但不是新約聖經的靈性操練。我們已經在第一章用馬太福音九章 15 節指出，耶穌期待祂的門徒在祂回到天上後，將會禁食。因此，看到門徒正在這樣做，也就不足為奇了。很明顯的，掃羅、巴拿巴以及安提阿的其他信徒不認為禁食好像是那舊皮袋，因為福音的來到與新約的聖靈工作而成為過去。

其次，在使徒行傳十三章這裡的禁食是一個團體的禁食。其中至少有五個門徒聯合起來，齊心將自己奉獻給主。我指出這點，是因為與禁食有關的另一個問題，即耶穌提醒我們：不要為了讓別人看見我們的禁食而禁食，祂說：「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馬太福音六章 17~18 節）。可是，團體的禁食是不可能不讓別人看到的。那麼，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團體的禁食是否與耶穌的教導相抵觸呢？在第三



章中，我指出我並不如此認為。在這裡，使徒以及教會領袖的行動更加確認了我的觀點。掃羅與巴拿巴顯然不認為耶穌是說團體的禁食是錯誤的。關鍵的問題不是別人是否知道你在禁食，而是你是否想讓別人知道好享受他們對你的仰慕。

第三，使徒行傳第十三章的禁食已經證實是為聖靈特別的引導提供了一個機會。第 2 節說：「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通過這樣的紀錄方式，路加顯然是要我們看到兩件事之間的關連，一方面是敬拜、禱告與禁食，另一方面是聖靈決定性的引導！「他們……禁食的時候，聖靈說。」這是聖經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先例，讓我們看見：藉著敬拜、禁食與禱告而迫切地尋求神對我們的生命以及我們教會的旨意。

第四，使徒行傳第十三章的禁食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再怎麼強調那一個歷史時刻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性，似乎都不為過。在聖靈說這些話以前，教會從未在地中海以東的地方，進行有組織的宣教。在這之前，保羅還未曾往西踏足小亞細亞、希臘、羅馬或西班牙宣教。在這之前，保羅還未曾書寫他的任何書信。這些書信都是他旅行佈道的結果，而這一切都從這裡開始。

這個禱告與禁食的時刻，帶入了一個空前的宣教運動，在僅僅兩個半的世紀中，基督教信仰從籍籍無名變成了羅馬帝國最主要的宗教，並且導致了今天全世界近



十三億的基督徒，以及幾乎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基督徒的見證。而且，新約聖經的二十七卷書中，有十三卷（保羅書信）都來自與這一個禱告禁食的歷史性時刻所產生的服事。

因此，我認為這樣說是合理的，那就是神喜悅以敬拜、禱告和禁食來作為開拓並改變歷史進程工作的發射台，在這裡，我們有甚麼功課需要學習呢？

神在先前曾多次藉著禁食來動工

這樣的事曾經有過，還會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舉例來說，在歷代志下二十章中，摩押人和亞捫人、又有米烏尼人、一同來攻擊猶大王約沙法。這是一群十分強暴可怖的民族，來與神的子民為敵。他們能做些甚麼呢？他們又能轉向何方呢？第三和第四節提到：「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於是猶大人聚會，求耶和華幫助。猶大各城都有人出來尋求耶和華。」

於是，有一個偉大的全國性的禁食運動，為的是尋求那屬天的引導和拯救。在那次的禁食聚會中，根據 14、15 節，「耶和華的靈在會中臨到利未人……雅哈悉，他說：『猶大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你們請聽，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第二天，猶大人來到曠野，他們見到亞捫人和摩押人彼此自



相擊殺後，完全的毀滅，而他們花了三天的時間才收取完戰利品。

歷史的進程因為神子民的禁食而改變，神藉著禁食來彰顯祂大能恩典的故事還有許多。我們可以想到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晝夜的禁食，其間他所領受的神所賜的律法，在此後的三千多年中，不但引領以色列人的一切生活，並且成為我們所知道的西方文化的基石（出埃及記二十四 18，三十四 28）。我們還會想到，當王后以斯帖冒著生命的危險去見亞哈隨魯王的時候，全體猶太人為她禁食，最後讓仇敵哈曼的詭計反害了自己（以斯帖記四 16）。我們也可以講述尼希米為了他的民族與成為廢墟的神的城禱告，以至於大利烏王給予他回國並修復耶路撒冷城牆的一切幫助（尼希米記一 4）。除了禁食外，歷史的進程還曾經被其他的因素所轉向。我不是要宣揚這一個屬靈操練有甚麼獨特的地方，我只是觀察到，神曾多次地定意，要通過這種途徑，為了祂子民的好處，而改變事件的進程。

一場禁食拯救全英國

這樣的事一直延續到全本聖經成書之後。約翰·衛斯理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發生在 1756 年的一次類似「聖經式的」拯救經歷。因為有遭受法國入侵的威脅，英國國王呼籲舉行一天嚴肅的禱告與禁食，衛斯理寫道：



禁食的那一天是充滿了榮耀的日子，自從大復興之後，在倫敦很少見到這樣的景況。城市裡的每一個教堂都被人群擠爆了，一種肅穆的氛圍流露在每一個人的臉上。神確實垂聽了禱告，我們也因此得到了更持久的平穩。

在註腳中，他後來補充說：「由於法國侵略的威脅被轉移了，謙卑轉為全國的歡呼雀躍。」⁶

在當代重新發現禁食

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中，越來越多人開始發現，恢復以禁食作為發自內心的悔改，向神呼求復興，可能是神用來喚醒並改革祂的教會的途徑。一些人已經從使徒行傳十三章 1~4 節中，觀察到有三件事情正在發生：這些教師與先知那時正在敬拜、禱告、並禁食。在這三件事中，有兩件事正在我們今天的世代內，在全世界的範圍上，廣泛地恢復活力。

當我們在今天舉目觀看二十世紀末的世界之時，我們看到一個顯著的敬拜的復興。無論從歌詞的素質，還

⁶ John Wesley, *The Journal of Rev. John Wesley* (London: The Epworth Press, 1938), p. 147 = 《衛斯理約翰日記》(香港：基督教文藝)。



是音樂品質的高低來說，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這種在音樂領域的復興是一個沒有摻雜的祝福。儘管如此，有誰可以否認，在今天，有數以千計的教會或運動，正在以一種遠超乎 25 年前的熱情，來與神相交、參與敬拜？不僅如此，我們今天還有很多奇妙的禱告運動，大衛·布萊恩在《即將到來的盼望》(David Bryant, *The Hope at Hand*) 中，用許多的例證來紀錄這個運動，他指出：「神正在攪動祂的子民，更多且更持久地為全世界的復興禱告。」⁷

在使徒行傳十三章 1 至 4 節所記載的三件事(敬拜，禱告，禁食)中，除了在一些少數的地方(比如韓國)，禁食從未有過如此的復甦。這不禁讓一些人詢問：我們如果普遍盡心地禁食禱告，神難道不會命定將祂豐滿的祝福臨到教會嗎？這種禱告的強烈就是禁食所要表達的。這也是我們用身體表達以下這句話中的驚嘆號：「神啊！我們渴慕祢帶著大能臨到！」這是我們用身體所發出的呼求，不是單單使用我們的靈魂：「我是認真的，主！我是那麼的渴慕祢。我渴慕祢自己的彰顯，超過我對食物的饑渴。」

⁷ David Bryant, *The Hope at Hand: National and World Revival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5), p. 127。見 pp. 127-142 與 231-244。

愛德華滋在第一次大復興中對禁食的呼籲

這樣，對神的饑渴應該喚醒人恢復對禁食的興趣；這不是一件新鮮或令人驚奇的事。在以前的復興運動中，也曾多次發生過這樣的事。在 1742 年，當第一次大復興的浪潮席捲美國的時候，作為這次復興最有力的辯護者和最敏銳的分析家，約拿單·愛德華滋，渴望神繼續祂的賜福並將它擴展到全世界。他所推薦的方式之一就是禁食：

這個世代迫切需要滿有聖靈內住的傳道人，除非已經達到這種境界，我們絕不罷休。如果要這樣做，我認為傳道人應該比所有人花更多的時間禁食、禱告，並且一起禁食禱告。在我看來，我們現在的時代更加需要這樣的傳道人，常常與附近的傳道人聚集在一起，花許多的時間禁食並迫切地禱告，切切尋求神從上面供應祂那驚人的恩典，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⁸

⁸ Jonathan Edwards,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Revival*,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07。



關於禁食與禱告，我還要提一件事，因為我認為這件事常常被傳道人們忽視。那就是：雖然他們在講道中勸告並堅持暗處的禱告，卻很少提到暗處的禁食。而那是我們的救主勸告祂的跟從者履行的一個責任，正如祂也同樣勸他們在暗處禱告一樣。……雖然我不認為私下的禁食需要與私下的禱告一樣，常常並持續不斷地實踐，可是對我來說，這是所有表白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應該履行、並且常常履行的一個職責。有許多不論是屬靈或者屬世的時刻，都非常需要它；我們為自己或朋友們渴求的許多特別的憐憫，都可以藉著這種方式來向神尋求。⁹

我認為在這塊土地上屬神的人，在當下這樣的時刻，應當花三倍的時間在禁食和禱告上來履行他們的責任。¹⁰

⁹ 同上。

¹⁰ 同上，p. 516。一個有趣的插曲是：愛德華滋觀察到，在他那時，人們已經自己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謂的「小組」，於是他也這些小組中推動禱告與禁食：「現在，我們鎮上的許多居民開始分組，形成特別的禱告群體；大多數的人，不論是年輕的或年老的，都自發的，彼此聯絡，結成夥伴；為要在家中，或在團體的崇拜中，彼此扶持：故此，我期望能有一部分禱



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中，有越來越多類似的呼聲，要人為復興而禁食禱告。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愛德華滋那樣深思熟慮，並且小心地用聖經來查證復興的實際，他將歷史的教訓、神的自由與至高無上的主權、以及聖經的權威置於主觀的印象之上。

愛德華滋對我們現今的禁食呼求發出的警告

愛德華滋希望這場大覺醒是神的靈在全世界所作的最後一次偉大的運動，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基督再來以前的福音得勝的黃金時代。他說：「神的靈所做的這場奇妙超然的工作，不無可能是聖經常常預言的，神榮耀作為前的黎明，或至少是其前奏曲，其進展與到來將會更新整个人類。」¹¹ 事實並非如此，愛德華滋錯了。但是，愛德華滋對於神的自由與至高無上主權的觀點，不

告的日子在這些個別的、私下的禱告團體中度過。」這種維持禁食的方式，已經數次獲得印證了；比如說，午前，在完成了家裡的、私下的責任後一起禁食；男人各自一群，女人各自一群，年輕男子各自一群，年輕女子各自一群；而孩童們各自一群在鎮上的各處。只要是能夠參與團體性宗教操練的人；男孩子們自己一群，女孩子們自己一群……。到了中午左右，在約定的時刻，所有人都在神的家中聚集，獻上公禱，並且聆聽一個配合時機的信息：然後，他們就再次離開神的家，各自回到私下的團體中，並且在那天餘下的時間裡一起禱告，除了必須在他們家庭或房子裡履行職責的時間之外。」同上，p. 519。

¹¹ 同上，p. 353。



許可他來預測復興的範圍，或復興來臨的時刻，亦或復興在全球的延伸。並且，雖然這復興沒有如他預期一樣的來臨，但這沒有讓他對神感到幻滅，或對護衛真理感到疲倦。

有一些與他同時代的人，比他自己對這件事的期望或小心分析走得更遠。他們從個人啟示和對神的靈的主觀印象來宣講。關於這些與復興有關的印象，愛德華滋提出了一個到今天仍然恰當的警告。

我懇求神的子民非常小心謹慎地思考這類事情，我見過許多失敗的例子，而且根據經驗知道，即使在那些真正的聖徒、甚至是偉大聖徒腦海中留下強而有力的印象，之後有許多特別的恩典操練和與神甜蜜相交的經歷，再加上聖經經文的強烈印證，都不能肯定是來自天上啟示的記號。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印象雖然有些時候伴隨著所有這樣的條件，事實卻證明是不真實而沒有價值的。¹²

¹² Jonathan Edwards, *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82。

這個警告之所以這樣重要，不僅是因為有一個主觀印象在今天大行其道，即可能會出現一個復興，而且是因為使徒行傳十三章 1 至 4 節好像是讓我們藉著主觀印象來尋求神引領的一個模式。記得第 2 節說道：「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聖靈是如何「說」呢？我們不知道。但是，在使徒行傳中，聖靈有清楚、直接的引導，這不是唯一的一次。比如說：使徒行傳第八章 29 節，「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使徒行傳十章 19 節：「彼得還思想那異象的時候，聖靈向他說：『有三個人來找你。起來，下去，和他們同往。』」

新約聖經中是否有一些原則，可以幫助我們來分辨，我們這個時代中宣稱聽到聖靈引導的是否真的是從主那裏來的？這不是一個關於是否要接受靈恩觀點的簡單問題，即便是主流的福音派也聲稱「受到聖靈感動」，或「感受到神的引導」，或者認為「神將某事放在他們心中」要去做一些事情。問題是，我們如何察驗這樣的宣稱，尤其是當這樣的預言涉及將要來的復興或對教會禁食的呼籲？

我們如何察驗主觀的印象

我想要建議幾個原則。首先，我們注意到，在使徒行傳十三章 2 節中，聖靈說話的對象是一組人，包括五



位教師和先知。當然，聖靈也可以只對一個人講話。但看起來，當更多的人被聖靈的話語督促，就有更多的人被聖靈告知所要做的。新約聖經中，聖靈好像並不藉著別人的主觀印象，來約束基督徒的良心。使徒的權柄約束我們的良心，我們必須絕對順服（加拉太書一 12；哥林多前書十四 37~38；哥林多後書十 8，十三 10；帖撒羅尼迦前書二 13；帖撒羅尼迦後書三 6；彼得後書三 1~2、15~16）。但是，其他那些聲稱從有神而來的帶領的人，也必須被「察驗」（帖撒羅尼迦前書五 21）。這種察驗的要求是合宜的，因為當更多的人覺得必須跟隨的時候，也會帶領更多的人來跟隨。基督的身體不會被某一個單獨的人限制。

第二，新約聖經中的標準原則沿用了羅馬書十二章 2 節提出的模式，「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這並不能抹煞那些來自神的不尋常的感動或印象，但它的確指出那些更新的「如基督的心思意念」（參：哥林多前書二 16），被基督的話語塑造，並且滿載了基督的靈，將被主觀印象與屬靈反思的互動所支配。

第三，那種聲稱來自神的感動需要與聖經的教導一致，不論是在某些直接相關的、特定的經文上，還是在整體經文的要旨、精神與延伸上。

第四，清醒的基督徒應當小心留意那種誤用聖經來支持一些符合聖經見地的觀點。有時，宣講個人的啟示



是為了神對教會的某個特別的呼召，雖然不違背聖經，但是卻強行解釋聖經的經文，來支持那些它們從來沒有的涵義。這不太可能是聖靈的工作。祂默示了聖經的成書，故此看來，是為了恰如其分地按照經文的原意來處理。因此，當有人宣稱聖靈將某些經文賜給他，然後卻誤解經文的時候，我們應當質疑他是否準確跟隨了聖靈的引導。

第五，說話之人總體的歷史紀錄也很有關係。他或她從前在分辨這樣的感動時有多準確，而且有幫助嗎？是否有經驗證明，在其他時刻，神也曾經把祂將要動的善工預先託付此人呢？整體而言，這個人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有多高？是否有一些普遍的、符合聖經教義的基礎，可以讓人用來分辨這許多的、要在我們腦海中佔一席之地的事物的對錯呢？

察驗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的應用

愛德華滋勸我們要「非常小心謹慎地」對待今天的主觀感觸，我是這樣實行的。比方說，有一些預言說美國會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經歷一場大的屬靈覺醒，我們對這種預言要小心。這種預言在教會歷史上經常反覆出現，很可能會帶來極大的幻想，尤其是神可能有不同計畫的時候。現在與我們更切實相關的一種危險是，主觀印象可能常常主導教會，認為這樣或那樣的屬靈操練，比如禁食，是聖經所給的復興的那把金鑰匙。愛德華滋



提醒我們，那些在「偉大的聖徒」「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經文」，並不能肯定地保證這些經文的使用是準確的。

一處因為盼望復興即將來臨而最常被引用的經文是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錯誤地使用這段經文，會讓我們對於復興即將來到的預言降低信心。

第一，在原來的上下文中，神對所羅門講了這些話，其中「我……的子民」指的是以色列人，因此「他們的地」一詞所指的，是神所賜給以色列的土地，那是祂作為聖約的福分而賜給他們的。可是當我們將這段經文應用到我們今天的情況時，「我的子民」就是指基督的教會，無論他們居住在哪個國家，都不能說說那一個國家是「他們的地」，教會——不像以色列——是沒有土地的。基督的教會是一群朝聖者。我們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書二 11）。因此，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的恰當運用可能是，如果教會謙卑下來，禱告，尋求神的面，離開罪惡，神將會醫治教會。但是這經文絕不是在說，一個國家裡面的基督教會如果謙卑下來，那個國家就會經歷大復興。

另一個錯誤是，將任何一個屬靈操練提升為這種大覺醒的那個決定性的關鍵。聖經與歷史的先例可能會激勵我們藉著禁食、禱告來尋求復興與革新，但同樣的先例也可能會阻止我們將任何一個屬靈活動當作那把關鍵



性的鑰匙，一定可以開啟我們所尋求的覺醒。例如，特別能帶來誤導的是，將禁食附加在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以之為實行這節經文的方式——至少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沒有提到禁食。第二個原因是，在歷代志下後面的經文中，提及神賜福那些在祂面前謙卑的人時，並不是都與禁食有關的（十二 6~7、12，三十二 26，三十三 12~13、19，三十四 27）。這完全不是要否定禁食是讓我們在神面前謙卑的一個可行的方式，這只是為了陳明，沒有聖經的證據，支持把這節經文理解為禁食的呼召。不能夠把禁食作為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的關鍵，第三個原因是，人完全有可能實行非比尋常的禁食，可是卻不自己降卑，禱告，尋求神，並且轉離罪惡。從許多經文中都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比方說：

他們禁食的時候，我不聽他們的呼求。他們獻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悅納。我卻要用刀劍、饑荒、瘟疫、滅絕他們。

——耶利米書十四章 12 節

你要宣告國內的眾民、和祭司，說：「你們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豈是絲毫向我禁食嗎？」

——撒迦利亞書七章 5 節



他們說：「我們禁食，祢為何不看見呢？我們刻苦己心，祢為何不理會呢？」看哪！你們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為你們作苦工。

——以賽亞書五十八章 3 節

禁食的模糊性

所有這些經文都是在提醒我們，不要將某一個外在的儀式（如禁食）提升到成為打開復興之鎖的秘鑰。神有自由可以使用或不用禁食來賜下復興。愛德華滋同任何人一樣渴慕復興的來到，並且大聲且清楚地呼籲禱告與禁食，但是他也從自己的經驗中，對於神至高無上主權的自由有更深的認知，他寫道：

有多少次，我們用虛情假意的謙卑，來嘲弄神，就好像我們每年的公開禁食或其他甚麼類似的活動；然而，我們非但沒有因此而改變更新，反而變得越來越糟。在這個工作開始以前，死氣沉沉的情況隨處可見。如果我們思考這些事情，卻不承認神來到我們中間（像過去那樣）是祂那充滿自由與至高無上



主權之恩典的得勝表現的話，那我們就是最愚蠢的、不感恩的人。¹³

在這裏，他要指出的是，公開的禁食或其他刻苦的操練已經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但充滿了虛假和死氣沉沉。人們並沒有在禁食的時候「轉離他們的惡行」。他們禁食的時候，也沒有從心中「尋求神的面」。但是，正如風隨意地吹一樣（約翰福音三 8），復興就突然地來到了。從這裏，愛德華滋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復興是神那充滿自由與至高無上主權之恩典的得勝。那時是如此，若復興今天來臨，也將會如此。願神許可復興的來到！

愛德華滋與布萊納德的熱忱

儘管愛德華滋多次提醒人們不要誤用主觀印象來推動禁食（或任何其他操練），他卻毫不猶豫地推崇它在宣教和教會事工中的地位。除了先前他提出的對禱告與禁食的呼籲外，還包括了他對好朋友大衛·布萊納德（David Brainerd）長篇並沉痛的生平記載，後者是被差派到印地安人當中的年輕宣教士。

1718年4月20日，布萊納德出生在康乃迪克州的海單目（Haddam）。那一年，約翰·衛斯理與約拿單·



愛德華滋十四歲。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十二歲，喬治·懷特腓三歲。大復興正在地平線上，若不是在1747年10月9日，因為肺結核而在愛德華滋的家中過世的話，布萊納德將會在他三十多歲與四十多歲的時候經歷兩波的復興，但他死時年僅二十九歲。約拿單對這位年輕人懷著極高的敬意，以至於他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來保存並編輯他的日記與筆記。在這裡，我們看到布萊納德與愛德華滋對禁食的重要性所持的觀點。

比方說，就好像使徒行傳十三章1~4節一樣，布萊納德藉著定期的禁食來尋求主在他的事工上的引導。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我將這一天分別出來，向神禁食與禱告，求祂的恩典，特別是要預備我可以勝任服事的事上，在我預備那偉大的事工時，給我屬天的扶助與方向，並且在祂所定的時間「差我進入祂的禾場」。所以，在早晨努力為神那天的同在來呼求祂，而且不無一點生命。午前，我感受到一股能力，為寶貴而不朽的靈魂、為我親愛的主救主的國度在世界上的擴展代禱；同時，想到受苦的艱辛、苦惱、甚至死亡本身時，感到一個最甜美的忍受，甚至安慰與喜樂；

¹³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Revival*, p. 345.



並且，為了可憐異教徒的光照與悔改歸正，特別獻上長時間的呼求。¹⁴

對愛德華滋來說，這種使用禁食的方法值得稱道，不單適用於如布萊納德一樣的宣教士，而且也適用在「傳道人與基督徒個人」身上。這實際上是布萊納德一生持續不斷蒙神賜福的途徑，這也可成為我們蒙福的途徑。

他在一個特別的義務上的榜樣與成功，可能對傳道人與基督徒個人都大有裨益。我是指，私下禁食的義務。讀者們已經看到布萊納德是多麼推崇這個義務，以及他自己是怎樣常常在其中實踐的；尤其不能讓我們忽視的是，他自己從中擁有及所領受的祝福，而且明顯為他的靈魂帶來極大的益處。在他日記中記錄的所有花在私下禁食禱告的日子中，幾乎沒有一次是沒有跟隨著明顯的成功，和神的靈所帶來的特別益處與安慰的極

¹⁴ Jonathan Edwards, *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 ed. Norman Pettit,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62 (黑體字為筆者標註的)。



大祝福；並且通常這都在一天結束之前發生。¹⁵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愛德華滋才呼求與他同時代的牧師與平信徒，以三倍的勤奮（參考上文）來操練禱告與禁食。對布萊納德以及教會歷史上數以百計其他聖徒來說，這已經被證實是得到「非凡的祝福以及……特別從神的靈而來的收益與安慰的祝福」的一條途徑。換言之，禁食已被證實是一條通向覺醒與復興的道路。

清教徒薛帕德對牧者發出的呼求

還有另一個例證，來說明這種把對禁食的強烈委身作為達到活潑基督教信仰的途徑，這個例證發生在約拿單·愛德華滋之前一個世紀的新英格蘭。托馬斯·薛帕德（Thomas Shepard）在 1605 年出生在英格蘭，1635 年來到北美。在新英格蘭作牧師的時候，他傳講了一系列的信息，後來以《十個童女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Ten Virgins*）為題出版。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愛德華滋在寫他的傑作《宗教情操真偽辨》（*Treatise Concerning the Religious Affections*）的時候，引用最多的就是這本書。考頓·馬塞（Cotton Mather），生於 1663 年，卒於 1727 年，保存了許多早期新英格蘭牧師

¹⁵ 同上，p. 531。



們的故事，其中包括了薛帕德的生平。他的回憶展示出一些愛德華滋對禁食的深刻委身的根源，這種委身被當作傳道人生活的一部分，以及一條通向復興的道路。馬塞邀請我們進入薛帕德的書房：

如果我們跟著他進入他心愛的書房，那裡我們就會發現，他正在進行一個更為顯著與傑出的聖潔行動。在這裡，除了他日常的供應，他還作了一件事，這件事讓他的靈魂可以保持健康，有活力，旺盛的心情，在他所手中所有關注的事上承受神多樣的賜福；他認為：如果沒有這件事，他就無法被證明是一個警醒的基督徒，或者是一個十分有用的傳道者；這就是，他很少允許自己在一個月的時間中，沒有至少用一天的時間，在主面前操練私下的禁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神的書中，那些因為奇蹟般的禁食（摩西，以利亞，耶穌）而出名的每一個人，藉著對其他人的餵養，都被神所尊崇。我們的薛帕德（牧師）認為，他自己如果不能有偉大的禁食，他就不可能給他的羊群有偉大的餵養。¹⁶

¹⁶ Cotton Mather, *The Great Works of Christ in America*, Vol. 2



馬塞自己顯然也極為推崇這種對禁食的委身，並且盼望在他同時代有一個偉大的覺醒。有趣的是，馬塞的末世論與愛德華滋的不一樣，但他們都為了覺醒而盼望、禱告與禁食。愛德華滋主張後千禧年，馬塞贊同前千禧年。愛德華滋禱告懇求一個偉大的覺醒，這個覺醒在基督再來之前，將全世界帶入一個以基督教為主流的黃金時代。「馬塞確信基督的再來迫在眉睫，在那之前，將會有普遍的靈性低落，就像他在新英格蘭以及歐洲的新教所看到的；但也會有由於聖靈奇妙的澆灌而帶來的各處閃亮的復興與普世的宣教，特別是在猶太人中得救人數的增加上。」¹⁷

這對今天來說是一個雙重的鼓勵。它向我們指出那超越了狹隘的教義差別的目標，就是合一的禱告與禁食，為了復興以及神百姓的歸正，並且我們這靈性瀕臨死亡的北美禾場的覺醒。這更指向那共通的禱告與盼望，即使我們對準確的末期的情景不能達到完全一致的看法。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9, orig. 1702), p.148。
黑體字為筆者標註。

¹⁷ Richard Lovelace, "Cotton Mather," in *Eerdman's Handbook to Christianity in America*, ed. Mark Noll, et. al.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3), p. 100。

最激勵人心的

可能最給人希望的是這件事：馬塞死於 1727 年，剛好是第一次北美的大覺醒來到的前夕。理查·拉弗雷斯 (Richard Lovelace) 指出：馬塞在他生命的盡頭已經降低了他對普遍覺醒的期望。¹⁸ 但願他能看到那將來短短的十年所帶來的驚人變化啊！願主讓我們那盼望神在一切事上、為著所有人的喜樂而居首位的熱情永不衰竭，而是藉著禁食與禱告，繼續成長，並且更加強烈。願神實在興起無以數計的充滿了對祂的饑渴的人，以至於他們用身體與靈魂在吶喊著說：「神啊！我們是如此深深地渴慕祢在教會中一切所充滿的，以及你在世界中的榮耀！」

¹⁸ 同上。

第 6 章 [Part 6]

在痛苦的花園中找到神

為窮人而有的不同的禁食

我所揀選的禁食，
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
解下軛上的索、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
折斷一切的軛嗎？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饑餓的人，
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
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
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
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以賽亞書五十八 6~8

全世界有將近十億人居住在絕對的貧窮線之下，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沒有足夠的食物、衣服、遮蔽的地方或醫療服務。其中有四億人患嚴重的營養不良，其中超過兩億人是兒童。

——拉瑞·利比 (Larry Libby)¹

¹ Larry Libby, *The Cry of the Poor* (Bothell, WA: Ac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1986), pp. 7-8.



在教會的第一個千年之中，有一個偉大的傳道者，他就是公元四世紀時，在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擔任主教的屈梭多模 (John Chrysostom)。他留給我們我所知道的關於禁食價值最有力的宣稱。在君士坦丁堡那奢華放縱的年代，他以嚴謹與節制而聞名。他的生活方式更極大地觸怒了當時的羅馬皇帝和皇后，最後，他因此被放逐，直至死於主後 407 年。因此，屈梭多模本身不但活出了禁食操練的精意，並且，我們稍後將會看到，他更全然委身在那遠比禁戒食物更偉大的聖潔生活。

禁食，在我們內心中，是一種對天使的效法，對當今事物的藐視，一個禱告的學校，一種對靈魂的餵養，對嘴唇的約束，在除去私慾上，它平息烈怒，撫慰怒氣，平靜本性中的風暴，激發理性，使心思清醒，除去肉體的重擔，趕走黑夜的污染，並且讓我們不再頭痛。藉著禁食，我們可以有鎮靜的舉止，口舌言詞的自由，以及對自己思緒的正確了解。²

² 引用於 Cotton Mather, *The Great Works of Christ in America*, Vol. 2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9, orig. 1702), p. 148.



我認為屈梭多模在這裡是說到，禁食已經常常為他和其他人帶來了這許多的益處，雖然並不總是這樣，也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從其中獲得所有的益處。舉例來說，對某些人來說，禁食會給他們（至少是暫時性的）帶來頭痛，而不是拿掉頭痛。即使這樣，千百人都已經在馬太福音九章 15 節中聽到主的話說：「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門徒們）就要禁食。」他們也因此證實了其中巨大的屬靈價值。我們越多學習關於禁食的歷史，就越多在見證中發現它所帶來的益處的多樣性。（參考附錄〈引言出處與經歷〉。）

禁食的危險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的，並要再次看到的是，在禁食本身之中存在著危機。我不是指身體上的危險，只要你遵守一些簡單的準則，就可以避免那種危險。³我指的是靈性上的危險。因為我們可以採取一種非常不討主喜悅的方法來禁食，因而毀滅了我們自己的靈性。

³ 見：例如 Arthur Wallis, *God's Chosen Fast*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68), pp. 94-129, 142-146 = 亞瑟·華理斯著，《神所揀選的禁食》（台北：以琳）；Bill Bright, *The Coming Revival* (Orlando, FL: New Life Publications, 1995) = 白立德著，陳維德譯，《復興的來臨》（台北：學園傳道會），九至十章。



比如說，如果你禁食是為了讓別人看到，那麼，耶穌說道：你已經從他們那裡得到了你的賞賜，而天父就不會再有賞賜了（馬太福音六 16）；祂說：為了考驗我們的動機，我們應該做一些準備，不要讓別人看到我們的禁食，而只有神知道：梳頭，洗臉，並且不要在臉上流露出一副可憐的表情。那麼——如果你的動機是純正的——在暗中察看你的天父必賞賜你。

禁食與城市的苦難

但這並不是聖經中與禁食有關的唯一的警告。先知以賽亞宣講了一篇重要的信息，非常適合我們今天的情形。對我，和其他人來說，這已經被證實是一篇十分切身的信息。我在城市中生活與牧養。在我周圍累積了在都市中心所發生的許多人間慘劇。我心中長存的問題是，我的信仰——包括我的禁食禱告——如何與現實世界發生關係。以賽亞書五十八章在我與我教會裡面許多人的心中，喚醒了一種願意為了那些最需要的人的益處而獻上自己的熱情。它已經不只一次地幫助我們整個教會一同思考：怎樣在我們所處的都市中心，來傳揚那讓神在萬事上居首位的熱情。

你要大聲喊叫，不可止息，
揚起聲來好像吹角，
向我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



向雅各家說明他們的罪惡。
他們天天尋求我，
樂意明白我的道。
好像行義的國民，
不離棄他們神的典章，
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語，
喜悅親近神。
他們說：「我們禁食，祢為何不看見呢？
我們刻苦己心，祢為何不理會呢？」
看哪！你們禁食的日子，
仍求利益，
勒逼人為你們作苦工。
你們禁食，卻互相爭競，
以凶惡的拳頭打人。
你們今日禁食，
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
這樣禁食，豈是我所揀選
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嗎？
豈是叫人垂頭像葦子，
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嗎？
你這可稱為禁食、
為耶和華所悅納的日子嗎？
我所揀選的禁食，

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
解下軛上的索，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
折斷一切的軛嗎？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饑餓的人，
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
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
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
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
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裏。」
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
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
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憫，
使困苦的人得滿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
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在乾旱之地
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



你必像澆灌的園子，
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那些出於你的人，
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
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
你必稱為補破口的，
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比爾·萊斯利發現了澆灌的園子

不單是我的教會中的那群人聽到了神在以賽亞書五十八章對他們個人所說的話。我記得前芝加哥市拉塞里街教會（LaSalle Street Church）的牧師比爾·萊斯利（Bill Leslie），他在那城市裡有著長時間卓越的服事，正如以賽亞書五十八章所描述的。他曾經來過明尼亞波利一次，講述了他一次幾乎崩潰的經歷，以及被一個屬靈導師如何指引他來到這一章聖經，他說是第十一節經文救助他脫離燃燒殆盡和力量耗盡的死胡同。

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憫，
使困苦的人得滿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
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在乾旱之地
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
你必像澆灌的園子，
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讓萊斯利牧師受到極大震撼的一個事實，是神應許要讓我們像那澆灌的園子（不只是滋潤他人的服事，還是被神澆灌的服事）。也就是說，我們會領受到讓我們更新的活水，我們會成為水流不絕的泉源——為了別人——也為了那讓人吃力、使人疲憊、以及令人枯竭的在都市中捨己的服事。這給了他一個神聖生活的模式，幫助他度過自己的危機，並且給了他許多年繼續事奉的力量。我們在此需要從中看到一個令人驚奇的事：以賽亞將這為了別人的需要而被澆灌的經歷稱為一種形式的禁食。

與饑餓的人分享你的食物——縱使你得了癌症

我至少還有一次親身經歷這段經文對我個人的影響。達格·倪科斯（Doug Nichols）現在是國際行動傳道會（Ac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的主席，這個機構服事的焦點集中在全世界各大城市中上千萬在街頭流浪的兒童。他是那種會在發生國際危機時給我們教會同工打電話的人，那次他建議我們租一架大型噴射飛機，帶著我們教會的幾百個弟兄姊妹飛到盧安達



(Rwanda)，去幫助掩埋那裡的死人，好讓被派去的醫生和護士可以集中精力做他們的工作。他總是全力以赴，集中他的生命和力量，來幫助那些需要基督的無助之人。

比方說，他時常給我寫信，幾乎每次都會在信的結尾附帶一些有如刺出的利劍的句子：「就在你剛剛花『一分鐘』的時間讀我這封信的時候，已有二十八個兒童死於營養不良、或那些可以很容易預防的疾病。每小時有 1667 個，每天就有四萬名兒童死亡！請與『行動傳道會』一起禱告，盼望有更多的宣教士來把福音傳給這些兒童。」

1993 年四月，達格被診斷出有直腸癌。他在手術、化療並放射治療後，醫生判斷說：他大約有百分之三十的存活的可能性。在胡突人 (Hutus) 與吐斯人 (Tutsis) 之間發生可怕的內戰期間，他和一隊人馬（包括他們教會的人）坐上一架飛機，飛到盧安達，他那位非基督徒的腫瘤科醫生斷言他會死在盧安達。達格說那沒關係，因為他將會去天堂。他的腫瘤科醫生十分煩惱，想要通過他的外科醫生的幫助阻止達格去盧安達。而他的外科醫生是一位基督徒，他也說達格已經預備好了，死了就會去天家了。

當我們聽說達格——患了癌症，經過化療——正要到盧安達去，一些同工聚在禱告室為他禱告。我記得當時非常明確地被引導，用以賽亞書五十八章 7~8 節為達格禱告：

〔我所揀選的禁食〕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饑餓的人，
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
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
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

我們特別禱告的是，讓達格在盧安達餵養饑餓的人、提供住宿給無家可歸者的這個工作，不是因此奪去他的生命，而是治癒他。達格從盧安達打電話給他的腫瘤科醫生，告訴他說他還活著。當他回來後，他作了一系列的檢驗，結果是沒有任何疾病的跡象。唯有神在掌控著達格·倪科斯的未來和他那令人側目的信心與服事。但從眼前來看，當他將自己的生命澆奠在兒童們身上的時候，他親身活出以賽亞書的五十八章。

因此，你可以看到，對我來說，我的生命與以賽亞書五十八章有著相當重要的關聯。這裡所呼籲的禁食不是一個普通的禁食。我的禱告是：藉著這本書，這種改變生命的力量可以不斷的重演。

耶穌喜愛這個先知

在以賽亞書五十八章中，有一些讓耶穌十分貼心的東西。你可以從耶穌在路加福音四章 18 節（「主的靈在



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35 節（「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還有約翰福音七章 38 節（「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所講的話語中感受到。以賽亞書五十八章的重要內容充滿並滲透在耶穌的服事中——也應該越來越多充滿並滲透在我們的服事中。

以禁食掩飾邪惡

在頭三節中，神開始控告祂的子民。祂吩咐以賽亞大聲哀哭，並向雅各家宣布他們的罪惡。但他們的罪被一層令人驚奇的宗教狂熱掩飾並遮蓋著。這是一件振聾發聵、也讓人清醒的事，尤其是對我們這群有宗教信仰、甚至也實踐宗教操練（如禁食）的人。看一看這裡的控告：「他們天天尋求我，樂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義的國民，不離棄他們神的典章」（第 2 節）。換句話說，他們的表現好像是一個公義而順服的國家，並且他們安慰自己說，他們的確要尋求神，並且要知道祂的道路。活在這種錯覺中是很可怕的。

先知接下去在第 3 節的末了說：「他們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語，喜悅親近神。」但是他們是不真誠的。我們



稍後會看到，他們期望神用公義的審判來幫助他們，因為他們的情況不妙。但是他們沒有看到真正的問題。他們喜悅到神的面前來敬拜，他們談論親近神的話語，他們甚至可能在努力親近神的時候有感人的宗教或禁慾的經歷，但好像總有一些不對。

小心愛上「愛上神」而不是愛上神自己

我們活在一個重新看重敬拜的時代；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適合的警告。許多人正發現在長時間充滿感情地向神歌唱中經歷與神相會的喜樂。我個人發覺這種在神前面停留的時光，可以讓人與神有非常豐盛的交通。但是我也看到一個危險，那就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很可能不經意地從愛「神」，轉移到愛上「愛神」。這是我的一位同工最近所描述的。換言之，我們開始品嘗的不是神的榮耀，而是敬拜所產生的一種氣氛。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就陷入假冒偽善的可能。在強烈的宗教狂熱的遮蓋下，那致命的表裡不一可能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

這些看起來都那麼美好

以賽亞書五十八章的敬拜總覺得有一些不妥。以色列人在第 3 節表達了他們的不解與煩惱，但是他們仍不懂得哪裡出了問題。他們對神說：「我們禁食，祢為何



不見呢？我們刻苦己心，祢為何不理會呢？」事實上，第 2 節與第 3 節總共提到了五項宗教活動，他們作了這些活動，卻沒有果效。第 2 節說到 (1) 他們尋求神；(2) 他們樂意明白神的道；(3) 他們向神求問公義的判語；(4) 他們喜悅親近神。接著，在第 3 節，(5) 他們禁食並刻苦己心。但是，儘管他們作了這一切，神仍然告訴以賽亞：「你要大聲喊叫（不是溫柔地，不是輕聲地，而是大聲地）……向我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第 1 節）。

他們禁食，他們尋求神的面，他們也禱告。他們所作的是一種表面形式上的刻苦己心。根據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他們所作的都是我們應該作的。但是，這樣的禁食與這樣的敬拜卻不討神的喜悅。這不是我們要的禁食與敬拜。但是，我們需要問的是，當我們尋求神，樂意明白神的道，向神求問公義的判語，喜悅親近神，在神面前禁食並刻苦己心，有甚麼問題呢？這又有甚麼不對呢？這聽起來好像恰恰是我們所追求的最好的敬拜方式！這難道不令人警覺嗎？這難道不讓我們戰兢嗎？這難道不讓我們想要更真實地經歷神，以至於主不會以這樣的方式令我們嚇一大跳——我們最熱心的宗教行為與渴望被揭露是一場騙局？

他們的敬拜有甚麼問題呢？神的回答是：

看哪！你們禁食的日子，
仍求利益，

勒逼人為你們作苦工。
看哪！你們禁食，
卻互相爭競，
以凶惡的拳頭打人。
你們今日禁食，
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上。
這樣禁食豈是我所揀選、
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嗎？
豈是叫人垂頭像葦子、
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嗎？
你這可稱為禁食、
為耶和華所悅納的日子嗎？

（3 節下至 5 節）

問題出在這裡。伴隨著禁食的倫理、實踐和關係的行為，才是禁食是否真實的真正考驗。神列舉了外在的禁食的宗教樣式：使自己刻苦己心（禁絕食物），垂頭像葦子，鋪麻布和爐灰。接著祂列舉了伴隨禁食的（不）道德的行為：你們仍求自己的利益（用食物以外的的方式），你們勒逼所有為你們作苦工的人，你們變得容易憤怒，好爭競，或者引發爭鬥，甚至動手打人。於是神反問道：「這豈是我所揀選的禁食嗎？」當然不是！



放縱自我的禁食的弔詭性

因此，我們在此有另外一個方法來檢驗禁食是否真實。耶穌說到，你若禁食是為了讓別人看到，你已經得到了你的獎賞。以賽亞說，如果你的禁食讓你在某一方面放縱自己，比如粗暴地對待你的雇工，容易發怒，好爭鬥，那麼你的禁食就不是神所悅納的。因此，神滿有恩慈地警告我們，要提防用宗教的操練來代替公義生活的危險。

我們是多麼需要仔細考慮這些事情啊！假冒是敬拜神的大害。讓我們留心敬拜在我們的生活與教會中所帶來的長久影響。無論任何敬拜——任何講道，任何唱歌，任何禱告，任何禁食，不論多麼強烈或美麗——如果讓我們在星期一粗暴地對待工人，或在家中與我們的配偶爭執，或在我們生活的其他方面放縱自己，或生氣到打人，這都不是真正討神喜悅的敬拜。不要對此有誤解：真實的禁食可能是神賜福的途徑，能夠幫助我們勝過工作時的摩擦，家中的爭執，以及自我放縱與怒氣。但是如果禁食一旦成為一種宗教性的偽裝，為要掩飾這些事情、並且任憑它們繼續發生的話，那麼這就成為了假冒，並且冒犯了神。

星期一的工作證實了星期日的敬拜

你在星期一如何待人處事，可以驗證你星期日禁食的真實性。如果禁食對我們在每日生活中的罪毫無影響，那麼這正是神嗤笑的對象，「這樣禁食，……豈是叫人垂頭像葦子？」（第 5 節）換句話說，這樣禁食的姿態不比一個在沼澤中垂頭的蘆葦更屬靈。

哀哉，那種對我們生命中的罪毫無觸動的禁食。唯一真實的禁食，是那種包括了在靈性上攻擊我們自己的罪的禁食。我們的禁食是否是真的對神的饑渴呢？我們可以用我們是否渴慕自身的聖潔來查驗。渴求神就是恨惡罪，因為神是聖潔的，我們不可以又愛神，又愛罪。我們的禁食如果不是以斷絕罪並享受神為目的，就只是一種自我麻醉。在這樣的禁食中，我們渴慕的其實不是神。禁食的饑渴應當是對神的饑渴，而檢驗這饑渴的則是它是否包括對聖潔的饑渴。

禁食要餓死的是罪惡，不是我們自己

如果在我們的生命中還有尚未被對付的罪，而我們卻正在為其他的一些事情而禁食，那麼，神會就近我們，對我們說：「我所揀選的禁食，是要讓那一個罪惡餓死的。」祂在以賽亞書五十八章所採用的方式十分令人觸目驚心。以賽亞在第 5 節說到他們在禁食並且「謙卑自己」（《新國際版》）。這裡的「謙卑」一詞還包



含「苦待」的意思（故《和合本》譯作「刻苦〔己心〕」）。因此，他們正在藉著飢餓苦待自己。但是神說這不是祂所揀選的禁食。接下去，在第十節，祂用同樣的這些詞，「飢餓」與「苦待」，並且指出祂實在關心那些飢餓和困苦的人——也就是那些毫無選擇，只能挨餓並受困苦的人，因為這些禁食的人壓迫他們，而不是餵養他們。

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憫、
使困苦的人得滿足，……

換句話說，神說道：你的禁食與刻苦己心並沒有用來對付你自己不公義的罪和剛硬的心。如果你有的話，你的所作所為就會減輕你工人的飢餓與困苦。神要我們看見這裡有極大的一個諷刺。第 10 節說到，窮人們忍飢挨餓且受困苦。而這些富裕的宗教人士們也正在忍飢挨餓，且受困苦——因為禁食。但他們為了甚麼而禁食呢？他們是否首先為了與自己的罪——也就是惡待他們的工人——爭戰而禁食呢？或者是那把重輓放在窮人身上的罪？還是輕忽那些窮人在衣服或住宿上的需要的罪？不，都不是。他們不是為了對付這些而禁食。他們的行為證實了這一點。

因此神來到他們那裡，對他們說，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你讓你自己以宗教情操來忍飢挨餓、或刻苦己心，而是要你讓窮人不要那麼飢餓，不要那麼困苦。



如果你想要藉著從自己的嘴邊拿去食物來對付罪的話，不如將食物放入窮人的口中。然後我們來看看你是否真的是為了公義的緣故而禁食。

當我們在罪中活著的時候，神所揀選的禁食不是一個宗教的遮掩，而是直接迎頭痛擊。對於這些人來說，禁食不是為了對纏繞他們生命中的罪開戰，而是一種偽裝。如果他們讓自己稍微挨餓，稍微受一些苦，那他們對窮人饑渴與困苦的漠不關心可能就不再那麼重要了。因此，神來到他們中間說，我要試驗你的心。為了窮人的緣故而禁食，那才是我所揀選的禁食。

消費主義與美國內陸城市的少年

在美國和其他富裕的西方國家，禁食幾乎是不可理解的，因為我們已經被一個消費文化洗了腦。我們被教導要靠著消費過一個舒適的生活，而不是減少消費。正如柯來普（Rodney Clapp）描述的，「消費者受到的薰陶是永無止境的滿足感……。消費者被引導，以為人的組成基本上主要是許多沒有被滿足的需要，而這些需要可以用商品化的消費品或經歷來滿足。因此，消費者首先想到的應當是他自己，並且滿足他自己感受到的需要。」⁴ 而那施比受更為有福的觀點（使徒行傳二十三

⁴ Rodney Clapp, "Why the Devil Takes Visa," *Christianity Today*, Oct. 7, 1996, Vol. 40, No. 2, taken from Part 3, *Christianity*

35) 幾乎是天方夜譚。所以，除了作為一種減肥的時髦、或被新紀元運動用作達到更高的意識形態的途徑，禁食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而這兩種觀點本身都深植於一個消費的文化。

消費主義的滲透是根深柢固的，從這種理念充斥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到那些幾乎沒有能力消費的人群中，就可見一斑。消費文化的記號是從「是」縮減到「有」。這種縮減被每日的電視節目所供養。即使是在都市中心那些無法承擔高消費的窮人中間，那裡的年輕人

是流行文化的行家，隨時預備接受電視節目中光怪陸離的圖像。他們的談吐充滿了電視節目秀中的陳腔濫調……。在街道上，作一個「有料的人」被諷刺性地定義為應當有一個特別的外觀或樣式……。 (當一個男生) 意識到他暑假在雜貨店打包會影響到他的形象時，他會很快辭退工作。他用從另外一個工作首先掙到的 75 元買了一個傳呼機，某種原因是這讓他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毒販，(儘管他) 根本與毒品沒有任何瓜葛……。 (他) 還常常帶著一把槍，兜售偷來的貨

品：這些行為證明他不是一個「蠢種」，而是一個有「料」的人……。 (他) 與他的朋友們都自稱為「LoLifes」(是「Polo Lifes」的縮寫)，因為他們只穿 Polo 牌的男裝，大部分都是從鬧區的商場偷來的……。 (他) 相信「穿甚麼衣服就像甚麼人」。令人可悲的是，在他身上，這句話準確得讓人心寒……。把那些名設計師的服裝脫去的時候，我們發現在他的外表之後沒有任何內涵。(他) 已經被縮減到一個只想獲取商品並消費產品的人。…… (他與他的朋友們) 相信他們被灌輸的關於形象、地位、競爭、階層以及佔首位的自我滿足的理念。他們的信念是致命的，而且絕大多數是對他們自己致命的。」⁵

除了財富差距所帶來的一些微弱影響之外，這個都市中心的青少年和他的朋友們赤裸裸地展示了美國主流社會的情況。

⁵ Amy Sherman, "Hope Dreams," *Books and Culture*, May/June, 1996, pp. 3-4. 她是再評論下面這本書：Greg Donaldson, *The Ville: Cops and Kids in Urban America* (1993)，而且從中引用了部分的話。



許多主流社會的美國人對物質主義有著崇拜偶像式的信心，只不過因為他們有機會（教育上和職業上）在他們的外表之外建立身份感而稍微緩和一點。雖然他們也是消費者，但是他們可以有機會不是單單成為消費者。相較之下，（我們的都市中心的青少年）和他的朋友們不可能、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因此，「意義」已經從他們的世界中被掏空了，取而代之的是「形象」。在這種萎縮的存在中，這些孩子們真的會為了金鍊和皮夾克互相殘殺……。他們對消費主義的盲目信心是致命的。⁶

在這個美式消費主義充斥的當代背景下，以賽亞書五十八章的禁食就顯得特別的尖銳。服事窮人，而不是消費另一種商品，把這樣的生活方式稱為「禁食」是不足為奇的。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是在不斷地填飽並滿足一些人為煽動起來的胃口。為了服事的緣故而改變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種「禁食」——而且這是比跳過一百頓午餐、卻想著晚餐可以大嚼披薩更能討神喜悅的。

⁶ 同上，p. 4。



不可討價還價、活潑的禁食——為了愛

接下來，在以賽亞書五十八章 6 至 12 節，神描述了應當怎樣活出這樣的禁食，以及這樣生活所帶來驚人的賞賜——那就是施的確比受更有福氣，這樣的福氣是我們沉溺在消費中間的人所無法想像的。你是否想起耶穌曾經說過，「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這裡，神也向那些這樣禁食的人發出了一些應許。

首先來看的是對禁食本身的描述。接著，我們來看看神對那些這樣生活的人的應許。不要會錯了意，這不是神給祂子民的一個工作說明，告訴他們如何從神那裡賺取工價。這裡沒有甚麼是可以掙取的。以賽亞的神是不能討價還價的。祂有絕對的主權和自由，並滿有恩慈地賞賜那些信靠祂的人。以賽亞書三十章第 15 節寫道：「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我們可以作神呼召我們去作的事，力量不是從我們自己來的，那是從神而來的力量，從信靠神而來。

這禁食就是醫生的處方

當神告訴人該做些甚麼的時候，這不是一個工作說明（description），而是醫生的處方（prescription）。祂不是要告訴我們通過為老闆苦幹而掙取工資，而是靠著相信我們的大醫師而得著痊癒。你可以在第 8 節看到這

點，那裡說到，「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如果你信得過醫生，又藉著遵守祂的囑咐而顯出你對祂的信心，那麼你就會從自己罪惡的病源好了起來。所以不要以為你要從神那裡掙取些甚麼，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試的話，那可能將是致命的。信靠祂的權能的恩典，並遵循祂的勸導，如此你就會大大地蒙福。但你絕不會以為你做了甚麼可以让你配得到這樣的福氣。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神的處方——那是神所揀選的禁食，從第 6 節開始：

我所揀選的禁食，
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
解下軛上的索，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
折斷一切的軛嗎？
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饑餓的人，
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
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
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

接下來在第 8 節和第 9 節上半段出現了給我們的應許，那告訴我們，當我們信靠醫生開的怎樣禁食的處方時，會有甚麼樣的事發生。但是我們先跳過那一段，接



下來看在第 9 節下半段至第 10 節上半段中處方所剩下的那一部分。

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
和指摘人的指頭，
並發惡言的事，
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憐憫，
使困苦的人得滿足……。

那就是醫生的處方。那就是醫生為了以色列這個病人所開的禁食的處方，這個病人因為假冒為善和硬心而病情嚴重——同樣，這也是為當代富裕的、但是沉溺在消費主義中病入膏肓的美國人所開的一劑良藥。

這中間有十三個環節，但它們可以被歸納為七個種類。我將其中的每一個都作為對我自己生命的呼召、以及對教會的要求。這是我必須學會並享受的禁食。面對當代那由無止盡的商品選擇所帶來的虛假自由，這是治療之道。這些東西充斥著我的心——好像 1996 年美國超市平均有三萬種貨物，與之對比的是，1975 年只有九千種，抑或是每天有一個新的期刊發表，還是每天晚上有三十個電視頻道可供選擇。⁷

首先，神所開的處方是我們讓人得自由。

⁷ “Why the Devil Takes Visa” (Part 3, *Christianity Online*)。



要鬆開凶惡的繩，
解下軛上的索，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
折斷一切的軛……

(第6節)

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

(第9節)

繩，索，軛，欺壓，軛，重軛……。這裡的關鍵是：讓我們為了使人得自由而活著，而不是要加給他們重擔。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46 節說：「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因為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我們可以給人一個軛與擔子，只是這軛是容易的，這擔子是輕省的。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十一 28~30）。耶穌呼籲我們加入祂，與祂一同讓人擺脫重擔與難當的軛，而得到自由。

祂的擔子是輕省的，因為新生命的實際改變了我們的喜好，而且是從內向外的改變（見約翰一書五 3~4 所說的）：「我們遵守神的誠命，這就是愛祂了。並且祂的誠命不是難守的。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從神而生能夠讓我們



勝過世上的情慾，而正是這些情慾讓神的誠命變得難以遵守。因此，所開出的禁食藥方從新的生命開始，帶來新的價值觀與渴慕，並結出自由與喜樂的果子。這就是神所開出的禁食藥方。

一次，我收到了一個宣教士朋友的信，他的工場是在一個受到嚴格控制的國家，他能在那裡工作是因為他所帶去的「人道主義的援救」。他親身經歷了一個事實，即必須先有靈性的改變，否則人道的改變將難以長久。他寫道：

簡言之，（政府）決定取消所有的商業中心的投資，花在「孤兒院」上。這看起來很好，但是有一件事，那就是這個投資取決於孤兒院政策的改變。他們要求這個學校不單是為了孤兒們開設，而且作為一個為孤兒的英語學校，並且也可以讓少數一些有「天分」的學生入學，雖然他們不是孤兒。當然，他們要求美國的「義工」在這所學校教書。那些少數的「天才」學生恰恰是來自那些提供投資的政府官員的孩子們。這難道不令人沮喪嗎？這就是為甚麼改革一個文化必須要從靈性那頭開始（教會的植堂），而不是從「人道的救援」開始。



第二，神的藥方要求我們餵養饑餓的人。

不是要把你的餅
分給饑餓的人嗎？

（第 7 節上半）

我們的禁食不單單要捨己，而且要供應他人的需要。每天大約有四萬的兒童死於饑餓和其他很容易預防的兒童疾病。「全世界有將近十億人居住在絕對的貧窮線之下，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沒有足夠的食物、衣服、遮蔽的地方或醫療服務。其中有四億人患嚴重的營養不良，其中超過兩億人是兒童。」⁸

這些事實，包括那些在我家門外的，都與我怎樣禁食息息相關。神不會容許我用刻苦己身來自我滿足，因為這對於大多數生活舒適的美國中產階級毫無影響。祂說禁食不單是為了讓我們自己的饑渴甦醒，更重要的是為了讓我們醒覺到世界的饑渴。祂說這是一個發自內心的吶喊，不單是為了在我們的界限內品嚐神的美善，更是為要得到那為了他人而活的愛的力量。

不要被統計數字嚇昏了。我們不必為我們無能為力的事負責任，卻必須為力所能及的事負責。那些認真看待禁食的人有數百件能作的事。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自馬

⁸ Larry Libby, *The Cry of the Poor* (Bothell, WA: Ac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1986), pp. 7-8.



尼拉。「煙山」是座眾所周知的垃圾城，堆放馬尼拉的垃圾。有 15,000 個佔地而居的人和家人靠著城市的廚餘而活。

宣教青年團 (YWAM) 的主要醫療衛生人員在 1985 年開始在「煙山」工作。很悲慘的是，他們發現許多家庭被痢疾奪去了小孩子的生命。他們與當地的醫療部門合作，在 1986 年開始了一間提供免疫服務的醫療所。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三成為 YWAM 綜合中心的兒童免疫日。兒童們可以打免費的防疫針，有破傷風、傷寒、百日咳（大聲地咳嗽）、小兒麻痺、麻疹、卡介苗（結核病）。到了時候，家人們就會在綠色空心磚所建的房子外邊聚集，同工們就會給孩子們量體重，安排打針與打點滴的細節。這的確帶來了果效，在 1986 年，在那裏工作的主要醫護人員記錄了超過 45 個兒童死於麻疹。1987 年，只有 18 起的死亡記錄。到了 1988 年，據知沒有死亡是出於麻疹，感染或引起的病變。免疫的確為這些佔地而居的家庭帶來了改變，並給了他們希望。⁹

⁹ Janet Ditto, "Hope on the Dump," in *Target Earth*, ed. Frank Kaleb



第三，神的要匍要我們讓無家可歸者有住處。

將飄流的窮人
接到你家中

(第7節下半)

我們常常因為懼怕，或以為政府已經為這類事安排了項目，而沒有去服事那些無家可歸者。而神的應許（我們稍後會看到）應該能夠摧毀這懼怕。政府願意提供幫助，這個事實不應該限制我們付出愛心。有許多結構性的或自發的途徑來服事貧窮人。我們自願冒險，不去擔憂長遠的果效可能很小。愛不是如此衡量的。好心的撒瑪利亞人並沒有說：「因為這個地區長期的暴力問題，中斷一天的時間去救人實在是無關痛癢的。」他只是看到這個需要，就去做了。同樣的，許多人看到無家可歸者，也這樣去履行他們的禁食。

那是在奧勒崗（Oregon）岡州的一個酷寒的十二月，刺骨的東風讓波特蘭（Portland）的人們從溫暖的辦公樓匆匆快步進入他們的車子內，融入傍晚歸家的車流。但是萊斯與

Jansen (Kailua-Kona, HI: University of the Nations, 1989), p. 156。



凱絲卻不能不注意到，那些沒有溫暖的家在等候他們的男女們——他們是流浪者。車窗漸漸關上，他們對自己解釋說，還有許多宣教機構和組織可以幫忙他們，那才是「專業人士」。……只是「他們」的工作沒有完成的很好，還是有人在街上流浪——特別是在萊斯與凱絲從工作到回家的路上所看到的——而這些人正在零下的溫度下受苦。他們是真實的人，有著真實的痛苦。他們甚至看到一位婦人沒有穿鞋……。凱絲回憶道：「我們談了談這件事，然後我們就想到我們有三個多餘的睡袋，過於我們需要的毯子，一抽屜的手套。我們於是說：『我們至少能做到這些。』然後我們就去做了。我們到城市的商業區那裡把這些東西分發出去。」……他們是否去變賣了他們的一切？沒有……他們是否改變職業，全時間地去照顧流浪者呢？也沒有……他們只是看到他們「前面門外的需要」，意識到他們可以盡一分力，然後用行動來回應。¹⁰

¹⁰ 一對真實的夫婦在 *The Cry of the Poor*, pp. 11-12 講述的。

我清楚知道這段經文其實是說：「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更加對窮人有個別的關心，那會更好。但是，如果我們說：除了把流浪者接入我們自己家中以外，任何形式的照顧都是假冒為善，那未免太過粗魯，不像基督了。可能在某一些情境下，我們需要那樣作，但並不表示這適用於所有的環境。而令神的子民麻木不仁的，常常是這種若不是全部都作，就甚麼都不作的態度。

正如我說的，這種為了窮人而採取的不同的禁食方法，可以通過有組織的途徑來作，也可以通過即時的個人的方式來作。最好的例證就是在離我家幾條街外有一個事工，名字叫做「傑作」（Masterworks），他的創辦人 是蒂姆·格雷德（Tim Glader），為了幫助我們周圍的一些長期失業的人，可以藉著工作（比方說，在簡單的組裝生產線），培養一定的技術、訓練和希望，並且在基督徒的門徒關係下聚會交通。蒂姆在 1991 年，賣了他郊區的加熱與空調服務公司，開始了這個在都市內的企業。他也和妻子並兒女們搬進城市中居住。我們教會負責提供建築物，蒂姆就接著作所有剩下的事。他的目標是提供那些幾乎無法找到工作的人一些安全的全時間工作，藉此來彰顯基督的大愛，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培養一些工作技巧，同時提供工人們從接受社會福利跳到自給自足所需的支持。這項投資對蒂姆與他的家人來說不是一個小的「禁食」（fast）。而對那許多接受幫助的人



來說，如果根本不必為窮人的存在而擔心，那「筵席」（feast）該是多麼的輕鬆、安穩和舒適啊！

第四，神的處方是：我們要給赤身的人衣服遮體。

你若見赤身的
給他衣服遮體……

（第 7 節第三句）

第五，祂要我們有同情心，我們可以與別人感同身受，因為我們與他們同有血肉之體。

不是要……顧恤自己的骨肉
而不掩藏嗎？

（第七節第四句）

在希伯來書十三章 3 節，我們也看到同樣的想法。「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你們與他們有同樣的肉身，將你自己放在他們的地位上來體會他們的感受，這裡有一個暗示：我們彷彿不能將自己封閉在苦難與悲慘的地方之外。不在視線之內通常意味著根本不經思考。不經思考通常表示無心掛慮。我們都知道，去加爾各答的街道拜訪一次，對我們的價值觀與優先次序的影響，會遠遠超過其他許多統計數字對我們的

影響。同樣的，住在城市之中，或者搬到那些與窮人的需要比較近的地方，將會幫助我們持續擁有憐憫之心，而不是只有一次性的情感激動而生的同情。人可以對任何事情冷淡。人也可以從遙遠之處行善事。但是神對我們要求的禁食包括這一點；不要掩面不顧同一世代中那些有需要的人。

第六，神要求我們除掉那些粗俗並羞辱別人的手勢或言語。

除掉……指摘人的指頭、
並發惡言的事

（第 9 節）

希伯來文字面的意思是「送給」人指頭，不是指某人用手指指別人，而是可能與我們粗俗的「給某人一個中指」的意思更相近。所以不要作甚麼手勢或說甚麼話，而顯出對別人的漠不關心與輕視。我們何等容易以傲慢的態度來施捨窮人啊！神為我們開出的禁食藥方，是要我們放棄並撇棄這種態度來行事為人。這絕不容易，我曾經以為住在窮人中間會讓我們對別人的需要敏感、並且破碎我們的心，但是沒有那麼簡單。它甚至可以帶來完全相反的影響。它可以讓你的心剛硬，刻薄且怪癖。「品嚐」這種憤世嫉俗的快感可以帶給人可悲的甜美。而這是我們需要禁食且逃避的。



最後，主定意要我們不但獻上食物，還要獻上我們自己——我們的靈魂——不只是為了讓貧窮的人的肚腹得到滿足，而且讓困苦的人的靈魂得滿足。

你若將自己（靈魂）給饑餓的人，
使困苦的人（靈魂）得滿足

（第 10 節直譯）

獻出我們自己的「靈魂」，與滿足困苦人的「靈魂」之間的關係，在中英文的翻譯中不是很明顯。但是在希伯來文中，在經文的兩個部分用的是同一個字。服事是靈魂對靈魂的工作。我們教會在城市中有一個新的事工，是與一個名叫「內心改變」（InnerChange）的都市機構合作，我們從這個合作中學到的一個最大的重點，就是服事貧窮的人不只是將東西送給他們，而是將自己送給他們。不只是救濟，而是關係。這就是以賽亞書五十八章中神所要求的禁食的關鍵部分。

神那滿足一切的應許

現在，如果我們對神，我們的大醫師，有足夠的信靠來跟隨、實行祂為我們開出的禁食藥方，會有怎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教會中？

讓我們再次記住：這裡有七種的應許——那是我們的天父看到我們禁食後所給的賞賜。它們不一定與前面

所提到的七種處方一對一相稱。但是從整體來看，它們描述了我們許多人都渴慕的生命。哦！但願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弔詭性的原則而退縮：將我們的生命倒空，才是通向豐盛的道路。神將祂自己賜給我們，但是祂也要我們深知，只有當祂自己被自由地且白白地分享的時候，祂的心才會有最大的滿足。

第一個應許就是你生命中的黑暗必然會成為光明。

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

（第 8 節）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

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第 10 節）

有許多關於神的弔詭性原理，其中之一就是，對那些到世界中的陰暗之處去服事的人，必然會有更多的光照。而那些去五光十色的商場尋求解脫的人，會在那裡面臨更多的黑暗。耶穌是那世上的真光。活在祂的周圍，就是全宇宙中最光明的地方。若要找到祂活著的地方，去讀福音書，並且跟隨祂的腳蹤。

你生命中的幽暗因素如何？你是否意志消沉？你的教會是否色彩黯淡？你的主日學是否消沉無力？你的小組是否在烏雲籠罩之下？可能你需要站起來並說，「我



們中間若有人意志消沉，可能我們需要為飢餓的人作一些事。」這就是這段經文所要說的，如果你想要挪去烏雲，那就開始將你的生命澆灌在別人身上吧！可能你是一個特別內向的人，或教會，或小組，或一個家庭。可能你的家庭已經變得太注重自己，以至於沒有其他人會來。你不認識你的鄰居。沒有家庭的服事。而你卻在想：為甚麼家中烏雲密布？抓住這個應許，並竭力為你生命中的幽暗與光明因素禱告，看一下這裡是否有一個為你預備的處方——不是讓你掙得一點甚麼的工作說明，而是從那一位愛你並且願意你擺脫幽暗的醫師所開的處方。祂願意你被光照，並且祂知道那通往光明的道路。

第二，神應許說祂將加強你肉體上的力量。

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

（第 8 節）

〔祂〕也使你骨頭強壯……。

（第 11 節）

有誰知道，我們個人以及教會整體所有的軟弱，是因為我們沒有把精力投入在扶持別人的軟弱上呢？我們晚上花時間看電視，因為我們太累了，以至於不能夠作別的事情。可能如此。但是，神的應許不只是藉著平靜



的夜晚來得力量，還可以藉著另一種的禁食來得力量，比如不浪費時間看電視之類，而是花工夫為了一個被醫療危機壓得透不過氣的家庭送去燒好的晚餐。這裡有一個靈裡的動力，除非我們去經歷，否則我們無法了解。我們被造是為了傳達神賜給人恩典的榮耀。為此，當我們覺得已經全力以赴的時候，我們仍然是有力量的。

第三，神以公義與榮耀在我們之前，之後，並在我們之中。

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

（第 8 節）

這樣，神必與公義在你前面行，必以榮耀作你的後盾。不僅如此，你求告時，祂必在那裡。

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

你呼求，祂必說：「我在這裏。」

（第 9 節）

每當你呼求幫助時，神總是說：「我在這裡！」當我們正忙著在作祂的獨生子所作的，也就是「成為貧窮，為的是讓他人成為富足」（參：哥林多後書八 9），並且「按著神所賜的力量」來作時（彼得前書四



11），那麼神就會成為我們的後盾，領我們前行，並且用全能的大愛與幫助、保護和關心來環繞我們。

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主張：神希望禱告成為我們在戰場上的無線電對講機，而不是家用的對講機。神希望我們呼求祂來幫助我們，因為我們正在奉獻我們的生命，來傳揚神那為了所有人的喜樂而在凡事上居首位的熱情。禱告不是為了提高我們的舒適度，而是為了基督國度的擴展。以賽亞書五十八章 9 節說：「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那時」是指前面的第 7 節。甚麼時候？「那時」——也就是指你加入了愛心的大軍，來服事那些沒有食物、住所或衣物的人。這才是神會聆聽並回應戰場上無線電對講機的時候，祂有一個特別的頻率，用來接收那有高風險愛心的領域。

這並不是說你不可以為你的孩子禱告，希望他的喉嚨痛得著醫治，或者讓你的車不要突然壞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意味著：如果你的那種禱告不是為了高舉神，並為了國度的擴展，那麼最終他們會讓我們的對講機發生故障。這也不是意味著藉著讚美與團契來和神交通是不重要的，但這確實意味著：在與神交通中，那終極的喜樂是與人分享的喜樂，而讚美若沒有考慮或包容別人，是有瑕疵的。

第四，神應許要時常引導我們。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第 11 節）



哦，在我們生命與服事的困惑中，這是一個多麼寶貴的應許啊！我不知道，我們生命中有多少的混亂與沒有把握，是來自於我們忽視了對窮苦人的服事？看起來，神好像給那些竭盡全力服事別人——尤其是貧窮人——的人祂最親密的引導。神的引導不是為了在輕鬆花園中的陽光小路，而是為了那我們常常不知道答案、從未有人走過的、痛苦的、陰暗之處。在我牧養的服事中，有多少次，當我被呼召去處理一個危機時，我一邊走一邊說：「主啊，我不知道情況如何。幫助我，求祢給我引導，讓我想到了甚麼是最能幫助人的。」祂一次又一次應允了我。敞開你自己，即使是在那些超過你力所能及的需要中，那麼，神就「必時常引導你。」

第五，祂將要使你的靈魂心滿意足。

〔祂將要〕在乾旱之地
使你〔你的靈魂〕心滿意足。

（第 11 節）

我們的靈魂是為了在神裡面得到滿足。而我們一次又一次學到，當我們將在祂裡面的滿足延伸到對其他人的關注時，這種滿足才能達到最高點。將我們自己生命澆灌在對貧窮人的服事上，是通往最深滿足的道路。請注意到這將會發生「在乾旱之地」。換句話說，在服事他人的時候，你的靈魂就會越來越不需要依賴那外在環

境的滿足。你會越來越多能夠像詩人在詩篇七十三篇 25
~26 節所說的：

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第六，神將會使你成為一個澆灌的園子和水流不絕的泉源。

你必像澆灌的園子，
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第 11 節）

這就是喚醒比爾·萊斯利注意以賽亞書五十八章中那寶貴「禁食」的經節。他與許多的牧師一樣，正在經歷一個乾旱的季節。但在那一節中包含了我們都需要並渴求的——不僅是被澆灌，而且可以滋潤別人：一個「澆灌的園子」與一個「水流不絕的泉源」。這就是聖經中那深具弔詭性的屬靈原則：你若將自己倒出，你必會成為豐盛。當你給予越多，你也得到更多。

但這裡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是一個挖得很好的泉源，並且要保持不被堵塞。只有當我們心中一如既往的有著湧流的泉源之時，我們的服事才能保持常青，並對別人有用。那是甚麼呢？藉著耶穌在約翰福音七章 38~39 節的啟示，這個應許被成就在新約時代，「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一個永不枯竭的泉源〕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也就是說，相信耶穌能夠滿足我們一切的需要，正是那開啟聖靈能力源頭的關鍵。而當我們藉著信心，親身投入到為那些日漸消亡、貧窮的人而付出愛的路途上，神自己將會更加地大發熱心。

最後，如果我們將自己為窮人擺上的話，神將會恢復祂那久已荒廢的聖城——和祂的百姓。

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
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
你必稱為補破口的、
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

（第 12 節）

將會有多少的荒廢之處，可以藉著神百姓為窮苦人的禁食而被修復啊！有誰知道，會有怎樣的不幸，怎樣的不良功能，怎樣的破口，怎樣的苦痛與壓迫，可以被以賽亞書五十八章的禁食治癒且恢復呢？我們所應作的



不是預測城市、教會、家庭或社會可能會變成怎麼樣，我們只需要信靠與順服。

讓我們信靠那位至尊的大醫師吧！祂是我們的主，我們的醫治者。讓我們接受祂為我們所開出的禁食藥方。那將意味著光明、痊癒、引導、更新、恢復與豐盛——所有這些，再加上神自己行在我們之前、在我們之後、並且在我們之中。而且，因為藉著我們的好行為，人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光，並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五 16），然後，這種禁食也同樣將天國的福音傳開，並且加速主的日子來臨。如果我們真正渴慕神一切豐盛的話，這正是一個可以帶來飽足的禁食。

第 7 章 [Part 7]

為幼小者而禁食

墮胎與神在錯謬世界觀上的主權



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
為要在我們上帝面前克苦己心，
求祂使我們和婦人孩子，並一切所有的，
都得平坦的道路。

——以斯拉記八 21

莫用脆弱感覺判斷主，
卻要信靠祂的恩典，
在每一嚴厲天命之後
隱藏著祂的笑臉。
祂的目的必要快成，
在每一時刻向我們展開，
雖然嫩芽略有苦澀，
但花朵終將甜美綻放。

——威廉·考柏 (William Cowper)¹

¹ William Cowper,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in: *Trinity Hymnal* (Philadelphia: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1990), p. 128.



我們對神的饑渴實在是太少了，這不光是因為我們渴慕的度量已經萎縮，好像一塊只能舉起羽毛的肌肉——也因為我們渴望見到那被渴慕者的度量，還未曾被神聖道的望遠鏡訓練過。

我們如何鍛鍊那渴慕的肌肉？

我們被造是為了以至高的渴慕來渴慕那至高者。

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詩篇七十三 25~26)

神阿，我的心切慕祢，
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

(詩篇四十二 1~2)

神阿，祢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尋求祢。
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
我渴想祢，

我的心切慕祢。

（詩篇六十三 1）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立比書三 8）

可是我們常常去渴慕那微小的事物，而不是渴慕神。因此，渴慕的潛力也消失了。

微小的星星有多大？

我們經常不藉著神之道的望遠鏡來觀看我們繁複的夜空，靠著它，我們會發現那些閃爍的小小亮光中其實有著不可言喻的大奇妙。我們有多少時候與詩人一起禱告，『求祢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祢律法中的奇妙』（詩篇一一九 18）？如果我們不知道祂的偉大，我們就不會渴慕祂的豐盛。

看到神的榮耀，不單單是一個在神路過山上之時而有的個人經歷，這也是一個公開的經歷，就如祂加重埃及的災禍，分開紅海，讓地裂開吞噬了可拉一黨的人，將水變為酒，使死人復活，讓自私的人為了愛的緣故擺上他們的生命，以及讓君王的心轉向真理的時候。有一種對神的饑渴，是遠超過對個人經歷的渴慕的。它渴慕



祂的榮耀在世界彰顯，它渴慕我們神所受到的奇恥大辱被洗刷，它不滿足於那僅僅啟示給個人的、拯救性的幫助，雖然它們也極為珍貴，它嚮往神的手有明顯的得勝，建立、高舉神的真理與公義——在大學、法院中，也在廣告機構、政治辯論，以及所有的電視、廣播、報紙、雜誌、電影以及網路等各種媒體中。這一切都源自那為了所有人的喜樂而讓神在凡事上居首位的熱情。

為了公開彰顯神的榮耀而禁食

如果禁食是這心聲——「神啊，向我們顯明祢的榮耀！」——之後的驚嘆號，那麼禁食就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了。它與我們心中所渴慕的、神在普世之中所彰顯的榮耀全都有關，不論是公開的、歷史性的、還是文化性的。這正是本章所關心的。就拿墮胎來說，這反映了我們的文化是非常不敬虔的。那麼，我們該如何活著、禱告與禁食呢？

薛華的辯護

法蘭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於 1984 年五月五日離世。十三年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以他的照片為封面，上面的標題是「我們的聖法蘭西斯」。在麥可·韓墨頓（Michael Hamilton）的主題文章中，我們讀到他最後二十年生命的貢獻：



除了魯益師外，可能沒有其他的思想家可以〔比他〕給福音派帶來更深刻的影響；除了葛理翰（Billy Graham）外，可能沒有一個領袖可以在整體的「美國福音派」運動中〔比他〕留下更深的印記。同他們一起，薛華夫婦把國際性基督徒團體的理念引進主流，刺激福音派離開他們文化的禁錮，激勵一大堆的福音派信徒成為嚴謹的學者，鼓勵婦女們選擇母親與主婦的角色，引導了新基督教右翼的領袖，並且使廣泛的福音派團結起來反對墮胎運動。²

從薛華與艾雷特·庫普（C. Everett Koop）一起針對墮胎發出第一顆砲彈《人類到底發生了甚麼事？》（*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1979]）——一本書，一系列的影片，還有一系列的巡迴講座——開始，到今天已經超過二十年了，。令人驚奇的是，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那些言論仍然是那麼的適用，符合時代的現狀，這也更證明了那些言論的先知性。韓墨頓在他 1997 年的文章中承認：「一些評論家最近承認，〔薛華的〕觀點已被證明是經得起考驗的。……特別是關於人類生命的問題上，他顯得極有先見之明。」³

² Michael Hamilton, "The Dissatisfaction of Francis Schaeffer," *Christianity Today*, Vol. 41, No. 3, March 3, 1997, p. 22.

³ 同上，p. 30。



當我回頭去讀薛華在二十年之前所寫的話時，我看到其中那持久與真實的先知性。

在我們的世代中，有一股讓人性遺失的洪流——包括從一經要求便可墮胎到謀殺嬰兒，到安樂死——唯一能夠抵抗這潮流的，是肯定人絕對的獨特性與價值。而唯一能夠讓我們有這樣的認識的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終極保障。而唯一讓我們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途徑就是：藉著聖經與基督的道成肉身，後者是聖經所告訴我們的。

如果人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麼悲觀、現實的人文主義者就是對的：人類是在一個靜寂與沒有意義之宇宙光滑平面上的一個反常肉瘤。在這種情境之中，墮胎、謀殺嬰兒、以及安樂死（包括殺死精神錯亂的罪犯、嚴重殘廢、或是那些成為經濟負擔的老人）都是完全合乎邏輯的。……若沒有聖經、沒有在基督裡的啟示（我們只能夠通過聖經來了解這啟示），我們與我們的後代無法避免的將會走上一條不歸路，最終接受這時代是沒有人性且可怕的。⁴

⁴ Francis Schaeffer, with C. Everett Koop,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韓墨頓指出，「薛華遠見到的那慘白的場景已經成為今天的每日新聞。」

「死屍」傑克·克沃克延所殺死的人已經超過了泰德·邦迪，* 但是密西根州無法集中政治魄力來阻止他。一個聯邦法院已經禁止華盛頓州通過任何阻止醫生殺死他們病患的法律，與此同時，華盛頓大學允許收集並販賣每年死掉與墮胎的上千名嬰兒的器官。⁵

全世界最縱容墮胎的民主制度

對薛華來說，他不會希奇美國已經成為現代世界上最縱容墮胎的民主社會。

Human Rac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cis Schaeffer: A Christian Worldview, Vol. 5, A Christian View of the West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1982, orig. 1979), pp. 405-406.

* 編按：傑克·克沃克延（Jack Kevorkian），醫生，世界上最「積極」推動安樂死的人，為一百三十多人成全安樂死。泰德·邦迪（Ted Bundy）是第一號殺人王，專姦殺長髮貌美的妙齡少女，有憑有據的謀殺案件達廿多宗。但據警方估計，他可能殺了一百人。

⁵ “The Dissatisfaction of Francis Schaeffer,” p. 30.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瑪莉·安·格蘭頓（Mary Ann Glendon）是西方世界墮胎法的權威。她注意到，在所有的民主社會中，美國在墮胎方面是最縱容的。……她觀察到，統一後的德國實行了一項新的墮胎法，極大地保護了未出生的嬰兒。除了美國，在每一個民主制度中，都是通過政治性的立法來實施的。但是最高法院實質上已經宣告，美國人雖然曾被視為世界上民主制度的老師，實際上卻是特別不適合自治的。⁶

最高法院這種奇特的權力表現出美國的立場讓人覺得多麼失控。它的邏輯是：一年一百六十萬生命是

必須要付上的代價，為的是不妨礙那種以一經要求即墮胎為先決條件的生活模式。那是一個司法系統強加於一個社會的法令，因為在這個社會中，雖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認為墮胎應該被禁止，可是實際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墮胎都被執行了。⁷

⁶ Richard John Neuhaus, “Abortion and a Nation at War,” *First Things*, No. 26, Oct. 1992, p. 12.

⁷ 同上，p. 12.



有一種緊攝人心的絕望，不是來自立法者，而是來自那些自稱憲法的涵義必須由他們來詮釋的法官。這種絕望導致了一些絕望的手段。我們已經有殺戮。對薛華來說，這也不奇怪，他「將墮胎定義為：美國社會的關鍵問題，呼籲基督徒以公民身分來抗命，甚至考慮以武力來對抗政府。」⁸ 在他最後寫的一本書《一個基督徒的宣言》（*A Christian Manifesto*, 1981），他用這樣的句子來結束：「如果公民抗命走到盡頭的話，那麼政府已經絕對自主了，若是這樣，它就已經被抬高到永活之神的地位了。」⁹

美國政權的合法性？

薛華的警告再一次應驗。最近有許多令人驚訝的公開討論，是關於現今美國政權可能存在的不合法性問題。在 1996 與 1997 年間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中，威廉·班內特（William Bennett），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寇森（Charles Colson），杜布森（James Dobson），以及牛浩斯（Richard John Neuhaus）等人

⁸ “The Dissatisfaction of Francis Schaeffer,” p. 29。

⁹ Francis Schaeffer, *A Christian Manifesto*,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cis Schaeffer: A Christian Worldview*, Vol. 5, *A Christian View of the West*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1982, orig. 1981), p. 491。



針對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在充分意識到它可能帶來深遠影響的前提下，這裡所探討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已經到了，或者正快要到一個地步，有良心的公民不能夠再默認現存政權的道德標準。」¹⁰

這並不是主張要去打殺那些墮胎的人，但是需要有一個清醒的判斷，「一個文明不能夠容忍私下的殺人，正如一個文明不能因為可以殺掉不需要的人而長久存活一樣。」¹¹ 問題是，還有多久。牛浩斯注意到「由於法律偏離了憲法的本文，道德律，以及民主的程序，顯然已經帶來了具毀滅性的社會反常狀態和憤怒。借用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話，當政治開始成為一場通過

¹⁰ “The End of Democracy: The Judicial Usurpation of Politics,” *First Things*, No. 67, Nov. 1996, p. 18。該研討會繼續刊登在 1997 年元月份，“The End of Democracy? A Discussion Continued,” pp. 19-32。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最高法院奪取政治進行的這整個討論，是由薛華在十五年前提出的。他仔細思索一旦整個體系崩解時誰會接管我們的政府。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排除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因為他們是菁英份子，有下列理由：1) 他們已經基於社會學的、獨斷專擅的法律來統治。2) 他們在制訂許多法律，也基於法律來統治。3) 他們主導政府的另外兩個部門。」*A Christian Manifesto*, p. 462。

¹¹ Richard John Neuhaus, “Poor Times, Poor Country,” *First Things*, No. 34, June/July 1993, p. 61。



其他手段來打的仗時，本已脆弱的禮儀就被拆散了。不守法的法律就是對無法無天的邀請。」¹²

禁食教導一個國家的功課

與此同時，墮胎的執照將寶貴的東西一樣樣的奪去。最先失去的是孩子們，然後是婦女們，伴隨著她們的是罪疚、心碎、身體的創傷、以及墮胎後綜合症所帶來的多重影響。¹³接著是父親的一些懊悔、憤怒、以及大量「不負責任、甚至具掠奪性的男性的性侵犯行為」，後者是受到一個假設鼓勵的，即認為任何不想要的懷孕都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接下來，就是道德層面的腐蝕，因為這建立在那超越了自主性的個人自由之上的美德、價值與委身。

1995年二月的國家祈禱早餐會，在美國總統面前，德蕾莎（Teresa）修女針對墮胎的腐蝕性以勇氣與坦誠作了如下的演說。

¹² “Abortion and a Nation at War,” p. 13。

¹³ 見 David Reardon, *Aborted Women, Silent No More*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7)，書中附有探討這議題的廣泛書目，pp. 201-202; David Reardon, *Abortion Malpractice* (Denton, TX: Life Dynamics, 1993)。

我以為今天對和平最大的破壞者就是墮胎，因為這是一場針對幼兒的戰爭——直接謀殺無辜的嬰兒——由母親自己來執行。如果我們接受母親可以殺害她自己的嬰兒的話，我們怎麼可以告訴其他人不要互相殘殺呢？……

因為墮胎，母親不學會如何去愛，而是甚至殺死她自己的孩子來解決她的問題。因為墮胎，父親得到的信息是，他根本不必為他所帶入世界的這個孩子付上任何的責任。同一個父親很可能讓其他的女性陷入同樣的困境。因此，墮胎只能帶來更多的墮胎，任何一個接受墮胎的國家，不是教導人民去愛，而是為達目的而不惜採用任何武力。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墮胎是愛與和平最大的破壞者。¹⁴

這就是薛華這段話所要指出的：「同情心……正在被顛覆。不但是嬰兒被謀殺，而是人性正在被人文主義的世界觀所扼殺。」¹⁵

¹⁴ 引自 “Mother Teresa Speaks on Abortion”，取自下面的網站：
www.castletown.com/teresa2.htm。

¹⁵ *A Christian Manifesto*, p. 455。

論不是零零星星地看待問題

這就是薛華最擅長的——從世界觀的水平面上看問題。這也是宇宙中許多偉大戰役所爭戰的水平。薛華指出：「過去近八十年中，這個國家的基督徒的基本問題是……他們只是零零星星地，而不是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待問題。」¹⁶ 他的意思是：人們沒有去了解或抵制在零零星星問題——就像墮胎——背後的世界觀。他給那種仍能夠維繫現代西方——包括墮胎——的世界觀起了一個名字，「物質能量，機率觀的終極實際」。

我們必須努力挽回那種認為由機率決定的物質能量就是終極實際的世界觀所帶來的後果。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觀點必然會導致一些後果，不單是相對的，不單是錯誤的，而且是沒有人性的；不單是對其他人，而且影響到我們的子子孫孫，以及我們的屬靈後代。它將會不斷帶來沒有人性的惡果，因為它對整體實際的錯誤觀點，它不單缺乏一種對個人的獨特與尊嚴的基本認識，而且對於「人到底是什麼，到底是誰」一無所知。¹⁷

¹⁶ 同上，p. 423。

¹⁷ 同上，p. 494。



終極的實際是神，而不是物質能量。決定萬物的是祂，而不是機率。重新建立這個根基——神在一切事物上居首位——是西方世界所面臨的偉大挑戰。一個建立在物質與機率基礎上的世界觀「沒有為宇宙中的意義、目的與價值留下空間，也使律法毫無根基……」。在過去的四十年中，它已經在掌控共識上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¹⁸

一個針對墮胎的世界觀戰爭

這就是我們反對墮胎的前因後果。因此薛華所推動的不只是要我們去抵擋其中的「零零星星」，而是我們禱告、爭戰與工作的整個世界觀。「當然，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為那可憎的墮胎法來禱告，並努力廢除它，但是當我們勞力與禱告之時，我們需要牢記的是，這不是一個獨立的重要問題。事實上，我們應當竭力奮戰與禱告，希望這整個整體——那物質能量性、機率性的世界觀——連同它所帶來的那些涵蓋生命各方面的後果，都可以被挽回。」¹⁹

今天，那些最令人信服的反墮胎運動抓住了這個目標。大衛·李爾頓（David Reardon）的異象就是一個例子，甚至明確地結合了薛華的世界觀。李爾頓是一個生

¹⁸ 同上，p. 495。

¹⁹ 同上，p. 457。



命醫學倫理學家，在他的具體戰略中，重申了薛華的憂慮：

……使墮胎非法化的政治目標從來都是一個有缺陷的異象，我們真正渴望的始終是產生這樣的一個文化：墮胎不僅是非法的，而且是無法想像的。在這個文化中，墮胎在身體上、心理上、和靈性上所帶來的危險都是常識。在這個文化中普遍具有委身、同情心以及幫助並保護母親和嬰兒的責任感。²⁰

這裡的鑰詞是「無法想像的」，並且，這就是薛華在十七年前所說的，「在每一個世代中，都存在著『可以想像的』與『無法想像的』。」²¹ 決定甚麼是「可以想像的」與「無法想像的」是藏在後面的世界觀。故此，李爾頓、薛華、與今天許多最有思想的人都認識到：關於墮胎的爭戰，實質上是一場更加深刻的、關乎文化的靈魂與其世界觀的爭戰。²²

²⁰ David Reardon, *Making Abortion Rare: A Healing Strategy for a Divided Nation* (Springfield, IL: Acorn Books, 1996), p. XV.

²¹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p. 282.

²² 對於「文化戰爭」戰線的一個描述來自牛浩斯：「我們是兩個國家，一個專注在權利與法律，另一個專注在是非對錯；一個是激進的個人主義，致力於自我的實現，另一個是群體的，追求共同



禱告與禁食的地位

那麼，我們該如何抵擋並且更新呢？在薛華生命的最後幾年，他越來越多關心到政治領域，並且越來越對福音派狹隘的敬虔不以為然——其中的「靜默的多數，絕大多數」都有著「兩個破產的價值觀——個人的平安與豐富。」²³ 他所強調的是一個具有先知性的與及時的呼籲。

但我不知道的是，許多被他激勵的年輕學者與積極份子（他們現在大約是四十與五十多歲）是否需要聽到一些平衡的話語，是關於禱告與禁食的能力的，不是用來作為思考與行動的另一個選擇，而是作為一個堅實的根基，為要見證，「馬（學術與政治）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和華」（箴言二十一 31）。去聽一聽一些書籍中的吶喊：針對福音派在思想生活上的更新與改革，在技術領域方法上恢復真理，使教會脫離政府的無力而恢復到對社會的同情，在環境問題上採取道德的制高點，以及許多的其他問題。這其中的每一個問題，問題的根本都是人的勸說無法駕馭的，這是否意味

的益處；一個將法律視為權力與放縱之意志的工具，另一個肯定我們必須遵守之憲法中所反映的客觀的道德秩序；一個致力於私人的滿足，另一個致力於家庭的責任；一個是典型的世俗，另一個是典型的宗教；一個是菁英份子統治論者，另一個是、平民主義者。」“Abortion and a Nation at War,” p. 9.

²³ *A Christian Manifesto*, p. 459.



著，對禁食與禱告的呼求不僅合宜，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呢？我所推崇的正是這種呼求。

為世界觀的突破而禁食禱告

藉著禁食與禱告，可能會帶來他們所寫並盡心竭力要獲致的突破。但在薛華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中，這不是他主要的呼籲，而對今天的某一些人來說，這也不是他們視野的一部分。薛華確實說過，「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為那可憎的墮胎法來禱告，並努力廢除它，……我們應當竭力奮戰與禱告，希望這整個整體——那物質能量性、機率性的世界觀——連同它所帶來的那些涵蓋生命各方面的後果，都可以被挽回。」²⁴ 我不知道學者們與積極份子是否把這話聽了進去。我承認我自己為世界觀的突破而獻上的禱告不盡理想。喔！當我想到世俗的理念，殘缺的神學，體制的腐敗，哲學的謬誤，以及無孔不入的文化偏見之時，是多麼容易採取一個放棄並且聽天由命的心態。

但是，這不是放棄並且聽天由命的時候，這是應當熱切禱告與禁食的時候，為要讓我們的一切思考、一切講道、一切寫作、以及一切社會行動與使命都帶著神的馨香之氣，並且帶著一股具有改變力量的衝力，是遠超過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到那時，但願能夠超過一切期

²⁴ 同上，p. 457。



盼或人所能作的，說：「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仇敵必倒在你們刀下」（利未記二十六 8）。

避免一個被困巴比倫的心態

我們可以從哪裡得到信心與鼓勵，來為這樣深遠的世界觀問題而禁食與禱告呢？

我建議我們來思考一下聖經中以斯拉的故事，特別是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讓我先給你這段經文一些激發信心的背景，這樣，當你聆聽這段經文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以斯拉講述時的所有力量，以及它與我們所關注的世界觀問題的相關之處。

以色列人已經被流放到巴比倫。他們已經在那裡居住了數十年，現在時機來了，在神的幫助下，他們可以回歸故土。但是，他們在廣大的波斯帝國中，只是一個微小、不起眼、居少數的民族。這是如何發生的呢？答案在於神是掌管帝國的神，當祂的時間到了，祂的百姓該遷移了，祂就會改變帝國。這就是以斯拉記前八章的要點。對屬神的人來說，每當我們進入一種被困的心態時，這要點就給我們帶來強大的盼望。

首先，我們來思考以斯拉記一章 1~2 節。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詔

通告全國說：「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祂建造殿宇。』」

不要錯過神至高無上的主權，祂掌管古列王的心思與意念，雖然他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君王。神已經藉著耶利米的口，預言祂的百姓將要歸回到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七十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言，使你們仍回此地』」（耶利米書二十九 10）。神從不讓祂的預言隨著那不可靠的人的意志擺盪。祂不只預言，祂也行動，來成全祂的預言。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祂的預言是可靠的，正如祂是滿有大能的一樣。

所以，以斯拉記一章 1 節說：「耶和華激動波斯王古列的心。」古列不只是不明就裡地經歷了預言的實現，他經歷了神在祂自己至高無上主權下的工作，來實現那個預言。這就是答案。但神要在世界上成就偉大的事情之時，祂就能作到——不論是通過一個波斯帝王，還是一位先知，或是一本學術著作，又或是一個基督徒的反墮胎工作者。關鍵是神那絕對至高無上的主權，遠超越世界上的帝國，超越國王、學者、政治家、大學校長的心思與意念。



甚至連挫折都是為了更大的益處

所發生的事是這樣：第一批從巴比倫回到以色列的人超過了四萬二千名。他們開始建造聖殿，但是他們在猶大地的敵人抵擋他們，並且寫信給波斯的新王，亞達薛西王，告訴他說一個反叛的城池正被建造（四 12）。於是亞達薛西王停止聖殿的建造，看上去好像神的計畫遭到挫折了。這是事情通常發展的模式——在教會中，城市裡，或是整體的文化中，一個偉大的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然後就會受到挫折。一些悲觀的人對神抱持的觀點太渺小了，常常會因此而發牢騷。但是這個故事是要讓我們持守盼望。

神有一個不一樣、但更好的計畫，這並不是指「雖然有敵對與挫折」，而是「包括敵對與挫折」，都是更好的。喔！讓我們學習：那些充滿患難的貧乏歲月是為了神的賜福而預備的！總有一天祂會將一切改變成為美好，祂是神。在這件事上，祂是這樣做的。根據以斯拉記五章 1 節，神差派兩位先知，哈該與撒迦利亞，來激勵人們再次動工建造。

耶和華說：「所羅巴伯阿！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阿！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



的。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哈該書二 4、8~9

可是常常發生的是，一個新勢力的出現與發展就帶來了新的敵對。敵人來了：用的是與以前相同的戰略。這一次，他們寫信給新的皇帝大利烏，希望能夠讓耶路撒冷的工作停下來。但是這一次適得其反，我們也可以看到神為什麼允許起初的建造工作暫停下來。

大利烏王在回覆以色列的仇敵之前，作了一些調查。他查閱了檔案，發現從前古列王准許聖殿建造的旨意。因此，在以斯拉記六章 7~8 節，大利烏王的回覆是一個驚人的消息——遠超過那些被排擠、拖延的以色列人所求所想的。大利烏王對猶大的敵人說：

不要攔阻神殿的工作，任憑猶大人的省長和猶大人的長老在原處建造神的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們向猶大人的長老為建造神的殿當怎樣行，就是從河西的款項中急速撥取貢銀，作他們的經費，免得耽誤工作。

多麼奇妙的扭轉乾坤啊！多麼偉大的神！猶太人以為仇敵已經得勝了，但是神在歷史中動工，讓仇敵不但許可聖殿的建造，而且還付錢來建造聖殿！以斯拉記六章 22 節講述了這一個了不起的事實：「耶和華使他們歡



喜，又使亞述王的心轉向他們，堅固他們的手，作以色列神殿的工程。」神掌管人心，不論是國王、皇帝、總統、科學家、法官、州長、還是市長。這就是那為了世界觀而禁食與禱告的偉大根基——神可以改變人，神可以改變他們的思想，雖然他們還未悔改歸正。這裡所學習的功課，可以幫助我們努力將真理應用在教會與文化中。

莫用脆弱感覺判斷主，
卻要信靠祂的恩典，
在每一嚴厲天命之後，
隱藏著祂的笑臉。²⁵

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功課！指出讓你灰心失望的挫折——不論是個人性的，政治性的，學術性的，教會裡的，文化中的，還是全球性的。有基督徒敢說神這麼做不是為了祂子民的益處與祂自己名的榮耀呢？若我們的神是以斯拉的神，我們不敢說不！你真以為這些挫折是白白的嗎？不是為了一些更高的、超越任何人的想像的、令人震驚的、公義的偉大目標嗎？

²⁵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隴溝的水一樣

接著，以斯拉出現在畫面中，以倒敘的手法描述亞達薛西王的統治。國王差派以斯拉在一群人的陪同下回到耶路撒冷。根據以斯拉記七章 6 節，王提供他旅程中一切的需用。為什麼這位停止聖殿建造的王會這樣做呢？以斯拉在七章 27 節的禱告中告訴了我們答案：「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祂使王起這心意，修飾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這是神所作的，神將這心意放在他的心中。

祂對古列王（一 1），大利烏王（六 22）如此；對亞達薛西王也這樣行（七 27）。「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言二十一 1）。神正在世界中掌權，祂也掌管歷史。「深哉！神豐富的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羅馬書十一 33）我們無法了解神的作為中無限的智慧。我們所應當作的是信靠、順服、禱告——稍後我們還要看到，禁食。

在掌管世界的神面前禁食

我們接下來看一看以斯拉離開被擄之地，踏上歸回耶路撒冷的途中所做的事情。他拒絕了軍隊的護送，為此，他可以向亞達薛西王見證：神的能力與信實足以保護那群與他同行的人。他沒有尋求王的幫助，而去尋求



神的幫助，他尋求的方法就是通過禁食。以斯拉記八章 21~23 節記載：

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克苦己心，求祂使我們和婦人孩子〔這裡就關係到小孩子的拯救〕、並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撥步兵馬兵、幫助我們抵擋路上的仇敵、本以為羞恥，因我曾對王說：『我們神施恩的手必幫助一切尋求祂他的；但祂的能力和忿怒必攻擊一切離棄祂他的。』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祂就應允了我們。

在第 21 節，禁食表達了克苦己心——也就是我們的緊迫感，完全依靠神來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禁食，為要在我們神面前克苦己心。」如果說薛華對墮胎問題的根基所做的分析有什麼顯而易見的地方，那就是：人文主義世界觀充斥著美國文化，是那麼棘手，我們必須完全倚靠神，來抵擋並且改革。忠實的據理力爭、有說服力的寫作、主動參與社會工作、以及參與政治都有它們各自的地位。但是，除非擁有至高無上主權的神在幽暗的心思上動工（正如祂在古列、大利烏、以及亞達薛西身上所做的一樣），最好的推論與行動都會被擄掠，且被顛倒黑白。

只是，對以斯拉來說，禁食不只是表達克苦己心與緊迫感，更表現了對神的一種渴慕，那是嚴肅的、關乎



生死的。「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禁食與禱告並行，帶著對神的饑渴，並且宣告，「我們不能夠靠自己來贏得這場戰爭，我們不能改變人的心思意念，我們不能夠改變世界觀、更新文化、或拯救一百六十萬的兒童，我們不能夠改革司法體系、加強立法、或者調動沉睡的人群，我們不能夠治癒那無神論信念所導致的無盡創傷或流血的行為，但是，神啊，祢能！我們不再靠自己，而來倚靠祢。我們向祢呼喊、祈求，願祢因為祢的名，為了祢的榮耀，並為了祢在世界中救贖行動的推進，為了彰顯祢的智慧、能力、與掌管一切的權柄，為了祢真理的掌權以及安慰貧窮與無助之人，神啊，求祢動工。我們是如此地渴慕祢顯明祢的大能。藉著我們的一切思考、一切寫作、與一切行動，我們禱告、我們禁食。願祢來，彰顯祢的榮耀。」

在以斯拉記八章 23 節提到了禁食與禱告所帶來滿有恩惠的結果，「祂就應允了我們。」孩子們被拯救，王的心被扭轉，敵人被擊退。這就是令人震驚的地方——那位可以扭轉王心意的神這樣定意，軟弱的人可以影響祂，讓祂為他們的緣故使用祂至高無上主權的大能。

「去作工」直到祂再來

我懇求你與我一同尋求神，在關於墮胎以及許多其他的弊病上，我們藉著禁食與禱告，來穿破那些充斥著現代世界的幽暗心靈。這不是呼籲一群人大發脾氣式的



向壞人吼叫，「把我的祖國還給我！」這是一個對在地球上寄居與流放之人的呼籲，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家鄉在天上，他們等候他們大君王的顯現，「去作工」直到祂的再來（路加福音十九 13）。基督徒所要作的最大的工，就是「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哥林多前書十 31），並禱告求神的名被尊為聖，祂的國度降臨，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馬太福音六 9~10）。且要渴望、工作、禱告、禁食，不單是為了人子最後的顯現，而且要在之前顯明祂的聖靈與能力如今正在觸動每一個人，挽救那些將要滅亡的人，淨化教會，並且根據神所許可的來撥亂反正。

當努力從事這些偉大的工作時，要找到合乎聖經的平衡確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那也可以是忠心禁食的果子。若主許可，願我們所領受的呼召的偉大不是麻痺我們的渴望，而是讓我們藉著禁食、禱告以及各樣的善工，滿足我們對偉大真神的榮耀彰顯的饑渴，不論是私下的、還是公開的。



結語

神為何獎賞禁食？



你們饑餓的人有福了，
因為你們將要飽足。

——路加福音六21

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償還呢？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羅馬書十一35~36

神樂意將禱告安置在祂施予憐憫之前，祂樂意在禱告之後施予憐憫，就好像祂被禱告推動一樣。當神攪動祂的子民來禱告的時候，祂是為了要顯明祂的憐憫，因此祂也澆灌下恩典與懇求的靈。

——約拿單·愛德華滋¹

¹ Jonathan Edwards, "The Most High a Prayer-Hearing God,"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2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74), p. 116.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為何神回應禁食？為何當我們禁食的時候，祂會獎賞我們：在聖經與歷史篇章中，隨處可見祂這樣的作為。耶穌也應許說祂會如此：「你父在暗中察看〔你們的禁食〕，必然報答你」（馬太福音六18）。這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因為一個錯誤的答案可以讓神的名蒙羞，並且給我們帶來極大的傷害。

一個羞辱神的名並傷害我們的回答

舉例來說，假設我們說：禁食可以從神那裏得到獎賞，是因為它藉著禁食之人的功勞來掙取這些獎賞。那麼這就會讓神的名蒙羞，因為它將神白白的恩典變成商業交易。這些都表示禁食最終是源自我們自己的意願，並且我們將這種自發的操練獻給神來換取報償。這對神是極大的羞辱，因為它讓我們奪取了那本來只能單單屬於神的——禱告與禁食終極的創始者。這麼一來，我們就將自己放在神的位子上，並且廢除了祂恩典的自由。

這也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如果我們選擇這樣與神建立關係，最終我們將不會成為恩典的受益者，只能得到公義的報應。那也意味著我們從神那裏得到我們該得的，而不是永生——那白白的禮物（羅馬書六23）。用使徒保羅的話來說，這樣看待神對禁食的回應，等於將它轉變成為工價。在羅馬書四章4節，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作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

的。」照字面翻譯為：「對作工的人來說，所得的報酬不是根據恩典，而是根據價碼。」如果我們說：神賞賜那些藉著禁食而掙得或配得祂的獎賞或報酬的人，是支付「工價」或償還「債務」，那麼，我們的所作所為就好像在說：「獎賞不是根據恩典而賜下的。」在建立與神的關係上，這是致命的方法。因為除了白白的恩典之外，只有咒詛。

神不是「本乎恩……因著信」來拯救我們（以弗所書二8），然後「本乎公平……因著行為」來獎勵我們的禁食。稱義的獎賞以及每一個後來臨到我們的獎賞，都是基於同樣的條件，也是通過同樣的途徑：其根基是神在基督裏面的工作，也就是祂代贖性的死亡（羅馬書三24），並且藉著神在我們裏面的工作，也就是改變我們生命的信心（以弗所書二8；加拉太書五6）。任何想要在神面前立功或者掙取獎賞的嘗試都是邪惡的，並且對得救前與得救後的我們都是致命的。不論是在什麼時候，一個廢除恩典的行為就是惡的，並且致命的。

因此，對於神為什麼會獎賞禁食這個問題，一個錯誤的回答可以讓神的名蒙羞並給我們極大的傷害。我們必須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這是極其重要的。這關乎到神的榮耀以及我們的好處。



禁食是「本於祂，倚靠祂，也歸於祂」

神回應禁食，不是因為禁食使祂重新認識我們的信心與虔誠。祂對我們內心的認知超過我們對自己的認知。事實上，我們新生的信心是神自己的傑作，祂認識我們，因為祂了解自己的工作。「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以弗所書二10）。祂不但創造我們成為信心的新造之物，而且仍舊「在你們心裏行祂所喜悅的事」（希伯來書十三21）。我們的責任與喜樂是在每一刻選擇順服，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立比書二13）。

禁食不能從神那裡掙取獎賞，最基本的原因在於它是神的一個恩賜。它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你不能指望神去支付那本來已經屬於祂的。這就是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35至36節所表達的：「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那也包括禁食，它也本於祂、倚靠祂並歸於祂。我們將禁食獻上給神，不是為要藉著它從神那裡得到回報。它是神所賜予的，為了要叫我們從中獲益，並且讓神藉著它得榮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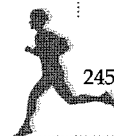


獻祭的終極根源

就像人在禁食時奉獻食物一樣，當所羅門王看到他的百姓為建造聖殿而奉獻他們的財富時，並沒有因為他百姓自發熱心的德行而自高自大，反倒因此謙卑下來，因為神賜下如此豐富的恩典。他說：「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祢而來，我們把從祢而得的獻給祢」（歷代志上二十九14）。我們也應當用同樣的方法來談論禁食。這裡沒有可誇口的地方。我算什麼，竟能來禁食？我不算什麼。若不是從祢而來那改變生命的恩典，在我裡面，沒有什麼能讓我選擇為了祢的榮耀而這樣做。並且當所羅門遙望未來，思考這種奉獻的心志是否會延續下去的時候，他禱告說：「主啊……求祢使祢的民常存這樣的心思意念，堅定他們的心歸向祢」（歷代志上二十九18）。為此，我們也要為自己的禁食和基督的教會的禁食來禱告：主啊，讓祢所創造的禁食的意願持續下去，並且引領祢百姓的心歸向祢自己，並且以祢為他們所有喜樂的泉源。

獎賞是為了無助並將盼望放在神身上的人

那麼，若神獎賞禁食不是因為我們造成它、並且為了得到回報而將它獻給神的話，那祂到底為什麼要獎賞禁食呢？實際上，如果神自己是禁食的創造者與維繫



者，祂為什麼要指定這種行動作為祂賜下獎賞的理由呢？答案是，神全心要賞賜那些發自內心的、表明人的無助並將盼望放在身上的行為。在聖經中，神一次又一次地應許：祂會來救助那些停止倚靠自己、尋求神並且以祂為至寶和幫助的人。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了吃。不用銀錢，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奶。……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以賽亞書五十五1~3）。神向那些沒有錢財、只有渴慕的人應許，如果他們轉離那些錢可以買來的事物、並來到祂面前，他們就會得到水、酒、奶與生命。「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啟示錄二十一6，二十二17）。生命的獎賞並不是臨到那些要去買它或掙取它的人。它「不用價值」，它是白白的。所要付的「代價」是饑渴，這饑渴讓人從世界那殘破的水池轉向神裡面那無窮的泉源。

正是那些「靈裡貧窮」的人，才能得到天國的獎賞（馬太福音五3）；神正是為那些「等候神」的人行事（以賽亞書六十四4）；正是那些「倚靠神」、而不是靠車靠馬的人，才能靠祂的力量得勝（歷代志上五20；歷



代志下十三18；詩篇二十七）；正是那些「以神為樂」並且信靠祂的人，才能得到他們心裏所求的（詩篇三十七4～5）。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與痛悔的心，祂必獎賞這樣倒空自己的人（詩篇五十一17）。那些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按著神所賜的力量」來服事神的人，必會得到神的獎賞（彼得前書四11）。

神最終所致力的目標：祂的榮耀

神獎賞那種發自內心、表現出人的無助並將盼望放在神身上的行為。這是因為這種行為吸引人定睛在神的榮耀。彼得前書四章11節將這點表達得很清楚：「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祂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特別注意這節經文的邏輯：如果你的服事不是按著自己的力量，而是按著神所賜的力量，那麼神就會得著榮耀。賜予者得到榮耀。

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祂的榮耀。這在整本聖經中隨處可見，正如愛德華滋在他那篇名為〈論神創世之目的〉的文章中有力地說明的：「神在整本聖經中所說的一切，其終極目標似乎都包括在一個詞語中，就是『神的榮耀』。」² 神在創立世界根基以前，為了祂的榮耀而

² Jonathan Edwards,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End for which God*



揀選了祂的子民（以弗所書一6）。神為自己的榮耀創造人（以賽亞書四十三7）；祂也為自己的榮耀揀選以色列（以賽亞書四十九3）；祂又為自己的榮耀拯救他們離開埃及（詩篇一〇六7～8）；祂更為自己的榮耀讓他們從被擄之地歸回重建（以賽亞書四十八9～11）。祂差遣祂的獨生子來證明祂的信實，為要讓外邦人因祂的憐憫而榮耀神（羅馬書十五8～9）；祂讓祂的兒子受死，是為了要彰顯祂使人稱義的榮耀（羅馬書三25～26）；祂差遣聖靈來榮耀祂的愛子（約翰福音十六14）；祂命令屬祂的人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哥林多前書十31）；祂將差祂的兒子第二次來臨，得到祂應得的榮耀（帖撒羅尼迦後書一9～10）；最終，神將會用認識祂榮耀的知識充滿遍地（哈巴谷書二14）。

神行做萬事的終極目標是要彰顯祂的榮耀，對那些領受的人來說，是欣然；對那些不接受的人，是荒廢。因此，祂獎賞那種表明了人的無助、並且將盼望放在神身上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讓人定睛在祂的榮耀上。

Created the World,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8, ed. Paul Ramse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26 = 〈論神創世之目的〉，收錄於《愛德華滋選集》（謝秉德譯；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

以倒空為祭來表明充滿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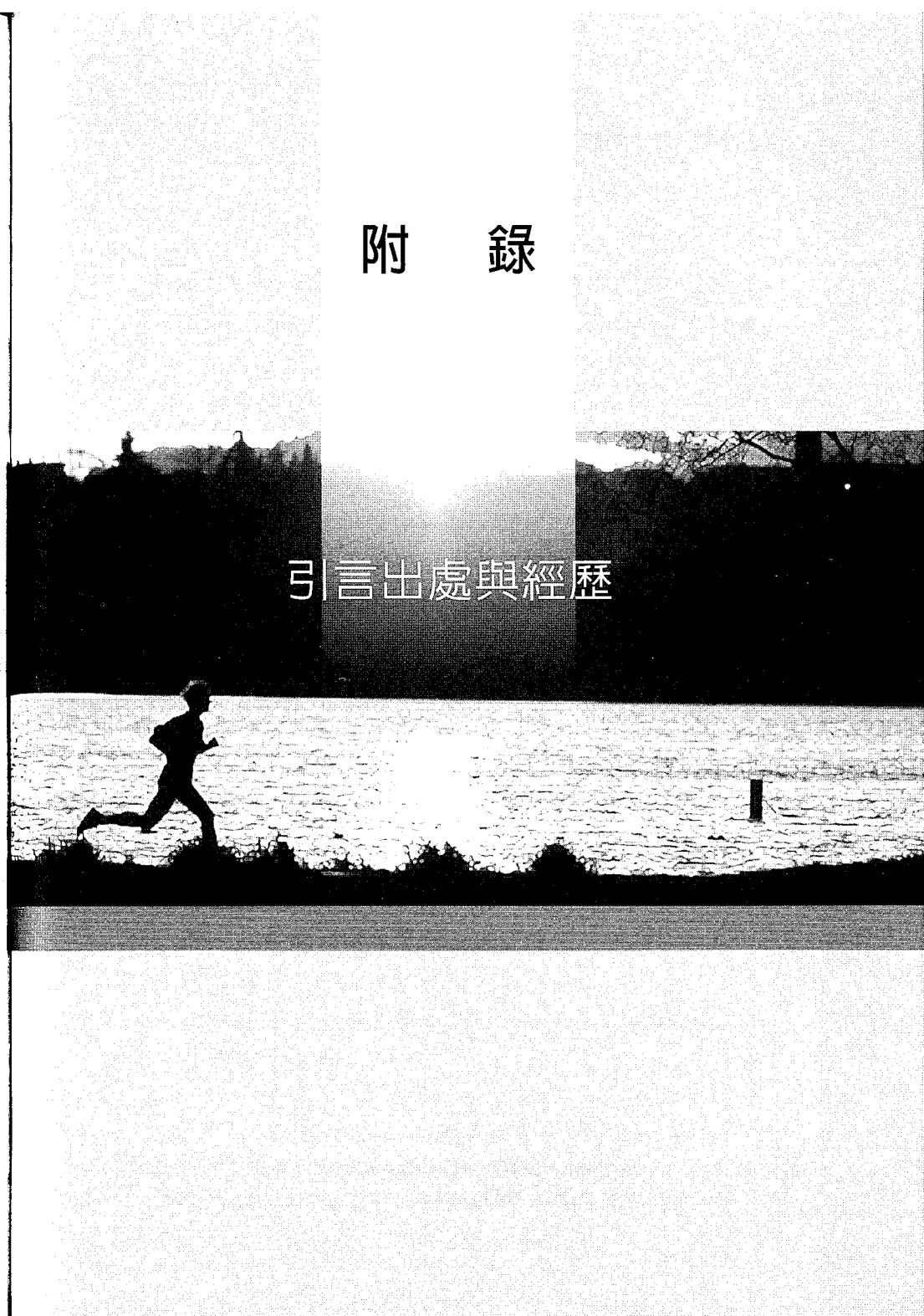
禱告顯然是為這個目的設立的：「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約翰福音十四13）。神回應禁食，因為當我們將視線從我們自己身上轉移到基督，並以祂為我們唯一的盼望的時候，那就給天父一個時機，可以藉著祂供應萬有的愛子所做的來彰顯祂恩典的榮耀。

相似的是，禁食特別適合藉這種方式來榮耀神。在根本上，它是在盼望中以倒空自己為祭而獻給神，它將需要與飢餓當作祭物獻上。它從本質上所要表達的是：「天父，我雖然空虛，但祢是豐滿；我雖然飢餓，但祢是那天上的糧；我雖然乾渴，但祢是那生命之泉；我雖然軟弱，但祢是剛強；我雖然窮乏，但祢是富足；我雖然愚笨，但祢是智慧；我雖然破碎，但祢是完全；我雖然瀕臨死亡，但祢不止息的慈愛比生命更好（詩篇六十三3）。」

當神聽到這種承認自己的需要，以及藉信心而倚靠祂的告白時，祂就採取行動，因為這關乎祂那全備之恩典的榮耀。最終的答案是，神獎賞禁食，是因為禁食表達了心中一個呼喊，那就是：除神以外，世上沒有一件事可以讓我們的靈魂真正滿足。神必會獎賞這種呼喊，因為當我們以神為最大的滿足時，神也在我們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榮耀。

附 錄

引言出處與經歷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
你們要想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心、
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希伯來書十三7

有些人，藉口他們是被神的靈所教導，就拒絕受教於書籍或活著的人。這並不能夠榮耀神的靈，反而是不尊重神，因為如果祂賜給祂的某些僕人比其他人更多的亮光——而祂是如此行的——那麼這些人就必須與其他人分享那些亮光，並且用這亮光使教會受益。但是如果教會的其他人拒絕接受，那麼神的靈到底為什麼賜下亮光呢？這就暗示神藉由聖靈分賜恩賜與恩典的工作中，有某處出現了錯誤。

——司布真¹

¹ Charles Spurgeon, *Words of Counsel for Christian Workers* (Pasadena, TX: Pilgrim Publications, 1985), pp. 112-113.



這些節錄與經歷是我在準備這本書時，所作的閱讀的一部分。我將他們收錄在這裡，為了要給人啟發與教導，但是並不表示我同意其中所說的一切話。出處也已列出，讀者可以在上下文中跟進。有時，一個不經意的評論可能跟整章或整卷書對我們的影響一樣大。神可能使用這些簡短的詞句來喚醒某些人，讓他們從內心渴慕神。

伊格那丟 (Ignatius)

(第一世紀末安提阿的主教)

你要自己獻身在禁食與禱告上，但不要過於所能承受的，不然你會毀滅自己。不要完全禁絕酒與肉，因為不應當恨惡這些事物本身，因為〔經上〕說：「你們……必吃地上的美物；」經上又說：「你們要吃肉如吃菜」；又說：「得酒能悅人心、得油能潤人面、得糧能養人心。」只是一切的享用都應當適度，因為是神所賜的。「因為誰能離了祂而吃喝呢？因為一切美麗的事物都是屬於祂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屬於祂的。」²

² THE EPISTLE TO HERO, Chapter 1 (Albany, OR: Sage Software, 1995), p. 223.



奧古斯丁 (Augustine)

(希波的主教，354-430年)

藉著吃喝，我們維修我們日益老化的身體，直到祢毀壞肚腹與食物，那時祢將用奇妙的豐滿除掉我的空虛，讓這不朽的生命穿上永恆的不朽。但現在這需要仍然令我愉悅，雖然我仍與這愉悅奮戰，不讓它擄掠我；並且藉著禁食堅持每天的爭戰；攻克己身，叫它服我，並且以快樂除去我的痛苦。……常常處於兩難之間，不知道要求維護的是不是身體必要的照顧，還是為那充滿虛假的貪婪而提供服務。這種不確定卻是正中我們這憂鬱心靈的下懷，樂於看不清什麼是維持健康的節制，趁機找尋藉口，以養生的美名來掩蓋口腹之欲。我每天努力抗拒這一類的試探，並且呼求祢的幫助，向祢陳明我的疑慮，因為我在此找不著解惑的忠告。³

若有人要問我在這件事上的立場，我在仔細思

³ THE CONFESSION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2), p. 198-199 = 奧古斯丁著，《懺悔錄》，有多種中文譯本，引句出自卷十，三十一節。



索後的回答是，在福音書和書信中，並且我們稱之為新約聖經的所有書卷中，我看到禁食是必須遵守的。但是我沒有發現主自己或使徒們有設立一些明確的規條，比如我們應該在哪些天禁食或者不禁食。基於這些，我確信免除在第七天的禁食是更合宜的，但事實上不是為了獲得永恆的安息，而是預表當那真安息日來到之時的永恆安息，那只能靠信心和公義獲得，大君王的女兒必因那義而得到發自肺腑的榮耀。⁴

耶路撒冷的區利羅 (Cyril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主教，315-386年)

從此以後，不要再作毒蛇；雖然你們從前是毒蛇的種類，他說，你們要脫去從前那罪惡生命的蛇皮。因為每一條蛇都會鑽進一個洞來蛻去牠的舊皮，並且當牠擦掉舊皮之後，身體內的生命就會得著更新。相似的，你們也要經過那狹小的窄門，藉著禁食脫去從前的老我，除去

⁴ LETTER XXXVI, Chapter 11, quoted from *the Electronic Bible Society CD ROM*, Vol. 1.

那能夠毀滅你的一切。⁵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德國改教家, 1483-1546年)

[選自馬太福音四1起的講章, 1524年] 關於禁食, 我要說的是: 常藉著禁食來抑制並控制身體是對的。因為當肚子填飽的時候, 身體不能夠用來講道、禱告、學習或作任何其他的事。在這種情況下, 不能記住神的話。但禁食的人不能夠把它當作一件可以誇口的善行。⁶

[關於彼得在彼得前書一13勸勉的謹慎自守之心, 路德指出不同的人的各種需要。] 他沒有像教宗那樣, 固定一個確切的時間, 或者禁食的長短; 而是讓每個人自己決定, 禁食始終是為了保持謹慎自守的心, 而不讓身體負荷貪食

⁵ THE CATECHETICAL LECTURES OF OUR HOLY FATHER, CYRIL, ARCHBISHOP OF JERUSALEM, Lecture iii, "On Baptism," paragraph 7, quoted from *the Electronic Bible Society CD ROM*, Vol. 1.

⁶ WHAT LUTHER SAYS, Vol. 1, compiled by Ewald M. Plass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59), p. 506.



的拖累。因此, 人能夠保持理智與自省, 並決定自己必須怎樣做才能讓身體在掌控之中。因為把與此有關的命令強加在整個團體或會眾之上是無益的。因為我們每個人是如此的不同: 有人強壯, 有人身體軟弱, 所以有人可以更多克制自己的身體, 有人就少一些, 才能保持健康, 有好的事奉。……禁食是有益的。但是, 只有當我們提供身體的食物不多過保持健康所需的食物時, 這樣的禁食才是真的禁食。讓身體作工並小心謹慎, 免得這頭老驢變得喜歡嬉戲, 去冰上跳舞而摔斷骨頭。身體應當被約束, 並且跟隨心靈; 而不應當像某些人, 當他們禁食前, 將肚腹一下子塞滿了魚、肉與美酒, 以至於它們都凸了出來。⁷

聖經給了我們兩種有益的禁食。第一種禁食, 是當人為了藉著心靈去試驗肉體而欣然接受的。關於這種禁食, 聖保羅說: 「……勤勞, 警醒, 不食……」(哥林多後書六5)。第二, 是人必須忍耐、但仍舊欣然接受的那種禁

⁷ WHAT LUTHER SAYS, Vol. 1, compiled by Ewald M. Plass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59), p. 507.



食。關於這種禁食，聖保羅說：「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饑、又渴」（哥林多前書四11）。基督也說：「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馬太福音九15）。⁸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

（日內瓦的改教家，1509–1564年）

總而言之：每當一個應該經由大公會議或宗教法庭來解決的宗教矛盾產生之時，每當有選擇傳道人的問題之時，每當需要討論一個極為重要的難題之時，又或者好像神怒氣的審判來臨之時（如瘟疫、戰爭或饑荒）——牧師就要鼓勵會眾進行公開的禁食和特別的禱告，這也是在所有時代中的聖潔條例與禮儀。⁹

⁸ WHAT LUTHER SAYS, Vol. 1, compiled by Ewald M. Plass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59), p. 508.

⁹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Vol. 2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0), p. 1241 (IV, xii, 14) = 徐慶譽譯，《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⁵1986），3／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譯，《基督教要義》，上冊（台北：加爾文出版社，2007），2-3。



聖潔與合乎律法的禁食有三個目標。採用禁食是為了削弱並抑制肉體，好讓它不懈怠，或是為了預備自己進行更好的禱告與聖潔的默想，又或是為了見證我們要在神面前坦承自己過失的自卑。¹⁰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七5談到了禁戒房事時指出：禁戒是為了幫助禱告，但禁戒本身不是目的。之後，提到了路加福音二37的亞拿和尼希米記一4的尼希米，他說：〕因為這個原因，保羅說：當信徒為了有更加的自由可以禱告與禁食，空出一段時間來分床，這是一件合宜的事。這樣，禁戒就成為禱告的良助，並警告說，禁戒若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行的話，就無關緊要〔哥林多前書七5〕。¹¹

¹⁰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Vol. 2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0), p. 1241 (IV, xii, 17) = 徐慶譽譯，《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⁵1986），3／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譯，《基督教要義》，上冊（台北：加爾文出版社，2007），2-3。

¹¹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Vol. 2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0), p. 1241 (IV, xii, 14)



在一個敬虔之人的生命旅程中，實在需要被儉樸與節制來陶冶，因此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與禁食相似的。但是，除此之外，有另一種暫時性的禁食。那就是當我們從生活中一些通常的瑣事中抽身，比如一天或是一段時間，並且在飲食上比平時更加嚴格約束自己。¹²

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英國長老會牧師與解經家，1662-1714年)

如果我們進行多次、長時間、並且嚴格的禁食，卻不能讓我們有更加敬虔的情感，更加活躍的禱告，更多聖潔的憂傷，並且改變了我們思想的態度，讓生命的旅程走得更好的話，那麼這些禁食就完全沒有達到目的，神也不會把

= 徐慶譽譯，《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⁵1986），3 /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譯，《基督教要義》，上冊（台北：加爾文出版社，2007），2-3。

¹²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Vol. 2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0), p. 1241 (IV, xii, 18)
= 徐慶譽譯，《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⁵1986），3 /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譯，《基督教要義》，上冊（台北：加爾文出版社，2007），2-3。



這些禁食當作是向祂而行的來悅納。¹³

羅威廉 (William Law)

(英國靈修作家，1668-1761年)

如果宗教要求我們有時禁食，並約束我們天然的食慾，那是為了減輕在我們本性之中的爭鬥與爭戰，那也是讓我們的身體更能成為純淨的器皿，更加順服神恩典的美意；這也是為了讓我們與靈魂對敵的情慾泉源枯乾，讓我們血液中的慾火冷卻，並且讓我們的思緒更加能去作聖潔的默想。因此，雖然這些禁戒帶給肉體一些苦痛，卻大大削弱了肉體的食慾與情慾，也大大加增了我們對於屬靈喜樂的胃口，甚至連宗教中的這些難關，若作適當的操練，都可以給我們舒適的生命帶來莫大的裨益。¹⁴

¹³ A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Vol. 4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n. d.), p. 1478。

¹⁴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6, orig. 1728), p. 112。



愛德華滋

(新英格蘭牧師—神學家，1703-1758年)

我想，在這塊土地上，很少有傳道人，不是習慣從安息日到安息日禱告，求神澆灌下祂的靈，在全國推動宗教上的改革與復興，讓我們轉離放縱、褻瀆、不潔、世俗以及其他的罪；我們每年都有公開向神禁食與禱告的日子，承認我們的後退，為我們的罪而降卑自己，而且尋求神的饒恕與更新：現在，當這樣一個偉大並且深遠的改革，如此突然且奇妙地臨到我們向神所求的那些事上，我們不正是需要承認那是祂的作為嗎？¹⁵

這個世代迫切需要滿有聖靈內住的傳道人，除非已經達到這種境界，我們絕不罷休。如果要這樣做，我認為傳道人應該比所有人花更多的時間禁食、禱告，並且一起禁食禱告。在我看來，我們現在的時代更加需要這

¹⁵ Jonathan Edwards,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Revival*,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331.



樣的傳道人，常常與附近的傳道人聚集在一起，花許多的時間禁食並迫切地禱告，切切尋求神從上面供應祂那驚人的恩典，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¹⁶

關於禁食與禱告，我還要提一件事，因為我認為這件事常常被傳道人們忽視。那就是：雖然他們在講道中勸告並堅持暗處的禱告，卻很少提到暗處的禁食。而那是我們的救主勸告祂的跟從者履行的一個責任，正如祂也同樣勸他們在暗處禱告一樣。比較馬太福音第六章5~6節與16~18節，就可以看見這一點。雖然我不認為私下的禁食需要與私下的禱告一樣，常常並持續不斷地實踐，可是對我來說，這是所有表白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應該履行、並且常常履行的一個職責。有許多不論是屬靈或者屬世的時刻，都非常需要它；我們為自己或朋友們渴求的許多特別的

¹⁶ Jonathan Edwards,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Revival*,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07.

憐憫，都可以藉著這種方式來向神尋求。¹⁷

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

(大覺醒時的英國佈道家，1703-1791年)

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一個從不禁食的人所走的路，絕不會比一個從不禱告的人走得遠。¹⁸

〔禁食〕幫助禱告；特別是當我們分出一大片時間進行私下禱告時。然後，特別的是，神常常樂意高舉祂僕人的靈魂超過世界上的一切，有時甚至推舉他們進入三重天。而且，既然禁食是禱告的幫助，往往也成為神手中的一個器皿，所證實並增加的不單是一個美德，不單是愛心，（正如一些人無所事事地想像的，沒有來自聖經、理性、或經歷的任何根據，）還有認真、誠摯的靈，敏銳而柔軟的良心，向世界

¹⁷ Jonathan Edwards,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Revival*,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521.

¹⁸ "Causes of Inefficacy of Christianity," *SERMONS ON SEVERAL OCCASIONS*, ed. Thomas Jackson, Vol. 2 (New York: T. Mason and G. Lane, 1840), p. 440.



死，以及隨之而來的愛神，和每一個聖潔而屬天的情感。¹⁹

在禁食與神的賜福之間，並沒有什麼自然的或必要的關聯，但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祂隨己意用祂樂意的方式，賜下祂認為合宜的好處。並且，在所有的時代中，祂都指定通過這種途徑來避免祂的怒氣，並且常常藉此支取我們所需要的福分。²⁰

但是，如果我們渴慕這獎賞，我們需要謹慎的是……不要幻想我們可以藉著禁食從神那裡掙得什麼功德。我們怎樣提醒自己這一點都不過分；因為在我們內心的深處，我們極其渴望「建立自己的義」，通過償付而不是恩典來得

¹⁹ "Sermon XXVII, On Our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 5 (Albany, OR: Sage Software, 1995), p. 441.

²⁰ "Sermon XXVII, On Our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 5 (Albany, OR: Sage Software, 1995), p. 441.

到救恩。禁食只是神所命定的一條途徑，讓我們等候那不能賺取的憐憫；並且與我們的賞罰無關，神已應許要白白賜給我們祂福分。²¹

安德烈·富勒 (Andrew Fuller)

(英國浸信會牧師與作家，1754-1815)

禁食應當是敬虔之人常有的操練。基督並非輕看它，只是提醒門徒們不要濫用禁食。……它是附屬於禱告的，是設計來增加禱告的強度。它是謙卑地在神面前克制自己的一個方式。它的精神就表達在下面這些話中——「我若在日頭未落以前吃飯，或吃別物，願神如此待我，並且更重地待我。」「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這裡沒有提到時間，或者應該多麼頻繁地履行這個職責。……然而，它只是一個方法，如果把它當作目的，在神眼中就是可憎的。²²

²¹ "Sermon XXVII, On Our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 5 (Albany, OR: Sage Software, 1995), p. 449.

²²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美國總統，1861-1865年)

美國參議院，謹以虔敬之心，承認全能神超然的權柄與公義的管治，涵蓋了一切人類的活動與國家的事務；因此，我們決定請求總統指定並分別一天，來實行全國性的禱告與自卑：

既然，不論國家還是個人，都依靠神超然的能力而存活，就有責任，以謙卑憂傷之心，承認他們的罪愆與過犯，且確實盼望那真實的悔改所帶來的憐憫與饒恕；我們也要認識聖經中所宣告、也已在歷史中證明的奇妙真理：只要以上主為神的國家才能蒙福。

並且，就我們所知，根據祂聖潔的律法，國家同個人一樣，都要在這世界上得到刑罰與管教，我們難道不當懼怕內戰所帶來的可怕傷亡嗎？它現在已經使這塊土地沒有人煙了，雖然這可能只是一個因我們狂妄的罪而加在我們身上的刑罰，為要讓我們全體國民覺得需要進

Vol. 1 (Harrisonburg, VA: Sprinkle Publication, 1988, orig. 1844), p. 583. 編按：文中引用兩處經文，分別出自撒母耳記下三 35 (根據 KJV 翻譯) 與詩篇三二 3~5。

行全國的改革。我們曾領受了來自天上的最好的福氣，我們這許多年來也蒙保守有和平與豐盛，我們在人數、財富與力量上的增長遠超過其他國家。但是我們忘記了神，我們忘記了那保守我們在和平、生養、豐富與強壯之中的恩手；我們在自欺的心中，妄想這所有的福氣都是因為我們自己某些不尋常的智慧與品德。我們陶醉於自己沒有中輟的成功，太自足，以致無法感到需要救贖與保存的恩典，太驕傲，以致不向那造我們的神禱告！因此，這就需要我們在我們所得罪的大能者之前謙卑，承認我們國家所犯的罪，並且祈求祂的慈悲與饒恕。

所以，應這樣一個請求，並且全然同意參議院的觀點，我，藉著這項聲明，指定並且分別一八六三年四月三十日，星期四，作為全國自卑、禁食、與禱告的日子。在這裡，我要求所有國人，在那一天都禁絕平時的世俗性追求，聯合起來，在公共敬拜的場所或個人的家中，向主謹守這日為聖日，並且盡其所能地謙卑履行與這嚴肅之日合宜的宗教職責。

當我們真誠並真實地履行這一切後，讓我們謙卑地根據神的教導，期待這萬眾一心的呼求可以得蒙垂聽，並且能夠帶來祝福，包括國



家的罪惡被寬恕，我們這分裂且受苦國家能夠恢復到從前那幸福的統一與和平。

我以此為證，親手蓋上美國的印記。主後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美國獨立八十七年。華盛頓市。亞伯拉罕·林肯²³

萊爾 (J. C. Ryle)

(利物浦 [Liverpool] 的福音派主教，1816-1900年)

讓我們從主有關禁食的教導來學習我們信仰中喜樂的無比重要性。「抹油〔《和合本》作『梳頭』〕、洗臉」這幾個字滿了深邃的意義。它們應該教導我們：要定意讓人看見，我們發現基督教史我們喜樂。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信仰不是叫人憂鬱哀傷的。難道我們不以基督的報償和基督的服事為滿足？當然不是那樣！那麼就讓我們顯出該有的光景吧。²⁴

²³ *Library of Congress, Appendix No. 19, Vol. 12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LARGE* 引用於 Derek Prince, *SHAPING HISTORY THROUGH PRAYER AND FASTING*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73), pp. 5-8。關於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和雅各·麥迪遜 (James Madison) 的宣言，見 pp. 138-147。

²⁴ RYLE'S EXPOSITORY THOUGHTS ON THE GOSPELS, MATTHEWMAR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腓力普·布魯克斯 (Phillips Brooks)

(美國牧師，聖詩〈小伯利恆〉〔O Little Town
Bethlehem〕的作者，1835-1893年)

這才是禁食的哲學。它表達了悔改，它也向神
敞露生命。「降卑下來，我的驕傲；退到後
面，我的激情；因為我是邪惡，我等候神賜福
我。」²⁵

席勝魔牧師

(十九世紀的中國牧師)

〔他的事奉是醫治吸鴉片上癮的中國人。〕每
當需要提供新鮮的供給時，他總是以禱告與禁
食開始。在作那項工作時，他習慣一天二十四
個小時都沒有進食。有時，到了晚上，他疲倦
到幾乎不能站立。於是，他就離開幾分鐘，獨
自等候神。他的祈求是：「主，這是祢的工
作。求祢賜力量給我。」他回來時總是帶著更

MATTHEWMAR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n.d.), p.57。

²⁵ "Fasting" (a sermon for Lent), in: THE CANDLE OF THE LORD
AND OTHER SERMONS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881), p. 207。



新與力量，好像得享食物與休息。²⁶

祈禱的(約翰)海德 (John Hayde)

(二十世紀初去印度的宣教士)

〔在十九世紀末，在印度的西亞科 (Sialkot)
為宣教士舉辦的大會中，約翰·海德在整個會
議期間都在禱告室中度過。〕那麼他進餐與睡
覺的時間呢？在早期，大會通常進行十天左
右；他的「男孩」，一個十六歲左右，住在他
家、他心中記掛的男生，帶來了海德的被褥，
並且幫他鋪好了床，但是在整個會議期間，都
沒有派上用場。我不只一次地見到，當禱告室
人滿的時候，他走到旁邊的一個角落，在地板
上睡覺，但是如果房間開始空下來，禱告開始
少了的時候，不知為何他就會知道，他會馬上
起來，加入其他代求的人。他有吃飯嗎？我記
得大概只有一次或兩次他與我們坐在飯桌旁。
有時，他的「男孩」，或清潔工古拉，或他的
一個朋友，會端一盤咖哩飯或其他什麼的，拿

²⁶ Mrs. Howard M. Taylor, PASTOR HSI (Singapor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89, orig. 1900), p. 131 = 戴存義師母
著，劉翼凌譯，《席勝魔傳》(香港：證主，1985)。

給在禱告室的他，如果方便的話，他會拿到一個角落去吃。他的「男孩」有時哭著，因為他沒有正常進食或者不去睡覺。²⁷

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南非牧師與宣教士，1828-1916年)

禱告需要禁食，來長到完全的身量。禱告是我們用來抓住那不可見者的一隻手，禁食是另外那隻放開可見之物的手。最緊密地將人與感官的世界聯繫在一起的，莫過於人類對食物的需要與享受。人在樂園之中是被果實所誘惑而墮落。耶穌在曠野受到食物的引誘，但祂卻藉著禁食而得勝。……身體被救贖而成為聖靈的殿。聖經說，我們要在吃喝上，在身體與靈魂上榮耀神。有許多的基督徒，這種為神的榮耀吃還沒有成為他們靈性上真實的經歷。聽到耶穌關於禁食與禱告的話語時，首先在腦海中浮現的就是，只有一個有節制並且捨己的生命，才可能有足夠的心胸與力量來恆久禱告。……禁食幫助我們來表達、深入、並且印證我們所



作的決定，那就是預備犧牲一切，甚至自己，來得到神的國。耶穌自己曾禁食並獻祭，祂知道珍惜、接納、並且用靈力來獎賞那這樣願意如此為祂與祂的國度放棄一切的靈魂。²⁸

潘霍華

(二十世紀的德國神學家與殉道者)

耶穌認為祂的門徒們理所當然會遵守敬虔的禁食習俗。嚴格操練自制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特質。這樣的習俗只有一個目的——讓門徒們更加預備好，並喜樂地去成就神要他們成就的那些事。²⁹

當肉體滿足的時候，很難能興高采烈地禱告、

²⁸ WITH CHRIST IN THE SCHOOL OF PRAYER (Springdale, PA: Whitaker House, 1981), pp. 100-101 = 吳碧霜譯，《禱告的學校》(台北：校園)。

²⁹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49), p. 188 = 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1982)，162 / 安希孟譯，《作門徒的代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58。

²⁷ E. G. Carre, PRAYING HYDE: A CHALLENGE TO PRAYER (South Plainfield, NJ: Bridge Publishing, Inc., n.d.), p. 92.



或者委身於一條需要更多捨己的服事之路。³⁰

我們必須每天操練最嚴謹的自律，只有如此，肉體才能學到那個痛苦的功課：它絕不屬乎自己。³¹

魯益師

（英國文學教授與基督徒作家，1898-1963年）

人很難因為尋求舒適而接受基督教信仰：但是，基督徒努力讓自己被神的旨意所支配，去做神要他做的事。你無法預先知道神是否要讓你去做一些艱難或痛苦的事情，或者你很願意去做的事；一些具有英雄氣質的人如果被分配到那些很輕鬆的工作，常常十分失望。但是你

³⁰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49), p. 189 = 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1982），162 / 安希孟譯，《作門徒的代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59。

³¹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New York: Collier Books /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49), p. 189 = 鄧肇明、古樂人譯，《追隨基督》（香港：道聲，1982），163 / 安希孟譯，《作門徒的代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59。



273

A Hunger
God

附錄
引言出處與經歷

必須預備好，去做那些令人不舒服或不輕鬆的事情。我不是指禁食或類似的事情。那些是不太一樣的。當你訓練戰士打仗的時候，你用空包彈練習，因為希望他們在遭遇真正的敵人之前有足夠的訓練。所以我們必須操練自己禁戒那些本身並不邪惡的享樂。因為你若不禁戒享樂，當時候來到時就不是很好了。這純粹是一個操練的問題。³²

鍾馬田 (Martyn Lloyd-Jones)

（二十世紀倫敦的講道者）

若我們仔細思考禁食的問題，就會發現禁食必不能……單單侷限於吃喝的問題；實質上，禁食的問題是，由於一些特別的屬靈目的，人選擇禁戒所有的、甚至包括那些合法的事物。身體上有許多的機能都是正當的、正常的、完全合理的，但是為了某些環境中特殊的原因，必須加以控制或節制；那就是禁食。³³

³² GOD IN THE DOCK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0), pp. 53-54。

³³ Martyn Lloyd-Jones,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Vol.2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60), p.38 = 鍾馬田著，陳翠屏譯，《活像基督—登山寶訓釋義》，卷下（香港：



大衛·史密斯 (David R. Smith)

(二十世紀作家)

一個自私的人不能夠享受福音；一個基督徒以捨己為開始，並且進入一個不斷捨己的過程中。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捨己不只侷限於某一種特定類型的付出；它包括了一切的個人操練。禁食只是一項操練，但仍然是捨己。這並不意味著禁食就是贊同律法主義；是福音裡的自由激勵我們來捨己。³⁴

沒有人可以維持一種渴望的心態，但身體狀況卻與之不符的。若一個人迫切想要在屬靈的事上下工夫，在一段時間內，他必須保證他的身體也在相似的環境中，不然的話，他就一事無成。他不能在肉體的不敬虔上達到心靈的敬虔。禁食為憂傷與肅穆的思考確保合宜的環境。第四世紀的亞斯特流 (Asterius) 寫道：

種籽，1988)，36-37頁。

³⁴ FASTING: A NEGLECTED DISCIPLINE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54), p. 17。



275

A Hunger for God

附錄

引言出處與經歷

禁食的一個作用就是確保肚腹不叫身體像水壺一樣沸騰起來，以至於給靈魂帶來攔阻。³⁵

禁食不能夠創造信心，因為信心是當我們聆聽、閱讀並居住在神的道中時成長的；是聖靈的工作給屬神的人帶來信心。但是，禁食有能力來鼓勵那參與這項操練之人的信心。對自己的輕忽看起來好像是餵養了神栽種在重生信徒心中的信心。這並不表示那些吃得最少的人有最大的信心；這種觀點非但錯誤，而且走極端。這只是說，經常的捨己是有益的，其中一樣就表現在個人信心的增長上。³⁶

奇斯·梅恩 (Keith Main)

(二十世紀作家)

對猶太教來說，禁食是內在狀況的一個外在記號。對耶穌來說，禁食是一個內在狀況的內在記號。前一個若被誤用，就成為「一個特別醜

³⁵ FASTING: A NEGLECTED DISCIPLINE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54), pp. 38-39。

³⁶ FASTING: A NEGLECTED DISCIPLINE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54), pp. 47-48。

陋的宗教表演藝術形式」，後一個卻會成為一種「壁櫥裡的」靈修。³⁷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指出，喜樂與感恩是新約的禱告生活的標記，是神國度的臨到的一個記號。禁食不再符合那充滿喜樂與感恩的團契。但這只是部分如此……。確實，危機與慘劇仍然存在，那是一個嚴肅的實際。天國還沒有完全實現。假設新郎還在場，現在就不是一個應當憂傷的時間。但並不完全是這樣，因為我們仍在肉身活著，並且信心軟弱……。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這「痛苦的掙扎」與奉獻的人生之中，信徒能找到應該禁食的時機。一個在基督裡的人生有眾多組成因素，這只是其中的一個。你可以讀哥林多後書六章3~10節與十一章23~29節，看看那為了基督的緣故而在「痛苦的掙扎」中所受的各種苦難。六章5節與十一章27節所提到的「不食」與「飢」，在

³⁷ PRAYER AND FASTING: A STUDY IN THE DEVOTIONAL LIFE OF THE EARLY CHURCH (New York: Carlton Press, Inc., 1971), p. 37.



這種背景下得到了真實的體驗。³⁸

理查·傅士德

(二十世紀靈修作家)

你有必要知道，在較長時間的禁食中，身體所要經歷的過程。以身體的不適與飢餓的痛楚而言，頭三天常常是最難熬的。雖然這個過程令人感覺不舒服，身體卻開始漸漸排出積年累月因為不良的飲食習慣而累積的毒素。這是造成舌苔與口臭的原因。不要為這些症狀憂心，反而要為將要帶來的更好的衛生與健康而感恩。在這段時間內你可能會有有些頭痛，尤其是你習慣飲用很多咖啡或茶時。雖然這些在短時間內讓人感覺極為不適，但都是一些溫和的、會過去的症狀。

到第四天的時候，雖然你仍會有虛弱感與間歇的頭暈，飢餓的痛楚開始平息下來。這頭暈只是暫時的，通常是因為身體姿勢的突然變動而造成的。你若動作慢一些，就不會有問

³⁸ PRAYER AND FASTING: A STUDY IN THE DEVOTIONAL LIFE OF THE EARLY CHURCH (New York: Carlton Press, Inc., 1971), pp. 83-84.

題。你可能會虛弱到一個程度，連最簡單的事都讓你費很大的力氣。休息是最好的良藥。許多人覺得這是禁食中最難的一段時間。

到了第六或第七天的時候，你會開始感到比較強壯，並且更警醒。飢餓的痛楚將會繼續減輕，直到第九或第十天，這變成了只有一點輕微的不便。你的身體已經除去了大部分的毒素，你會感覺良好。你的專注力開始提高，你會覺得好像可以無限期地持續禁食下去。從身體的感覺來說，這是禁食中最令人享受的部分。

根據個人的情況，從第二十一天到第四十天（或更久）中的任何一天，飢餓的痛楚會再次的回復。這是進入捱餓的第一個階段，意味著身體已經用光了一切多餘的積蓄，開始消耗活性組織了，這也是應當停止禁食的時刻。³⁹

³⁹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8), pp. 51-52 = 傅士德著，周天和譯，《屬靈操練禮讚》（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82），57。



魏樂德 (Dallas Willard)

(二十世紀靈修操練的作家)

作為一種操練，禁食很難不讓我們耗費所有的注意力。可是，當我們將它作為禱告或服事的一部份時，我們不能容許它這樣作。若有人選擇禁食作為靈性操練的話，他必須夠熟練並且常常操練，以獲取更多的經驗，因為只有一個習慣性地操練有系統的禁食的人，才可能有效地使用它來直接服事神，比如在特別的禱告或其他服事的時候。⁴⁰

約瑟·溫摩 (Joseph F. Wimmer)

(二十世紀作家)

〔論馬可福音二18~22以及新郎的同在與缺席：〕他們不禁食是為要作說明一點，那就是：耶穌的來到帶進了末後的時代……。因此，後來，當耶穌「離開」後，門徒恢復禁食也與耶穌有關，是為了紀念在那一個命定的星

⁴⁰ 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 UNDERSTANDING HOW GOD CHANGES LIVES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8), p. 168 = 文子梁、應仁祥譯，《靈性操練真諦》（台北：校園，2006）。

期五所發生的事情，內心也夾雜了對祂最終再來的信心與謙卑的信靠。與猶太教不同的是，這種基督徒的禁食是新鮮的，不僅因為禁食的日子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內在的動機完全不同。即使作為謙卑敬拜天父的一個記號，它仍然與耶穌有關，因為耶穌，我們才有救恩，也因祂與我們同在，我們終有一天會在祂豐盛的國度中盡情地歡呼喜樂。⁴¹

飢餓的軟弱會置人於死地，卻可以讓我們經歷那憑己意賜生命氣息的神的美善和大能。這裡沒有逼取，或魔術般地強求神旨意的嘗試。我們只是滿懷信心地定睛在天父的身上，藉著禁食禱告在心中輕輕地說：「父啊，沒有祢，我只有死亡。求祢來幫助我，快快來幫助我！」⁴²

⁴¹ FAST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A BIBLICAL THEOLOG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2), p. 101.

⁴² FASTING IN THE NEW TESTAMENT: A BIBLICAL THEOLOG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2), p. 119.



狄福貴 (Adalbert de Vogüé)

(二十世紀法國修道士)

首先感到禁食的益處是在性方面。我可以輕而易舉地證明，古人確立了兩件「主要的毒素」（貪食與淫慾）之間、以及與其相關的兩項操練（禁食與禁欲）之間的關係。對一個宣誓要過獨身生活的信徒來說，禁食是最有效的幫助。即使是在我剛剛提到由生理方面的自由所帶來的快樂時光中，幻想也不再浮現，於是，在餘下的時間中，它們就很容易被控制並且消除殆盡。⁴³

若我承認自己容易憂慮、煩躁、悲傷或緊張，沒有人會覺得驚訝，我的虛榮、易受刺激或嫉妒就更不要說了。……禁食的習慣對所有這些直覺中的波動發揮了深刻的平息作用。我認為原因是對原始慾望——吃喝——的掌控，讓人可以更好地掌控由性衝動或進取心所表現出的其他症狀。一個禁食的人彷彿更能作他自己，擁

⁴³ TO LOVE FASTING: THE MONASTIC EXPERIENCE (Petersham, MA: Saint Bede's Publications, 1989), p. 10.



有他真實的本體，更少藉助於外物或由之而引發的內在衝動……。至於禁食帶來的那些次要的益處，我們至少可以注意到：在桌子旁坐下從三次減少到一次所省下的時間。⁴⁴

熱愛禁食不單單是可能的，而且根據事實情況，我甚至要說，若人在某一種程度上真實經歷了禁食，那麼，不禁食反倒是不可能的。經歷禁食，你一定會喜歡上它的。⁴⁵

亞瑟·華理斯

（二十世紀靈修作家）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我們迫切需要聖靈再度拜訪教會。我們是否以為給約珥的應許和這種情況毫無關連呢？五旬節所發生的一切是否完全用盡了約珥的預言呢？顯然不是的，如果這樣，就不會有更多聖靈的澆灌。……可是，如果我們相信這奇妙的應許是給我們的——事實上，更是神為了當下的需要而給的答案——那

⁴⁴ TO LOVE FASTING: THE MONASTIC EXPERIENCE (Petersham, MA: Saint Bede's Publications, 1989), p. 10.

⁴⁵ TO LOVE FASTING: THE MONASTIC EXPERIENCE (Petersham, MA: Saint Bede's Publications, 1989), p. 104.



麼，我們必須滿足所需要的條件，並且懇求應許的實現。面對著主日子的即將來臨，約珥三次吹響嘹亮的號角，呼籲人藉著禁食來歸向神（約珥書一14，二12、15）。接下來，他好像在異象中看到神的回應：「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恤祂的百姓」（第18節）。⁴⁶

杜維理（Wesley Duewel）

（二十世紀禱告作家）

正如我們沒有權利因為缺少情感上的催逼而不禱告、不讀經、或者不與神的兒女聚會一樣，你和我都沒有權利因為缺乏情感上特別的催逼而不禁食。禁食與其他這些靈性操練一樣，是合乎聖經的，也是正常的、順服神且與之同行的一部分。⁴⁷

⁴⁶ GOD'S CHOSEN FAST: A SPIRITUAL AND PRACTICAL GUIDE TO FASTING (Fort Washington, PA: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1968), pp. 131-132 = 《神所揀選的禁食》（台北：以琳）。

⁴⁷ MIGHTY PREVAILING PRAY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Francis Asbury Press, 1990), p. 184.

你當怎樣背負你的十字架？背負十字架不是讓別人把十字架放在你身上。疾病，迫害，其他人的敵視都不是你真正的十字架。背負十字架是一個刻意的選擇。我們必須有意地虛己，自己卑微下來，為耶穌的緣故拿起十字架。禁食是其中最符合聖經的一種方式。⁴⁸

禁食可以深化我們對神的渴慕，渴慕祂來動工。靈性的饑渴與禁食有著互惠的力量。它們彼此深化，並且加強對方，也讓彼此更加有效。當你靈性的饑渴非常深刻之時，你甚至可能會失去了對食物的慾望。所有最強烈的禱告方式……可以藉著禁食來加深，澄清，並且大大地加力。

當你背負著足夠的重擔，與強大的勢力對抗，或者徒手與撒旦並牠黑暗的權勢爭戰之時，禁食是很自然的。當你的饑渴向神發出之時，禁食就變為甜美且有福的。當你禁食與禱告之時，你的饑渴帶來了巨大的能力——特別

⁴⁸ MIGHTY PREVAILING PRAY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Francis Asbury Press, 1990), p. 184.



是當你空出時間，排除所有其他的干擾來禁食與禱告時。禁食可以成為一種靈性的喜樂。⁴⁹

禁食餵養你的信心……。你的信念開始更加深刻，你的盼望開始高漲，因為你知道你所做的是討神喜悅的。你願意捨己，並且甘心背負這額外的十字架，會點燃一種內心的喜樂。你的信心開始更單純、並更堅定地緊緊抓住了神的應許。⁵⁰

孫德生 (J. Oswald Sanders)

(二十世紀宣教士)

禁食不是一個律法主義的要求，而是在特定情境下自發的回應……。有一些……敬虔並且常常禱告的人，發現禁食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成為攔阻。也有一些人的身體狀況讓他們在缺少一點食物的時候，就不能夠集中精神禱告……。這樣的情況下，就沒有必要讓禁食成

⁴⁹ MIGHTY PREVAILING PRAY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Francis Asbury Press, 1990), p. 188.

⁵⁰ MIGHTY PREVAILING PRAY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Francis Asbury Press, 1990), p. 189.



為束縛。讓他們用最能夠幫助他們的方式來禱告。⁵¹

伊迪絲·薛華 (Edith Schaeffer)
(二十世紀作家)

禁食難道是一種賄賂，讓神更加重視我們的祈求嗎？不，絕對不是。這只是表明我們對這樣一個奇妙的機會有足夠的尊重，那就是可以向永生之神，宇宙的創始者來祈求幫助，它讓我們可以放下其他一切瑣事，專注在敬拜中，祈求赦免，獻上我們的祈求——並認為祂的幫助比我們一切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與方法所作的重要得多。⁵²

傑瑞·法威爾 (Jerry Falwell)
(二十世紀浸信會牧師)

一位年邁的聖徒曾經說過：「禁食阻止奢侈成為必需。」禁食保守靈魂不被肉體侵占。人若

⁵¹ PRAYER POWER UNLIMITED (Chicago: Moody Press, 1977), p. 67.

⁵² THE LIFE OF PRAYER (Wheaton: Crossway Books, 1992), pp. 75-76.



禁食，他就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體，並且可以作成主的工。⁵³

白立德 (Bill Bright)

(二十世紀佈道家，學園傳道會創辦人)

除非有超自然的介入，沒有什麼可以攔阻這股洪流來審判並破壞我們的土地。我相信藉著我們的禱告與禁食所釋放出來的超然力量是無與倫比的。我們從希伯來書十一章6節得到印證，並且從個人的經歷確定，神獎賞那些認真尋求祂的人。⁵⁴

普蘭汀格 (Cornelius Plantinga, Jr.)
(二十世紀神學家)

放縱自我是感恩的天敵，自律卻往往是它的良友與締造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吃喝玩樂是一個致命的罪。早期的沙漠教父們相信：一個

⁵³ FASTING: WHAT THE BIBLE TEACHES (Wheaton, IL: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1981), p. 11.

⁵⁴ THE COMING REVIVAL: AMERICA'S CALL TO FAST, PRAY AND "SEEK GOD'S FACE" (Orlando, FL: New Life Publications, 1995), pp. 108.

渴慕神：論禁食禱告

人的食慾關係到對於其他事物的胃口：飽足的肚腹與挑剔的口味，除去了我們對公義的饑渴。它更破壞了我們對神的興趣。⁵⁵

⁵⁵ Quoted from THE REFORMED JOURNAL, Nov. 1988, in Donald S. Whitney, SPIRITUAL DISCIPLINES FOR THE CHRISTIAN LIFE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91), p. 151.



John Piper



約翰·派博

德國慕尼黑大學 (University of Munich) 神學博士，主修新約研究。1974~80年於伯特利學院 (Bethel College in St. Paul, Minnesota) 執教聖經研究。

自1980年起擔任明尼亞波利市伯利恆浸信會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in Minneapolis) 的主任牧師。他撰寫二十餘本書，幫助許多讀者，每年一次的全美國特會，也扶持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牧者。美國麥種傳道會已將他的暢銷書《耶穌的受難》與《活出熱情》翻譯為中文出版，並廣獲各地基督徒的好評。